

農業問題之理論

崑崙書店版

農業問題之理論

農業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在調查農業問題決定解決的方案以前，必須獲得農業問題的理論。這冊書原名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之發展，刊在日本改造社所出版之經濟學全集中，原著者河西氏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研究有素，書中凡屬馬克思派關於農業問題的理論及其實際政策等，都作有系統的歷史的研究，確是研究農業理論的一本好參考書。

譯者

原序

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當然只是包括在馬克思主義全體系中的一部分，所以對於馬克思主義根本的理論，如果沒有相當的理解，要想理解他的農業原理，這是無異緣木求魚。像著者這樣對於馬克思主義沒有充分研究的人，來負擔這種工作，自知不能勝任愉快。因此，著者儘可能的，以忠實的態度，介紹馬克思以來各大家的學說，關於要點，多半從原文翻譯過來，絕對不敢像所謂「不知馬克思的馬克思批評家」一樣，以一種任意武斷的曲解，肆無忌憚的放言。來麻煩讀者。本書擱筆之後，雖自覺還有很多不滿意之處，但這種自問以忠實為宗旨的敘述，如能夠引導讀者得到關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有系統的而且正確的理解，我就很滿足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 河西太一郎

農業問題之理論 目錄

原序	一
緒論	一
第一章 馬克思的農業理論和政策	三
第一節 資本家社會的運動法則和農業	三
第二節 農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	一〇
1 資本主義和農業	一〇
2 農業經營形態之發展傾向	一六
第三節 馬克思的農業政策	一九

1	『共產黨宣言』中所包含的農業政綱	二〇
2	『德意志的共產黨之要求』中的農業政綱	二一

第二章 恩格斯的農民政策

一九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和農民問題	一九
第二節	農民政策的核心	三一
第三節	農業人口的階級構成	三三
第四節	法蘭西勞動黨農業綱領的批評	三七
第五節	恩格斯的農民政策	四七
1	小農政策	四七
2	中農及大農政策	五一
第六節	大地主及農業勞動者政策	五三

1	對大地主的政策·····	五三
2	農業勞動者政策·····	五四
	第三章 愛克柳斯和李卜克內西 ·····	六〇
第一節	馬克思之忠實的祖述者·····	六〇
第二節	愛克柳斯的小農經營論·····	六一
第三節	李卜克內西的『土地問題』·····	六四
1	土地制度論·····	六六
2	土地政策論·····	八〇
	第四章 考茨基的農業理論及政策 ·····	八九
第一節	考茨基和農業問題·····	八九

第二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發展·····	九四
1 近代農業的特徵·····	九四
2 大農經營和小農經營·····	一〇三
3 資本主義農業之界限·····	一二〇
4 農業無產階級·····	一二六
5 商品生產的農業之困難增大·····	一三三
6 農業之工業化·····	一四〇
7 將來的展望·····	一四六
第三節 考茨基的農業政策·····	一六〇
1 社會民主主義的農業政策·····	一六〇
2 社會主義和農民·····	一六五

第五章	列寧的農業理論及政策	一七七
第一節	列甯與農業問題	一七七
第二節	列甯的農業理論	一七八
第三節	列甯的農業政策	一八八
1	農民政策	一九一
2	土地政策	一九六
3	農業經營政策	二〇一
第六章	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	二一五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	二一五
第二節	共產國際與農民問題	二一六

第三節 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二一九

1 解放運動的第一原理……………二一九

2 農業階級構成的分析與對於各階層政策的根本方針……………二二〇

3 沒收地處分策略及農業經營方針……………二二六

第四節 「關於農民問題的論綱」……………二二九

1 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二三一

2 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農業問題到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止……………二三五

3 勞動階級奪取政權前的農業問題……………二三六

4 政權獲得後的農民政策……………二三七

第七章 批評與反批評……………二四一

第一節 反馬克思派的批評……………二四一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批評……………二五四

農業問題之理論

緒論

從馬克思 (K. Marx)，恩格斯 (F. Engels) 起，中經愛略柳斯 (J. G. Eccarius)，李卜克內西 (W. Liebknecht)，到考茨基 (K. Kautsky)，列甯 (Lenin) 止，研究馬克思主義 農業理論的發達過程，從時代分析起來，大概可以區分為兩個重要點，一個是從馬克思 到考茨基 的農業發展法則論，一個是從恩格斯 到列甯 的農業政策論。固然，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之統一，原是馬克思主義 的特色，其理論和政策，自然也有有機的聯繫，不過時代的情勢和時代的要求各有不同，因而兩者的注重點也不得不異。這即是馬克思主義 一面成爲關於社會進化的科學，同時又成爲實際運動的指導原理的特質使然的。

馬克思在農業問題一方面，主要的是論到農業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種根本的見解，後來就成爲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指導的思想，綿延以至於今日。基於馬克思這種農業發展法則論，而就牠再加以精密周到的研究的人，是考茨基。列甯關於這點，雖發揮了極透徹的見解，但是他的注重點，究不在此。

恩格斯關於農業發展法則的理論，雖然和馬克思完全相同，但他的壽命較高於馬克思，在他的晚年，農民問題，已列在各國社會黨的議事日程，變成了爭論的目標，所以他適應環境的要求，對於農民政策，成就了很重大的貢獻。至於就恩格斯所確立的馬克思主義農民政策大綱，更加以發展，應用到實踐方面，這種歷史的使命，是由世界史給與列甯擔負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政策論，是列甯和他所領導的黨而略得集其大成的。

附記 爲讀者參攷起見，本書的順序，應先從馬克思的部分(第一章)的開始，經過他的忠實的

祖述者愛喀柳斯和李卜克內西(第三章)及考茨基(第四章)，再回來讀恩格斯的農民政策

(第二章)，最後再讀列寧，這是比較適當的。

此外，本書的敘述，是以忠實的態度，來介紹各學者的理論為宗旨，一切都不加批評。最後(第七章)僅僅介紹反馬克思派的批評及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派的反批評而已。

第一章 馬克思的農業理論和政策

第一節 資本家社會的運動法則和農業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他的最大的歷史的功績，是在於曝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近代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這一點，可以不必贅述。因此，馬克思關於農業問題的研究，也只限於這種見地所觀察的必要事項，這也是當然的事情。

然則馬克思是怎樣把握了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呢？換句話說，是怎樣把握了資本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的法則呢？他關於這點の見解，最簡明而要約的東西，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末尾的『資本家的蓄積之歷史的傾向』一節。現在摘記其要點於左。

「勞動者私有其生產手段，是小經營的基礎，而小經營又是發展社會的生產和勞動者本身自由的個性所必要的條件。這種生產方法，雖然確實也存在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他從屬關係的內部，但這種生產方法，要能夠繁榮起來，發揮全部的精力，採取適當的典型的形態，只有在勞動者成爲他自身所使用的勞動條件——從農民說，是他所耕作的土地，從手工業者說，是他所習用的工具——的自由的私有權者之時，纔有可能。

「這種生產方法，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的分散爲前提。至於這些生產手段的集積、與在同一生產過程中的協作和分業、以及對於自然之社會的支配和統制、社會生產力之自由的發展等事，在這種生產方法條件之下，是不可能的。牠只能夠使人們生活和社會原來狹隘的制限互相調和而已。欲使這種生產方法成爲永久化，那就正如白克蘭（Pacquier）所說，是『樹立普遍的凡庸』之類。這種生產方法，達到一定的高度，就會產出那破壞牠自身的物質的手段。從這一瞬間起，在社會的母

胎內，就開始發生出束縛這種生產方法的力量和熱情。這種力量和熱情，就感受上述生產方法的拘束。

「這種生產方法，不得不破壞，而且是一定被破壞的。這種破壞，即是由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轉化爲社會所積集的生產手段，即是由多數人的零細所有轉化爲少數人的大量所有，也即是民衆的土地、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的收奪，這種對於民衆可怕的而且危險的收奪，就形成了資本的前史。……對於直接生產者的收奪，是以極無慈悲的兇暴手段，在最可恥的、最不純潔的、最卑鄙的、最可憎惡的熱情衝動之下成就的。於是那靠自己努力得來的、即是基於各自獨立的個人的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的私有財產，就被那種「專靠剝削那表面上似乎自由的他人的勞動而來」的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所驅逐了。

「這種轉化過程，一旦在縱的方面或橫的方面把舊社會完全解體了，一旦使勞動者轉化爲無產階級，使那勞動條件轉化爲資本了，一旦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獨立起來

了，於是向後的勞動的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爲社會所利用而且向後轉化爲共同的生產手段、以及私有權者向後的收奪，就採取新的形態。到了這種地步以後，那被收奪的人，早已不是自行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了。

『這種收奪，是依着資本家的生產本身內在的法則之活動——即資本的集中——而完成的。……和這種集中——即少數資本家對於多數資本家的收奪而並行發達的，是勞動過程日趨於大規模的協作的形態，是科學之有意識的技術的應用，是土地之有計劃的利用，是勞動手段趨向於那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手段的轉化，是使用一切生產手段爲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生產手段所實現的節約，是一切國民向着世界市場網的聯絡，以及由此顯現的資本家的制度之國際的性質，——這些東西，無一不跟着資本的集中而發達起來。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強奪並壟斷一切利益的巨大資本家的數量，不斷的減少下去。同時，那日趨擴大的而且爲資本家的生產過程本身的構造所訓練所團結所組織的勞動者階級的貧困、壓迫、隸屬狀態、墮落、剝削和反抗，也增大

起來了。於是資本獨占，就變爲那和牠並起而且在牠下面發展起來的生產方法的極端了。於是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就達到了和那資本家的外殼難於調和的地點。這種外殼，是要被剝去的。於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告終的喪鐘響起來了。收奪者就被收奪了。

『由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產生的資本家的獨佔方法，因而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那以自己勞動爲基礎的個人私有財產的第一否定。但資本家的生產，又以自然過程發展的必然性，造出牠自身的否定。這即是否定的否定。不過這種否定的否定，並不是私有財產的復興，而是以資本主義時代所產生的協作，與由土地及勞動所生產的生產手段之共有化爲基礎，以創造個人的所有』。(1)

以上所以引用很長的原文，實有兩個理由。第一、馬克思的學說，是以曝露資本家社會的運動法則爲其終極目的而築成的一個渾然廣大的大體系，所以在研究牠的各部分的時候，也不能忽略部分和全體系的關係。因此我們考察馬克思的農業理

論及政策時，也要常常站在一般的見解上面，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第二、立在這一般見解上的馬克思的理論，無論在農業方面，或工業方面都沒有什麼差異，這可由上面所引用的原文知道的。就是說，資本主義內在的運動法則，無論在農業方面或工業方面，都有同樣的作用，同樣的結果，這是馬克思根本的見解。這種根本見解，是怎樣指導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又有怎樣的發展，這原是本書研究的目的，但在進行這種工作以前，對於馬克思的農業理論和政策，自然還有作概觀的必要。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馬克思，對於農業的關係，雖也曾發表過重要的意見，可是這些意見，多半是斷片的記述，或在短文之中，加以論述而已。』(2) 因此，我們只有撿拾馬克思在其著述的各處所散見的農業問題的見解，儘可能的把牠組織起來，以便窺知他的農業理論和政策的大綱。固然、馬克思關於地代論的銳利透澈的研究，曾經發表在『資本論』的第三卷——雖然不幸沒有盡量說明(3)——，要想理解現代農業之資本主義的性質，還須繼續研究他的價值論纔

行，不過這一部分，不但另有專書研究，並且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一部分，也沒有什麼補充，因此以『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發展』為主題的本書，或許就可以把這一部分省略了。

第二節 農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

(1) 資本主義和農業

馬克思怎樣觀察資本主義於農業的影響呢？

『在大工業破壞那為舊社會堡壘的農民而使他們變為工錢勞動者的範圍內，大工業對於農業方面，也有最革命的影響。這樣，農村中社會變革的要求與階級對立的事實，就和都市的相同了：於是科學上有意識的工藝的應用，就代替那原來最陳腐的極不合理的經營而起了。』(4) 即『一方面，社會最不發達分子依機械的繼承而經營的單純經驗的方法的農業，一般在隨伴私有財產的各種關係的範圍中的可能限

度內，就轉化而為有意識的科學的應用農業學而經營的農業；他方面，土地所有，完全由支配和隸屬的關係解放出來，同時，把勞動條件的土地，從土地所有和土地所有者——在他看來，土地不外是他的獨佔，藉以從產業資本家的農業者手中，徵收一種貨幣租稅——全然分離，在蘇格蘭所有土地的人們，一生可以坐在君士坦丁堡生活，這種情形，是說明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結果之一」。(5) 依馬克思的見解，資本主義，一面廢棄那附加于土地所有和使用的封建束縛，使其採取純經濟的形態，使資本家的大農經營有可能，藉以引起並促進農業的進步，但資本主義同時又使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截然劃分為二，以至于造出那妨礙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這種妨礙的作用，大概是經由三種情形表現的。第一是地主得在地代關係上反對農業技術改良的情形，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裏面，曾經論到。他說：「依蒲魯東的意見，以為『土地耕作的改良』——『技術改良』的結果——常是提高地代的原因。但這種改良，一時却使地代低落。……因為改良的結果，佃農要想得到較少的收穫，不一

定要投下較多的勞動量，順次投下於同一土地的資本，依然是同樣的生產，所以他沒有移轉到更劣土地的必要。因此，這種改良，不一定如蒲魯東所說常能提高地代，反而在這一一定的期間，是妨礙地代的增加的。十七世紀的英吉利地主，很熟習這種情形，他們恐怕自己收入減少而反對過農業進步的」。(6)

第二、比這更普遍更顯著的情形，是使得佃農不敢採用進步技術，或決不採用進步技術的作用。『農業的通常生產過程中比較的一時的投資，完全是佃農實行的，這種投資……是改良土地，增加收穫，使土地由單純的物質，轉化為土地資本。……甚至於那在比較長期間內才被消耗的、並被同化於土地的比較固定的資本，大都在某種方面，也往往是完全由佃農投下的。但是經過契約所規定的耕作期間以後，那同化於土地的改良，就變成與土地的實體不可分離的偶然部分，而歸於土地所有者所有了。這就是資本家的生產發達的結果，土地所有者盡量縮減耕作期間的理由之一。這樣，土地所有者，在從新締結耕作契約的時候，就把那已同化於土地

資本的利息，附加於原來的地代。（在這種情形，從新租借土地佃農，是否已實行上項改良的佃農，或其他的佃農，他是不問的。）這樣一來，他所得的地代，就增大了。或者是他要賣掉那土地時，那價值也就增大了。因為他不僅是賣掉土地，並且賣掉那被改良的土地，即賣掉那他自己沒有花費一文而同化於土地的資本。這即是跟着經濟向前的發展——原來地代的變動，姑置不論——而地主的財富日益增加，他所得的地代繼續增大。他的所有地的貨幣價值也日益提高的一個祕密。我們可以說，這種地主，把他自己並未協力而得到的社會發展結果，據為己有，可以說他自己只是為消費而生下來的。這種事實，對於合理的農業，同時是一個最大的障礙。因為佃農在其耕作期間的繼續中，對於完全沒有收回希望的一切改良和投資，是要極力避免的。把上述那種事實作為農業的障礙而非難的人，在前世紀，有一個近代地代論的真正發見者、同時是一個實際的佃農，並且又是一個當時很值得注意的農業經營者詹姆士安特遜（James Anderson），在現時有英吉利現行土地所有制度的反

對者』。(7)

第三、馬克思指摘的，是爲購買土地而實行的貨幣資本的支出，成爲農業發展的障礙的情形。因爲『爲購買土地而實行的貨幣資本的支出，不是對於農業投下什麼資本，反是減少小農在他自己的生產範圍中可以利用的如許資本，就是縮小他們生產手段的範圍，因而又縮小再生產的基礎。這即是使小農隸屬於高利債。……這種土地的購買，就是在大規模的土地經營之下進行，也成爲農業上的障礙。在實際上，這是與資本的生產方法相矛盾的東西。』(8)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到底是要引導農業向何處走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大工業和農業』的一節，曾給了暗示的結論。其要點大概可以這樣把握的：即從一方面看來，這是農業和工業分離結合的過程，從他方面看來，這是農村和都會對立融合的過程。

『擁抱着農業和工業的幼稚未發達形態的原始家族的紐帶，已完全被資本家的

生產方法切斷了。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同時又創造出用那互相對立而完成的農業和工業形態做基礎的兩者的新而較高的綜合和結合之物質的前提條件。

『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積集於大都會的人口，愈佔優勢，因此，一方面，社會之歷史的動力蓄積起來，他方面，人類和土地的代謝機能，即人類作為衣食資料而消費的土地成分復歸於土地的機能，遂被破壞，於是永久維持土地的肥沃所必要的自然條件，也被破壞了。並且都會勞動者身體的健康，和農村勞動者精神的生活，也破壞了。但右述原有的形成了的代謝狀態，一被破壞，同時代謝機能，又必成為社會的生產之統制的法則，而在適合於人類的完全發展的形態上，不得不有組織的恢復起來』。(9)

要之，『一面把農業合理化，纔使農業有成為社會的經營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土地所有的不合理，這即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一種偉大的功績。』(10)

(2) 農業經營形態之發展傾向

照馬克思的見解，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業是和工業一樣，大經營向前發展，小經營日趨衰落，這是可以從上面所引用的馬克思學說推測出來的。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有直接知道馬克思關於這點的見解之必要，因為這個問題在以後變成了議論的焦點。

馬克思曾在各處說及小農經營之必然的衰落。譬如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從前的小中間階級——即小工業者、商人、放債者、手工業者及農民這些階級，一切都變為無產階級』，但他在四年以後即一八五二年所發表的 *Der 18te Brumaire* 裏面，論到法蘭西小農民的狀態，說他們雖是依然佔着大多數，而他們的生活，却陷於貧窮不堪的苦況。他說：『在他們生活舞台的零細地之上，當耕作時，一點也不能分業，也不能應用科學。因此，種種的發達，種種的改良，以及社會關係的財富

都是不可能。……使得今日法蘭西農民衰落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所有的零細地』。

(12)他比較更概括的研究這個問題的，是『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第五節『農業利益的分配及農民所有的零細地』，在這一節裏面，說小農衰落的原因，『是由於大工業的發達，破壞了小農零細地所有之第一次補充的農村的家庭工業；受小農的耕作的土地，次第變爲曠嶠以至於消耗殆盡；小農零細地所有之第二次的補充、並用以飼養農耕所用家畜的共有地，到處都被大地主所掠奪；又須與殖民地農業式的，或資本家經營式的大規模的耕作相競爭』。又說：『一方面，引起農產品價格的低落，他方面，需要有較多額的經費與較豐富的物的生產條件的農業上的各種改良，也是使小農衰落的原因』。他更斷定『零細所有地，在其性質上，無論是勞動之社會的生產力的發達、勞動之社會的形態、資本之社會的集積、大規模的牧畜、科學之累進的應用等，都是不可能的』。他又進而列舉下面的幾個原因說：『高利貸和租稅制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非使小農的所有趨於零落不止。資本支出於地價的結

果，就有如許資本不能使用於耕作。生產手段，爲無限的細分，生產者自身就陷於孤立隔絕的景況。人力是浪費的。生產條件之累進的惡化與生產手段的騰貴，卽是零細所有地之必然的法則」。(13)他又在『法蘭西的階級鬭爭』裏面，亦論到同樣的事實，其理論如次：『人口增加的結果，土地更加零細化，爲生產工具的土地，日益騰貴，其肥沃的程度，日益衰敗，於是農業凋疲，農民陷於負債』。其結果，小農不得不日趨於貧窮。這是馬克思的見解。

依馬克思的見解說來，小農經營畢竟是過去的生產方法。到了現代，應當佔支配地位的，還是資本家的大農經營。至於馬克思究以那一點爲大農經營的長處，這可由上面的記述推測而知的。因爲關於小農經營作否定的考察部分，就應當是關於大農經營作肯定的考察部分。舉出那主要點來說，大農經營，使科學之累進的應用有可能，使分業和協業有可能，使機械的應用有可能，使排水、灌溉、及其他較大的改良等都有可能，總而言之，應用進步的科學和技術，由此以行合理的耕作，只

有大農經營，才有可能，因此，大農經營必然要壓倒並驅逐小農經營。這是他的見解。他所起草的第一國際發起的宣言中說：『緬閱一八六一年官廳的統計，英格蘭及威爾士的地主之數，在一八五一年，是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四人，到了一八六一年，却減到一萬五千六十六人，這樣看來，在這十年間，所有地的集中，增加到百分之十一。所有地集中於少數人的傾向，依照這種比例繼續下去，那末，與勒羅（Nero）皇帝看到阿非利加州之一半，歸於六個卿士所有而發出一種意味淒涼的冷笑的當時羅馬帝國的情形，完全一樣，土地問題的確是非常簡單吧』（15）。這樣看來，馬克思關於土地問題的意見，我們也可推知了。

第三節 馬克思的農業政策

馬克思是世所稀有的科學家，同時，又是實際運動很好的指導者，這是一般人所周知的。實際運動的指導者馬克思，他所起草的農業綱領，有兩個。一個是「共

「產黨宣言」裏面的農業綱領，一個是「德意志的共產黨之要求」裏面的農業綱領。前者是揭舉普羅列達里亞執政以後的政策，後者是揭舉對於民主革命的要求，兩下對照看來，是饒有興趣的。不待說，馬克思的政策與其理論，無論怎樣，是有緊密的有機的聯繫。因為他的理論，是關於資本家社會的運動法則之客觀的認識，他的政策，是用主觀的要求的形式表現這種理論的東西。因此下面要講的農業政策綱領，與上面已講過的農業理論，要互相對照來看，才能融會貫通，瞭解其真正的意義。可是著者對於兩者的聯繫，沒有工夫一一指出，希望讀者諸君，對這點加以注意。

(1) 『共產黨宣言』中所包含的農業政綱

『共產黨宣言』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前所發表的『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的宣言和綱領，這宣言雖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而馬克思實演過主要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宣言』先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戰取德謨克

拉西』。次規定『普羅列達里亞利用其政權以施行的各種政策』。於是斷定的說：『這些政策，固因各國的情形而有差異，但在最進步的國家，以下所揭出的政策，大概是適用的』。在所揭舉的各政策中，關於農業的政策有下列的四項。(16)

(A) 收用土地所有權，以地代充國費(第一項)

(B) 以共同的計劃，為土地的開墾及改良。(第七項後半)

(C) 產業軍的編成，特別是對於農業。(第八項後半)

(D) 結合農業與工業的經營，廢除鄉村與都市的區別。(第九項)

(2) 『德意志的共產黨之要求』中的農業政綱

如上所述，『共產黨宣言』是當時作為秘密結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宣言綱領而起草的，預想在最近的將來普羅列達里亞有奪取政權的機會，並且規定奪取政權後要施行的政策的大綱。這『宣言』發表後，沒有多久，法蘭西就爆發了二月革命，

那波動就一直傳到德意志。於是從前祕密結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便公然出現於德意志民衆之前，提出『德意志的共產黨之要求』(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以號召全國的民衆。當時，馬克思做『同盟』本部的理事，負擔指導工作的任務，所以這個『要求』，或許是由他起草的。看到第一項『全德意志宣言爲唯一不可分的共和國』，就可以知道這是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對於德意志即將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所提出的期望其實現的要求，若把『共產黨宣言』作爲規定原則的政綱，這個『要求』就算是規定當面過渡的政綱了。例如『宣言』中規定『收用一切土地所有權』，在這『要求』裏面，却規定『收用大所有地』就是明証。『要求』十九項中間，關於農民及農業的，有如左的四項。

第六項 無條件的廢棄從來對於農民所課的一切租稅、賦稅、賦役、什一稅等封建的負擔。

第七項 諸侯及其他封建的所領地、一切的鑛山、鑛坑等，收歸國有。在這

些所領地，應用大規模的最新式的科學等補助手段，爲民衆全體的利益而經營農業。

第八項 農民所有地的抵押，宣言收爲國有。對於這種抵押的利息，由農民支付於國家。

第九項 在佃耕制度發展的地方，地代或佃耕費，作爲租稅繳納於國家。

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項下所舉出的一切政策，不是要削減由國庫所負擔的必要之資金，亦不使生產陷於危險，以期減少農民和小佃農之公共的及其他負擔。既不是農民又不是佃農的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與生產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因此，他的消費，是單純的濫用。

*

*

*

*

但是這些政策，當時未見諸實行，因此，便有人嘲笑馬克思的政策爲『空想』。

關於這點，我想把『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之農業問題』的著者威廉·康斯德多

(Cohnstaedt)，對於這『要求』綱領所發表的意見，介紹於讀者諸君，這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我們現在雖知這種綱領，沒有實行，並且也不能實行，但若說這種綱領，是一種空想，那便是錯誤了。我們必須想到：凡屬綱領，總不能不有所期待，就在其實行過程中，亦不能不有多少變動。在這綱領裏面，他並沒有說到私有權的收買，我們不能不認為他確是主張無條件的沒收。於是我們所考察的，雖是只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間簡單的宣布廢棄封建制度，但是這些封建的權利，至少有一部分，是與封建的義務相殺的，權利的解除，同時即是義務的解除。至於騎士所領地、佃農耕作地、關於抵押的所有權，這些都是有貨幣價值的權利。這些權利簡單的合併，無論怎樣急進的共和國，恐怕亦是不能實行的。有許多人的意見，以為馬克思對於農業事項所做的事情，雖然都值得後人贊許，可惜沒有冷靜的實際的眼光，這要算是他的缺點，其實他對於純粹的政治問題，是抱着極現實的思想，毫沒有滲入

半點幻想在他的腦子中。他恐怕後來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水，把他原來的思想，弄到清淡無味，所以才充分的加強那酒的成分的。

『這種綱領其所以不是空想的，因為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未來的目的。并且與其說是一種目的，究不若說是一種手段較為妥當。這好比家畜商人爲做買賣而討的虛價。對於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之期待，也同樣的不是一種空想。預想運動實際的結果，這或是一種預言。但是無論是誰，決不能對於赴戰場的戰士，要求悲觀的預言。當時德意志大多數的國民，期待民主主義共和國之實現，那樣的熱烈，才算是
一種空想。

『他們的期待，完全失望了，經過十五個月之後，德意志的革命，完全瓦解了。德意志聯邦復興起來了，——即令內部受了損傷。

『共產黨差不多完全沒有得到萊因地方的了解。這個『要求』，除登在『新萊因新聞』以外，是沒有得到生命的。

『馬克思到倫敦去了，政治家一變而為學者了。』(18)

以上是僅僅介紹康斯德多的見解，藉資參攷，其實我們直接的問題，究不在此。我們直接的目的，是在於研究馬克思所建立的農業政策，及其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怎樣繼承他的學說，怎樣發展他的學說。

- 1 Karl marx, Kapital, I. 10 Aufl 1922. S. 726—729
- 2 Karl Kautsky, Agrarfrage, 1899. Vorrede, S. VI.
- 3 Marx, Kapital, III. 2. Vorwort, IX.
- 4 Kapital, I. S. 470.
- 5 Kapital, III. 2. S. 156—157.
- 6 Marx, Elend der Philosophie, 10. Aufl. 1923, S. 153—154.
- 7 Kapital, III. 2. S. 158—159.
- 8 Ibid, S. 344—345. 同上 485—486頁。

- 9 Kapital, I. S. 470.
- 10 Kapital, III. 2. S. 157.
- 11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herausgegeben von Hermann
Dunker, 2. Aufl. 1924, S. 29.
- 12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1921. S. 102 ff.
- 13 Marx, K apital, III. 2. S. 341—342.
- 14 Marx Klassenk ampfe in Frankreich 1848—1850, Berlin 1990. S. 88.
- 15 Ausgew ahlte Lesest ucke Zum studium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Hgb. von Karl Diehl u. Paul Mombert, 12. Bd Sozialismus, Komm
unismus Anarchismus, 2. Abt. S. 250.
- 16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S. 40—41
- 17 Ibid, Nachtrag, S. 54.

18. Wilhelm Cohnstaedt, Die Agrarfrag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von Karl Marx bis zum Breslauer Parteitag, 1904, S. 77—78

第一章 恩格斯的農民政策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和農民問題

與馬克思共負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榮譽的恩格斯，他在農業問題所遺留的最大的功績，是在於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政策的大綱。

原來，農民，特別是自耕農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主張小農必然的衰落，已如上述，但在實際上，小農不僅沒有衰落，並且在許多的國家，小農還佔着比較的多數，這種事實，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有很重要的意義。所以站在理論的見地上，怎樣去把握這種現實呢？對於應當衰落而沒有衰落的農民階級，普羅列達里亞政黨究應以怎樣的政策去應付才對呢？這在馬克思主義者是感覺很困難的問題。對於這種困難問

題，在原則上，能夠給以明快的解答者，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比馬克思後死十二年，他以不斷的努力，完成盟友的遺業，和他的朋友一樣，成爲名實相符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立者。他在他死的一年前，卽是他的思想最圓熟的一八九四年，關於農業問題，曾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叫做『法蘭西及德意志的農民問題』的論文。(1)這論文取材於法蘭西及德意志，對於當時成爲議論焦點的法蘭西勞動黨的農業綱領，下了一個有權威的批評，藉此以展開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政策。因此我專把恩格斯所確立的馬克思主義農民政策大綱，在這裏研究，介紹。此外，恩格斯關於一般農業問題，也有斷片的意見散於各處，但是這些意見，與馬克思的見解，沒有兩樣。例如在他所著的『住宅問題論』的一八八七年的序文中，曾這樣說，『在工業方面，手織機爲機械織機所敗了，在農業方面；小經營爲大規模農業所敗了』(2)。他又說，『自從那供自己使用的家庭工業被那低廉的現成衣服和機製品所絕滅以後，自從家畜的頭數以及肥料生產因「馬

克」(Mark)制度即共有「馬克」及強制耕作的破壞而滅絕以後，小農的衰落，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3)。這種見解，很明顯的是與上面所述的馬克思的見解，特別是關於零細地所有的問題，完全一樣。

第二節 農民政策的核心

據恩格斯所見，馬克思主義農民政策的核心，是要使農民脫離大地主的影響和誘惑，變為社會主義的朋友。這是什麼原故呢？這要採用怎樣的策略，才有可能呢？

從愛爾蘭起到西西里止，從安塔爾齊亞（西班牙南部地方的舊稱）起到俄羅斯及布加利亞止，無論在什麼地方，就人口上說，就生產的作用上說，就政治的勢力上說，農民都不失為非常重要的要素。在西歐各國，只有兩個地方是例外的。一個是英吉利本國，在這裏，大地主與大農經營，完全把自耕農驅逐了。一個是愛爾伯河

以東的普魯士，在這裏，最近數世紀以來，經過與英吉利同樣的過程，農民的經濟與政治的勢力，日趨於衰落了。在這兩個地方，農民問題，雖可以說沒有重大的社會的意義，但是在其他的國家與地方，農民的地位，甚為重要，斷不可加以輕視。

那些農民的狀態，現在到底怎樣？據恩格斯所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發展，把維持小農經營的生命之精髓，完全拔去了。因此，小農經營只見日趨於衰敗零落，無法挽救。加之，從南北亞美利加及印度，輸入了極低廉的穀物，充斥於歐洲市場，使歐洲的農業，瀕於危殆。於是西歐的大地主與小農民，都碰着沒落的命運。但所謂地主和農業者都陷於困難的話，只是地主騙人的說法，大地主假裝是擁護小農民利益的戰士，以籠絡農民，農民懵然無知，維護這種蒙着羊皮的豺狼。這是現在農民的狀態。

他方面，西歐的有力的社會黨，正在成長。二月革命當時的漠然的預覺與感情，現在漸漸明白，漸漸普遍，漸漸深刻，變成了具有一定要求的政綱了。這些要

求，在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是由那漸次增加的社會黨議員所代表的。社會黨在最近的將來，雖說可以取得政權，但爲要有實現的可能，却不能不由都會到農村去，在農民之間，扶殖自己的勢力。社會黨對於經濟的原因與政治的結果之關係，比較其他任何政黨，有更明確的觀察，他們又知道大地主假意做農民的好朋友，而其實却是蒙着羊皮的豺狼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黨可以把這種陷於沒落運命的農民，委之於這種不正的『保護者』之手，使他們對於工業勞動者，由受動的敵人，變而爲能動的敵人嗎？恩格斯所謂農民問題的中心點，正在於此。

第二節 農業人口的階級構成

要想適當的解決農民問題，首先要分析農業人口的階級構成，因爲農業人口的構成要素，非常複雜，其構成要素的種類，各地方也各有很大的差異。就德意志的農業人口舉例來說，德意志的西部地方，與在法蘭西及比利時一樣，主要的是零細

農民的小經營，自耕農佔多數，佃農佔少數。在西北地方——南撒克遜及斯勒斯威希荷爾斯坦——，主要的是大農中農。貝愛魯之一部，也是一樣。愛爾伯河以東的普魯士及麥克能堡，是大所有地及大農經營的地方，其間雖亦有中小農，但是比較的小數，並且不斷的減少。在中部德意志，是非常複雜，農民的成分，經營的方式，因各地而不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因為自己所有的或佃租的耕地，不足以養活家室，而只是用作經營家庭工業的基礎的。

在這樣細分的農業人口各階級之中，社會主義能夠使那種階級成為自己的好朋友呢？關於這問題的研究，最有重要意義的，是小農的位置。因為西歐的小農，不僅普通在一切農民階級中，是一個最重要的要素，並且社會主義對於小農應取的態度如果決定以後，那末，以這種決定為基礎，對於其餘的農業階級的態度，也自然容易隨而決定了。恩格斯就是站在這種見地，首先着手於小農的研究的。

大之僅能供自己家族耕種、小之也不致於完全不能瞻養其家室，像這種小土地

的所有者或佃農，尤其是前者——就是小農。這種小農，與小手工業者一樣，還保有其生產手段。這一點是與近代的無產階級不同的地方，這即是過去的生產方法的遺物。小農和他們為奴隸，農奴，甚至於為自由農民的祖先，其不同的地方，恩格斯曾舉出下列三點。第一、法蘭西革命的結果，他們對於領主所負擔的封建的義務，完全被解除了，並且在許多的情形，至少在萊因左岸的地方，有些土地，交付農民，成為自由所有。第二、他們失掉了自治的『馬克』團體的保護與參與權，同時，失掉了以前共有『馬克』的所有權。這種共有『馬克』，一部分為以前的封建領主所掠奪，一部分為開明的羅馬法與官僚的立法所沒收，因此，近代的小農，如不購買飼料，就不能飼養勞動的家畜。在經濟上看來，『馬克』利用權的喪失，雖足以抵償封建負擔之廢止而有餘，可是沒有勞動家畜的農民，却不斷的增加了。第三、今日的農民，比較以前的農民，失掉生產活動之一半。以前，農民和自己家屬，是用自己所生產的原料去製造自己所必要的工業品的。此外，他們還有需要的東西，是仰給

於經營農業兼做手工業的鄰人，對於這種東西，大抵用自己的物品或勞力去交換。至於偏僻的鄉村，家庭狀態，更是自給經濟，一切必需品，差不多完全是自己生產的。這種經濟狀態，可以說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貨幣的必要，幾於完全沒有。資本家的生產，以其貨幣經濟及大工業，自然可以把這種自給經濟，推毀無遺。況且馬克的使用，與工業的副業，都是農民的生存根本條件，現在這兩種條件，均被推毀無餘，農民的生活，自不能不愈陷於不可救拔的深淵了。更加以租稅的苛刻，凶荒的頻仍，繼承財產的分割，訟獄的繁興等，只有使農民更加陷於負債的苦況。負債成爲普遍一般的現象，並且各個農民所負擔的債務，也一天天的只見增加。總括來說，小農與過去一切的生產方法一樣，只有受天然的淘汰，只有日趨於衰敗零落。決沒有挽救之術的。他們是將來的無產階級。——以上所述，是恩格斯的小農觀。

照恩格斯的觀察，小農的狀態，既是如此，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自然會熱心的接受。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由於小農有一種徹底的

土地私有慾。小農所有的一塊土，愈加危險，他想要保存這一塊土的鬥爭，愈加困難，小農就愈加要以悲痛的絕望，固執於其所有的土地。照這樣，小農就甚至於要把那主張所有地公有的社會主義者，視為與高利債者或其代辦者有同樣的危險的敵人了。社會主義怎樣才可以打破這樣偏見呢？社會主義如不能出賣自己的主張，究能夠提供什麼東西給這種日趨衰落的小農呢？——因此愈逼愈緊，恩格斯就要更進而研究到這問題的中心了。

第四節 法蘭西勞動黨農業綱領的批評

恩格斯在向着這個問題的中心奏刀以前，就先把那被稱為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法蘭西勞動黨的農業綱領放在俎上，下丁周到而嚴正的批評。法蘭西勞動黨的農業綱領，是在小農經營的典型國法蘭西作成的，這一點可以值得注意；同時，恩格斯對這綱領所下的批評，也足以使人窺知對於馬克思主義與農業問題的極有含蓄的見

解。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關於這個綱領，這裏沒有完全介紹的必要，現在只先把恩格斯所引用的法蘭西勞動黨的農業綱領介紹出來，其次，再來介紹對這綱領所下的批評中比較重要的部分。

一八九二年，在馬賽大會，通過了法蘭西勞動黨最初的農業綱領，這個綱領，代表無產農業勞動者（即日傭勞動者及長工）所要求的事項如次。『農民協會及市村議會確定最低工資；組織勞動者參加半數的農事裁判所；禁止出賣共有地，將國有地租借於市村；市村對於一切所有地及借地，禁止使用工錢勞動者，並且在市村監督之下，貸給無產農業勞動者家族的團體，使其共同耕作。對於大所有地，徵收特別稅，以爲養老及廢疾年金的財源』。

其次，代表小農——特別是願慮到佃農——所要求的事項如次。『市村購買農業機械，以實費貸與農民。爲購買肥料，排水管，種子等及販賣農產品，設立農民合作社。對於價值未滿五千法郎的所有地，廢止其所有權轉讓稅。設置愛爾蘭式的仲裁

裁判委員會，藉以減低過高的佃租，並且使佃農及公益佃農得在停止佃租時，對於土地價格騰貴的結果所產生的利益，要求賠償，廢止給收穫物的扣押權於地主的民法二一〇二條；並廢止債權者的青稻扣押權。凡屬農民在其業務的經營上必要的一切東西，如農具、收穫物、種子、肥料、勞動家畜等，應一律確定不得扣押。改訂從來一般所用的土地總冊。在未改訂以前，各市村暫時為地方的改訂。最後，設置免費的農業補習教育及農事試驗場」。

依恩格斯所見，這裏所提出的代替農民的要求——這裏暫時完全沒有講到勞動者的要求——，決不是徹底的東西。其中一部分，已在別的地方實行了。例如佃農仲裁裁判所，很明顯的是採用愛爾蘭的規模，農民合作社，在萊因地方，也已經存在。至於土地總冊的改訂，在西歐各國，就是自由主義者與官僚，也很熱心希望其改訂。其他各點，在其性質上，也是對於既存的資本主義的秩序，並不給以重大損傷而可以實行的。

法蘭西勞動黨發表這個綱領以後，在該國各地農民之間，得到了很大的歡迎，於是他們更感覺得這個綱領，有更加適合於農民實際要求的必要。但他們當然感覺得這是一種危險。若要不損傷一般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究能怎樣對農民——不當作將來的無產階級而當作現時的土地所有者——施以援助呢？他們爲防止這種非難起見，從新附加了一個理論的理由書，作爲實際提案的序言。這個理由書所要論證的是。小農的所有，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壓迫而必然的趨於沒落，這雖是很明白的事實，但設法加以保護，使其不致於沒落，却是社會主義的任務。又在這年九月的蘭德大會所通過的理由書，其內容如次。

「如本黨總綱所說，生產者僅在具有生產手段時，纔能自由。

「誠然不錯，在工業方面，其生產手段之資本家的集中，已經達到非常的程度，所以這種生產手段，只有在共同的或社會的形態，才能歸於生產者之手，可是在農業方面——至少在現時的法蘭西，——決沒有達到這種程度，那生產手段的土地，

在許多地方，還成爲個別所有，存在於各個生產者的手中。

『像這樣以小土地所有爲特色的這種狀態，固然陷在無法可救的即當沒落的運命，但社會主義是不應當促進這種沒落的。——因爲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在於使「所有」和「勞動」分離，實際這種分離，是使那沉淪於無產階級境地的勞動者所以陷入隸從和貧困的原因，所以社會主義要把「所有」和「勞動」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個人的手中。

『一方面從現在那些無所事事的所有者，沒收廣大的所有地，——在共同的或社會的形態之下，——再使其成爲農業無產階級的所有，這固然是社會主義的義務，但在他方面，反抗國庫、高利、新興大地主的干涉，使勞苦的農民，維持其小土地的所有，同樣也是社會主義必須的義務。

『在佃農或分益佃農名義下耕種他人土地的生產者，雖然是剝削日傭勞動者，但這是因爲他們自己被剝削而不得已的結果，所以對於他們，也要有同樣的保護，

才爲適當。——

「考慮了以上各點，勞動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並不期待那基于貧困的增大和普及而引起的社會秩序的變革，而是期待都市與鄉村的勞動者，有鞏固的組織，爲共同的努力，掌握政權和立法權，以解放勞動及社會。所以勞動黨要團結一切從事於農業生產的要素——即在種種權限下利用國土的一切活動——，對於共同敵人——即土地所有的封建制，進行共同的戰爭，因此通過了以下的農業綱領。——」

社會主義和農民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法蘭西的勞動黨，對於附加在那政策綱領的理由書，怎樣的煞費苦心，我們讀了那理由書，就可以感覺得到。

恩格斯對於這理由書，曾加以極精細的批評，現在只摘記其重要點如次。

「第一、法蘭西綱領中所說「生產者的自由，以生產手段的所有爲前提」的文句，必須用接在下面的文句來補充。這文句即是：「生產手段的所有，只有在兩個形式之下，才有可能，一個是個別所有，一個是共有，前一種形式，無論在什麼地

方，對於生產者，從來沒有普遍的存在過，並且產業發達的結果，這種形式，更加成爲不可能；至於後一種形式，其物質的及精神的前提，已經資本家社會自身的發展造成了，因而無產階級，要使用一切可以行使的手段，以戰取生產手段的共有」。

『這樣說來，生產手段的共有，確應定爲應當努力的唯一主要目標。這不僅對於已經準備了基礎的工業，應當如是，就是對於沒有準備基礎的農業，也應當如是。照這綱領所說，無論在什麼地方，所謂個別所有，對於一般的生產者，從來沒有普遍的適用過。正因爲如此，並且產業的發達，又是促進這種個別所有的廢除，所以社會主義，對於個別所有的維持，並不感到什麼興趣，反是要注意來廢除牠。因爲在個別所有存在的地方及範圍，足以妨礙共有的發展。

『各個生產者生產手段的所有，在現時早已不能使那些生產者取得真實的自由。都市的手工業，既已零落，鄉村的自耕農，也不能確實的保有一塊土地，也沒

有自由。他和他的家、他的宅地、他的少許的耕地，都是屬於高利貸了。他的生活，比較無產階級，更加不安。無產階級至少也有一些時候過點安穩的日子，不致於變爲被逼迫的債務奴隸。諸君（當然是指法蘭西的勞動黨員）想消除民法二一〇二條，用法律禁止農具、家畜的扣押，以保障農民繼續的所有權，但是農民已經陷於極端的窮困，而不能不「自動的」賣掉自己的家畜，不能不完全落在高利債的手中，不能不賣身以要求處刑的猶豫，諸君的保障，又有什麼用處呢？諸君想保障小農的所有之嘗試，並不是保護他們的自由，而只是保護他們特殊的隸從形式，以延長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狀態罷了。

『在現時法蘭西，生產手段的土地，許多地方，還成爲個別所有，存在於各個生產者的手中，但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在於使「所有」和「勞動」分離，而是要把這兩個爲一切生產所必要的要素，結合於同一個人的手中。』理田書是這樣說。但如前面所說，後者在那種一般性上，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只在

於把生產手段作爲共有，以移轉於生產者。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點，上面所說的文句，就會使我們陷于錯誤，即是使我們誤會社會主義的使命，是要把今日小農對於耕地的假所有變爲真所有，即是把佃農變爲所有者，把陷於負債的所有者變爲不負債的所有者了。社會主義誠然對於農民的所有這種假的外觀，是留心要使牠消滅下去的，但是所採用的方法，不是如此。

『總之，我們要討論的是：理由書敢于宣言「反對國庫、高利貸、及新興大地主的干涉，使自耕農民，維持其小土地的所有」一層，作爲社會主義的義務，並且是必須的義務。理由書在前節已經宣言爲不可能的事實，現在却把必須實行這種事實的義務，放在社會主義的肩膀上。即是理由書雖已經自述農民的小所有地，陷於衰落的運命，無法挽救」，而現在却要把「維持」這種所有地的任務，使社會主義負擔。國庫、高利貸、新興大地主這三種東西，是不是因爲資本家的生產發達的結果，成爲一種促進自耕小農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工具呢？社會主義到底用什麼手段，

對於這三位一體的東西，來保護農民的利益呢，

『但是應當保護的，不僅僅是小農民的所有地。據理由書說：「在佃農或分益佃農名義下，耕作他人土地的生產者，雖剝削日傭勞動者，但這是因為他們自己被剝削而不得已的結果，所以對於這種生產者，亦應當與以保護」，這種議論，真是奇怪。社會主義，完全是特別反對對於工錢勞動者的剝削的。但這裏却宣言保護那「剝削日傭勞動者」的——如文字上所說——法蘭西的佃農，乃是社會主義必須的義務！並且說，這是「他們自己被剝削」而不得已的結果！

『人們一旦站在斜面上，自然很容易而且愉快的滑下去！假如德意志的大農和中農，走到法蘭西的社會主義者這裏來，託他們向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幹部幹旋，要社會民主黨保護他們對於奴婢的剝削，並且這時候還要論證他們自己也是被高利貸、收稅吏、穀物投機業者所剝削，法蘭西社會主義者，其將何辭以對呢？不僅如此，並且誰還能替法蘭西社會主義者保證說德意志農業的大地主，不會派遣加尼澤

伯爵（因為這人和他們一樣，也提議穀物輸入由國家經營的）到他們這裏來，同樣的論證他們自己也是被交易所、高利貸、糧食的奸商所剝削，而要求對於他們的剝削農業勞動者，給以社會主義的保護呢！

『理由書的結語說，社會黨的任務，「要結合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一切要素——即在種種權能之下，利用國土的一切的活動——對於共同敵人的土地所有的封建性，作共同的鬥爭」，這些話也值得批駁。任何國的社會黨，除了農業無產階級及小農以外，如果說有應當援助中農和大農，甚至援助大佃農、資本家的牧畜業者、及其他資本家的國土利用者的話，我是斷然反對的。誠然不錯，土地所有的封建制，在這一些人看來，或者以為是共同的敵人，因而對於某種問題，我們或者可以與他們共同合作，並為某一定的目的，我們或者可以一時的做他們的朋友。但是在我們黨的立場，資本家的、中資產階級的、或中農的利益團體，是全然不要』。

恩格斯對於法蘭西勞動黨農業綱領中違背社會主義之點，雖給以毫不假借的批

評，但是接着就很老練的以庇護友黨的態度，加以諒解，大意說，這樣的解釋，大概不是出於該黨的本心，只是這個綱領，把完全適合於特殊情形的事情說做一般的原則，是使我們發生誤解的原因。

要之，「把小農交給敵人，法蘭西永續的變革是不可能的，法蘭西勞動黨這種見解，絕對正確。不過他們對於援助農民的方法發生錯誤而已」，這是恩格斯對於農業綱領總括的批評。然則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所謂真正妥當的農民政策，到底是怎樣呢？我們現在不可不更進一步，來研究恩格斯關於農民政策的見解。

第五節 恩格斯的農民政策

(I) 小農政策

恩格斯曾用自問自答的方式，明示其小農政策的要點如次。

「我們對於小農階級的態度怎樣？我們掌握政權以後，要怎樣對待他們呢？」

第一，法蘭西勞動黨綱領說，我們雖預料小農是必然要沒落的，但我們決沒有從中干涉以促進其沒落的使命，這話是絕對正確的。

第二，我們掌握政權時，我們不能想到必須把小農的土地也和對於大地主的一樣去強制沒收（賠償與否，不成問題）的事情，這也是很明白的。

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就要誘導私經營與私所有到合作社的所有，但是不要實行強制，為達到這種目的，最好做出必要的實例給他們看，且要與以社會的援助。那時候，使小農預期那即在現時也會了解的利益，是有充分的手段的。』

這是恩格斯對於小農政策原則的部分，他更進一步的作過說明，我們現在稍微詳細一點來介紹他的見解。

首先，恩格斯確信小農受着資本家的大經營的壓迫，是必然要沒落的，這一點與法蘭西的綱領相同。他又以為促進小農的沒落，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任務，這一點也與法蘭西的綱領相同。至於法蘭西的綱領所主張的「維持小自耕農的所有，是社

會主義者必須的任務」一點，他却斷然反對，因為像那樣說，不僅是理論上的矛盾，並且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照他的見解，小農衰落的原因，是在於以個別的小所有地為基礎的小經營，如果要維持這種小經營，就只有延長小農的沒落，決不是促進小農的解放。因此，社會黨對於小農的任務，是要反覆的說明：（一）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農民的地位絕對無可挽救；（二）要想維持他們的小農所有地，絕對沒有可能；（三）資本家的大生產，驅逐他們無力的舊式的小經營，是絕對確實的，把這些話說給小農聽，使他們自己能夠覺悟起來。挽救小農真正的道路，是要把他們個別的、小規模的所有地和經營變為合作社的所有和經營，才有可能，這一點無論如何，要使農民了解。在二十年以前，除哥本洽根以外，就沒有像都會的樣子的都會的農業國丹麥的社會主義者，曾計劃過這種合作社的事業。依這種計劃，在一村或一教區的農民，聯合其土地，以共同的勞力的比例，以分配所得的收穫物。但是因為大規模的耕作，可節省許多勞力，在小所有地很少的丹麥，這一點固然沒有什

麼問題，可是在別的小農地方，合併從來的零細所有地，以進行大農的經營，一定會發生勢力的過剩，在這種情形，就要把鄰近的大所有地分一點給這個農民合作社使用，或者對於過剩的勞力，儘可能的給些以家庭消費爲目的的工業副業的手段和機會。如果這樣，他們的經濟狀態，必定日趨於改善，同時，對於農業合作社，以社會的指導，誘導其達到更高度的形態，那末，合作社全體及各個社員的權利和義務，與共同社會其餘各部門的權利和義務，才可以漸漸的調和起來。這種方法是挽救農民唯一的道路，並且是直接適合於社會主義的建設。關於實行上應注意之點，決不可違反農民的意志，爲強制的執行。因此，社會黨就是掌握了政權，對於農民的所有地，也決不可以強制的沒收，而是要誘導其轉化爲合作社的生產，在這時候，例如他們的抵押債務，都由國立銀行承受，大大的減低其利息，或當他們創設大經營之時，貸與以必要的生產手段，如資金、機械、人造肥料等，而與以必要的援助。只有依照這種方法，才可以解放農民，才可以使農民同爲社會主義的朋友。

這是恩格斯小農政策的骨子。

(2) 中農及大農政策

其次，對於中農及大農，要採用怎樣的政策呢？中農及大農，在他們的經濟地位說來，不雇用僕婢或日傭勞動者，就不能經營農業的農民。但是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解放工錢勞動者爲目的的，對於以工錢奴隸爲其存立條件的中農及大農，不應當採用維持其存在的政策，那是不待言的。在事實上，因爲資本家的大農經營及海外廉價的穀物競爭，他們必然的陷於沒落的運命，我們看到他們負債的增加，經濟的零落，就可以知道。恩格斯對於他們，也主張和小農的情形一樣，整理其所有地，轉化爲不以剝削工錢勞動者爲目的的合作社生產。照恩格斯的意見，中農及大農如果洞察其沒落之不可避免，贊成我們的政策，我們當然儘可能的援助他們，使其轉化於新的生產方法；要不然，我們只能聽其運命的推移，不能不爲那些被他們

所剝削的工錢勞動者打算。關於他們的所有地沒收問題，恩格斯說「在這裏我們對於強制的沒收，或許可以忽視。經濟發達的結果，這種更加頑固的頭腦，也可以使其近於理性的」。這是恩格斯對於中農及大農的政策之終結。恩格斯以海外廉價的穀物之競爭，爲中農及大農必然衰落的原因之一，這是他在上面所說的，因爲當時南北亞美利加及印度，輸入了大批的極低廉的穀物到歐洲市場，使歐洲的農業，瀕於危險的原故。這一點應當在這裏補說一句。

第六節 對大地主及農業勞動者政策

(1) 對大地主的政策

據恩格斯所見，對付大地主，問題很簡單。就是，社會黨掌握政權以後，立即沒收他們的土地，這和對付產業資本家，完全沒有差異。在這時所起的有無賠償的問題，與其說是由社會黨的見解來決定，還不如說是由社會黨掌握政權時的情況，

特別是大地主自己的態度怎樣來決定。恩格斯附帶的說：「我們決沒有想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不許有賠償的那種事情。馬克思曾經屢次對我說起他的意見：我們如果能夠收買一切土地，事情就再容易沒有了」。總而言之，照這樣歸屬社會所有的土地，應當把在這土地上耕作的農業勞動者，爲合作社的組織，在社會的管理之下，使從事於耕作。無論怎樣，在大所有地一方面，要由資本家的農業經營，轉化爲社會的經營，其基礎既已完全準備好了，所以實行轉化的時候，是很容易的。加之，這裏所成立的農業合作社的事例，對於那些依然固執於其小所有地和小經營以反抗新制度的零細農甚至許多大農，也可以促進他們的覺悟，使他們確信合作社的大經營，對於他們確實是有利益的。

(2) 對農業勞動者政策

合作社的經營，對於農業勞動者，是有幫助的。這樣的大經營，才是農業無產

階級的樂士。依這樣的宣傳，就可以吸收農業勞動者作爲自己的好朋友，這是恩格斯對於農業勞動者的見解。關於德意志的農業勞動者，恩格斯的意見如次。

『獲得愛爾伯河以東的普魯士農業勞動者，在我們看來，只是時期的問題，並且是最短的時期的問題。我們獲得了愛爾伯河以東的農業勞動者，就可以轉移全德意志的傾向。愛爾伯河以東的農業勞動者處在半農奴狀態的事實，實是貴族所以支配普魯士的主要基礎，特別是普魯士所以支配全德國的主要基礎。……貴族的勢力的基礎是：他們不僅支配舊普魯士七州全體——即約全德意志帝國三分之一領域——的所有地——，這裏所謂土地所有，是伴着社會的及政治的勢力的——，並且還憑藉甜菜糖製造所和白蘭地釀造所，支配這地方重要的工業。在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大地主或大工業家，是沒有像這樣占居有利地位的。即是大地主或大工業家，都沒有支配一王國的全體，他們都散在各地，在他們相互之間，或與他們周圍之社會的各種要素之間，作政治的及經濟的優越競爭，並沒有像普魯士的貴族那樣發揮獨占

的勢力。但是像普魯士的貴族有權力的地位，也漸次失掉了經濟的基礎。雖然國家還有種種的補助，而負債和貧窮，仍然是一天天的擴大。只有依靠立法和習慣所確認的事實上的半農奴制度以及由這制度發生的農業勞動者無限制的剝削，才能保持貴族階級的衰落的餘命。因此，只要散布社會民主主義的種子於這些勞動者之間，使他們有主張權利的勇氣與團結，貴族的支配，馬上就要倒台。俄羅斯的俄皇政治，對於全歐羅巴，是代表野蠻的侵略的要素，上述的偉大的反動勢力，對於德意志，也有同樣的意義，但是這種反動勢力，却如被刺的水泡一樣，馬上就崩壞的。普魯士軍隊的「精兵」，一投到社會民主黨來，權力就會發生動搖，就成爲全國革命的導火線。因此，獲得愛爾伯河以東的農業無產階級，比較獲得西部德意志的小農，或更加上南部德意志的中農，還更有重大的意義。這愛爾伯河以東的普魯士，實有我們決定的戰場。所以政府和貴族階級，對於我們在那裏的發展，會要加以極端的妨害。並且因爲要想妨害我黨的發展——如當局對於我們所威嚇的一樣——，如果採取新

的高壓手段，那麼，這種手段的施行，就會要使我們對於愛爾伯河以東的農業無產階級的宣傳成爲不可能。這種事情，在我們看來，是不成問題。我們畢竟是要獲得這些農業無產階級的』。恩格斯用這話結束了他的論文。

*

*

*

上面介紹的恩格斯農民政策的見解，現在要約起來，大概如次。

恩格斯農民政策之理論的根據，是小農的所有及經營之必然的衰落論。由這點出發。

一，對於小農：

(A)使小農自覺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他們的地位是絕對不能挽救；

(B)對於小農的所有地，斷不可爲強制的沒收；

(C)給以一切的援助，誘導他們到合作社的經營，使適合於新制度。

二，對於中農及大農：

(A) 他們雖是僕婢及農業工錢勞動者的敵人，但他們如能夠覺悟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他們自己的地位，是很難改善而求投降的時候，我們也可以誘導他們到合作社的經營；

(B) 對於他們的所有地，大概沒有強制的沒收之必要。

三，對於大地主和農業勞動者：

(A) 對於大地主的土地，即行沒收，但賠償之有無，要看當時的情形怎樣來決定；

(B) 沒收的大土地，交付於農業勞動者的合作社，在社會的管理之下，使農業勞動者耕作；

(C) 宣傳農業勞動者的解放政策，以求獲得農業無產階級的擁護。

以上的解釋，我想大概是沒有錯誤的，這即是恩格斯所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農

民政策之大綱。

如上所述，恩格斯發表上面的理論，是在一八九四年。以後經過二十餘年，到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由列甯及多數黨的指導，即努力於實現恩格斯的農業政策和農民政策，這不能不說是極有興味的問題。實際上，俄羅斯革命的領袖列甯之農民政策及農業政策，只是以恩格斯的見解為基礎，斟酌俄羅斯實際的情形，使其具體的發展的。關於這兩者的關係的問題，我們在下面再研究。

(1) F. Engels. Die Bauernfrage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Neue Zeit*, XIII. 2. 8. 292—306.

(2) F. Engels; *Zur Wohnungsfrage*, Zurich 1881, 2. Aufl. 8. 7.

(3) *ibid.* S. 9.

第三章 愛喀柳斯和李卜克內西

第一節 馬克思之忠實的祖述者

第一國際及初期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大概是由馬克思的思想所指導的，關於農業的理論和政策，也是這樣。在當時許多馬克思的學徒之中，關於農業問題，應當特別舉出來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代表第一國際的愛喀柳斯，一個是代表初期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威廉、李卜克內西。他們兩人，都是極忠實的馬克思的學徒，對於馬克思的學說，沒有加入何等新思想，實則只是忠實遵奉馬克思的學說，而使其擴大與深入。這裏所以要介紹他們兩人關於農業的理論和政策的大要，只因為要經過他們兩人的論說，把馬克思的農業理論和政策，在比較通俗的形式，介紹於一般讀者。

第二節 愛喀柳斯的小農經營論(11)

愛喀柳斯是德國的一個裁縫師，他在第一國際的大會，擔任總務委員，是最能活動的一個人。他於一八六八年，發表了『一個勞動者對彌爾的經濟學說的反駁』

(J. G. Becarius, *Eines Arbeiters Widerlegung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Lehren John Stuart Mills*) 一書，這本書在付印之前，馬克思是看過一遍的。馬克思對於這書的幫助，究竟到什麼程度，雖是疑問，但這書所展開的思想，却無疑的是直接或間接祖述馬克思的學說的。他在本書的『小農經營論』一章中所發表的農業思想，和下節要述的李卜克內西的著書同樣，接連十餘年之久，成為德意志社會民主黨農村宣傳的基礎。

愛喀柳斯的見解，自始至終，是貫徹馬克思派的大農優越、小農破滅的思想的。他引用那和和英國大農經營比較的法國小農經營的借金奴隸及生產無能力狀態

的統計，以作事實上的證明。照愛喀柳斯在這本書第五十二頁所記載的統計之計算，一八五〇年農產物的價格如次。（單位法郎）

	法蘭西	英吉利
每一人口	一三三	二三五
每一農民	二一五	七一五
一英畝所產生的小麥	一八	三〇

由這個統計看來，可知法蘭西的零細農民，無論怎樣勤勞辛苦，總比不上英國農民之收穫。英國農民的收穫，比法國農民的收穫，要多百分之六十六，並且在法國需要七人耕作的土地，在英國只要二人就夠了。法國的農民，表現着急速的衰落，據愛喀柳斯所見，這種衰落的事實，如上表所示，從生產的進步方面看，還是應當歡迎的。他以這種材料——如達威特(David)所說，決不是完全正確——為其理論的基礎，其要旨，大概如次。

『小農經營對於近代大規模農業之關係，好比手工紡織業對於機械紡績業的關係一樣』。(五二頁)

『在存有打禾機、收穫機、及蒸汽犁的社會，農民以非常的勤勉，用鋤鍬作生產工具，耕作貧瘠的土地，只能得到脫脂乳、馬鈴薯，黑麵包等做食料，度着非人的生活，對於這事情的咀咒，到底可不可以承認呢，……在大農經營一方面，一百個勞動者，借着蒸汽和機械的幫助，協作起來，其生產所得，可以和三百個小農散在各處各以非常的努力所能生產的結果，是相同的，所以大農經營，壓倒一切小農經營，實是經濟學所命定的。……小農經營，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或經濟上，都有一定的方向，無論在什麼地方，不能與近代的產業及社會的進步，同一步調，而爲其信賴的朋友，並且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決不能爲其信賴的朋友。因爲這種小農經營，對於政治的，社會的進步，是無用的贅物，是麻痺法蘭西及其他大陸各國的勞動運動的鎚』。(五七頁)

照愛喀柳斯的見解，所謂小農經營，畢竟是過去的農業。他又接着說：

『勞動者對於創設小農經營一切的嘗試，在其萌芽之中，即加以滅絕，這是直接對於勞動者有利益的。勞動者應竭盡全力，勿使未耕地或市村所有地變為小農場，並且不僅是這些土地，還要把王室和教會的所有地，也要由國家委託於農業合作社！不是使其變為合作社的永久所有物，而是要放在那把一切生活資料的源泉之土地的管理權，保證為社會所有的佃租契約之下』。（五八頁）

最後之點，即關於經營主體的問題，在當時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其最顯著的事實，是在一八六九年巴澤爾（Basel）大會的爭論，在當時，對於共同土地的農業經營，有的主張要歸國營或市村經營，有的主張以佃租的方式，委託於各個農民，特別是農業合作社。

第三節 李卜克內西的『土地問題』

與伯伯爾(A. Babel)同為初期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人物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從其所著『土地問題論』(2)看來，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及政策不可忽略的一人。當一八六九年巴澤爾大會的決議(一)，「本大會宣言，社會有廢止個人之土地所有權變為公有的權利」。二，「本大會宣言，變土地為公有，是因為社會的需要」。在德意志國內，成為議論的焦點之際，他以一八七〇年在梅拉雷(Meerane)的講演稿為基礎，加以整理，於一八七四年，發行第一版，於一八七六年，發行第二版，以後就絕版了。本書直接的目的，是在於指摘並論證「巴澤爾的決議，站在土地問題的立場上，完全是正確的，反對巴澤爾的決議，不是非常的無智，就是惡意的表現；不僅如此，我黨如果反對巴澤爾的決議，就是反對我黨的原則，反對我黨的綱領」，(3)其立論的基礎，是嚴格的馬克思的思想，其理論的要點，雖沒有比愛略柳斯，有何特長，但是他能夠把初期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及政策，加以整理而使其展開，並且搜集了豐富的材料，濡染絢爛的文筆，使其議論生動，這就是本

書存在的理由！

(1) 土地制度論

李卜克內西，首先從歷史的理論的見地，試證論馬克思主義的土地公有論，他先說明：『所有的觀念，隨着時代的變遷，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即私有財產權，並未經古典的希臘文明所承認，而且在基督教以前也沒有存在過；在羅馬時代，在日耳曼時代財產的觀念，雖說是強有力的發達，但是私有財產，仍是隸屬於國家及地方團體，特別是關於土地所有，無論在什麼時代，共產主義的見解，是在事實上支配着，或至少在理論上，曾為最卓越的學者所擁護』。(4)他發表這種意見以後，更進而論到為本書核心的土地制度論。

『在今日資產階級的世界纔有可能的兩個土地制度——土地制度的兩端——即零細地所有制度和大土地所有制度，成為特殊的國際的分業，前者在法蘭西，後者在英

吉利，真正模範的實現着。現在雖尚未達到最後的結果，但已經實行到相當程度，其最近的結果，在明眼人都可以看出。』(5) 他首先舉出法蘭西的事實，其次舉出英吉利的事實，對於土地制度的特色，及其所引起的經濟的社會的結果，論證得極為詳細。馬克思派的農業理論，照李卜克內西的統計，究竟是怎樣論証的，特在這裏介紹一個大概。

法蘭西土地制度的現狀，是怎樣呢？『在法蘭西，據最近一八六一年的國勢調查，人口約三千八百萬人，地主之數，是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人。但法蘭西的家屬，平均講來，比較德意志和英吉利的人數都少，就兩個家屬說，在英吉利是十一人，在法蘭西不過九人，雖然相當多數的地主，都可以看做是未婚的，而且法蘭西全人口的大多數，大概都有土地。狂妄的德意志的自尊論者，暗地裏，對於他點，總是說法蘭西人的壞話，但對於他們的勤勉與理智之點，却從未加以否認。特別是把法蘭西的農民忍耐勤勉的證據，在一切方面都表示出來。並且法蘭西的農民，執拗於

土地的觀念，達到狂熱的程度。這一點，就他們移住的決心極少的事實看來，就可以知道。關於這點，與德意志人比較，可以說差不多完全沒有移住的事情。使法蘭西的農民，固着於土地的最強的士敏土，實是汗和血。這種汗，即是他們和他們的祖先在鋤頭背後流下來的汗；這種血，實是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們在法蘭西共和國和帝國的戰場上，為國家流下來的血。⁽⁶⁾

這樣看來，法蘭西的零細地所有制度，是法蘭西的農民用了非常的犧牲和非常的努力，交換得來，維持下來的。就是說，法蘭西的零細地所有制度，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造成的。佃耕的小農地，在革命以前，雖已存在，但農民的自由農場，却差不多是沒有的。但是紛碎了舊封建社會的革命，把佃農變為小地主，把叛逆的貴族及僧侶所有的廣大的土地，宣布為國有，以分配於農民。當時外有反動的歐洲各國的聯合進攻，內有舊王朝及貴族的反革命；農民對於這兩者，都曾經最勇敢的為擁護共和國及革命而戰。革命給他們以零細地，反革命想從他們的手中奪去。如首

與外國得到勝利了，馬上就要恢復到原來的土地所有狀態，共和國的自由農民，或從其住宅與農場被驅逐，或必須再屈服於長期間已經壓迫過他們的羈絆之下。因此，農民是爲零細地而戰，爲革命而戰。所以李卜克內西不禁三歎的說，『零細所有地戰勝君主政體的歐洲列國了，人們的自利心，從來沒有比這回事情得到更大的目的，沒有比這回事情促進更強的人事』。

這種由農民的血汗所獲得的零細地所有制度，當真是農民的樂園不是呢？換句話說，在法蘭西占統率地位的零細地所有制度的結果，到底是怎樣呢？

『老實說來，法蘭西的零細地所有農民，在這八十年間，是徬徨岐路，就經濟的及物質的幸福說，他們現在的狀況，與一七八九年當時的狀況，完全是同樣的！他們在一七八九年，雖把貴族的居域與賣身的契約，同時付之一炬，可惜沒有得到什麼利益！他們雖經過無數次的戰爭，血染三洲的大陸，可惜沒有得到什麼利益！他們在七十五年之間，出死入生，飢寒交迫，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當真沒有得到

利益！這決不是不愉快之夢，而是現實的苦痛和冷酷。他們這樣勇敢地得到的零細地，誇勝的敵人尚且不敢觸手的零細地，却變了他們的重荷，變成他們的咀咒，變成斷絕他們的呼吸的繩索了。他們以為永遠不會再來的以前祖先所受的悲慘狀態，却又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他們與在一七八九年，是同樣的狀態！』

李卜克內西，到底根據什麼來下這種峻刻的斷案呢？第一是法蘭西農民的抵押負債的狀態。關於這點，李卜克內西先引用一個保守黨議員都皇斯於一八六六年在法蘭西立法議會的報告說：『據一八五一年的國勢調查，以所有地為抵押的債務，達到了百億法郎。以後的狀況，顯然惡化了。但是要使政府發表一八六一年國勢調查的報告的一切嘗試，都歸於失敗。……法蘭西的地主，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人之中，有三百六十五萬人，陷於不能支付人頭稅的窮狀，這種事實，由市村議會可以證明的。』⁽⁸⁾他引用這句話以後，又接着說：『據以後確實的報告，一八六一年，抵押債務，達到了百二十億法郎。即十年間，增加了二十億，達到法蘭西耕地估計

總價值四百八十億法郎四分之一的巨額！並且這二十億法郎的增加，差不多完全是負擔在小農民身上，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從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債務的負擔，至少又增加了二十億法郎。戰爭又是更加使農民陷於貧窮的東西！⁽⁹⁾』他宣布了法蘭西農民的破產狀態以後，更進而描寫法蘭西農民之悲慘的生活狀態如次。

『法蘭西的農民，是怎樣生活呢？從一八五一年國勢調查的統計中，取出下面的數字來看，是可以推知的。即三十四萬六千戶的農家，除門戶以外，全然沒有窗戶；又有約二百萬戶的農家，僅只有一個窗戶！並且多數的家屬，同居在這些住宅，擁擠不堪，兩親與既婚的子媳之家屬，也同居在一起，我們看了這種情形，可以知道法蘭西大半的小農，是生活在與古代的穴居民族同樣的洞穴之中，不僅生活的便宜、健康、體面，完全不能講究。就是家庭的生活，亦屬不可能。⁽¹⁰⁾』結果，在法蘭西許多地方，小農家屬，平均只有兩個小孩，即實行所謂「二兒制度」的結

果，法蘭西的人口，一天天的只見減少。

李卜克內西以上述的統計爲基據，引出了關於零細地制度總括的斷案，得到小農經營劣敗的結論如次。

*

*

*

*

『零細地制度，不僅使人口減少，並且使法國國土貧瘠。因爲零細地制度，從土地所得到的收穫，比在較實行合理的耕作時所得的，要少很多。並且使土地更加貧瘠，變成不生產的，又使人口更加減少，使國家陷於絕對的零落。法蘭西的零細農民，完全困於小農法，和小生產，而喘息着。因爲他們太貧窮了，不能購買近代的農作所必要的高價的勞動工具，只得從事於絕望的懊喪的勞動，——勞動到從指甲中迸出血來的程度——，他們自己與土地，均陷於疲敝困殆。勞動浪費了，收穫減少了，土地枯竭了，這是零細地制度對於大農法之經濟的特徵』。(11)

然則最完全的大農經營國英吉利的狀態，到底怎樣呢？

據李卜克內西所說，在法蘭西，如前所述，總人口三千八百萬人之中，地主是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人，在英吉利則相反，總人口三千萬人之中，地主僅有三萬人，並且其中百六十人最富裕的大地主，有英格蘭之半及蘇格蘭四分之三的土地。所以在法蘭西，人口的多數，都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在英吉利，一千人之中，有土地的人不過極少數，恰好每千人中只有地主一人。因為英吉利的土地制度，是這種情形，所以牠的農業經營形態，和法蘭西完全不同。關於這點，李卜克內西所說的是：『一千人之中，有一個地主，或者家屬的人數，平均以五個半人計算，百九十個家屬中，有一個地主家屬，像這樣比例的英國，自耕農階級，自不成問題。英國只有地主，地主把巨大的所有地分爲大地面，貸給借地農業者。在借地農業者方面，又準備大的資本，依照資本主義大規模生產的原則，經營農業，儘可能的，從工錢奴隸及由工錢奴隸所耕作的土地，剝削大的「利潤」。這種工錢奴隸，就是農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與工業方面的工錢勞動者，同樣是工錢勞動者。工業勞動

者的工廠主或企業家，是相當於農業勞動者的借地農業者或地主，農場是相當於工廠。農業勞動者，依照工錢鐵則，出賣其勞動力，其勞動的生產物，只能以工資的形態，得到一部份。其餘不給他們的部分，是成爲借地農業者及地主的財富。這是隨伴着由資本對勞動之最集積的剝削而行的最集積的資本家的大規模生產。因此，其當然的結果，一方面，是形成莫大的財富，他方面，是招致可怕的貧窮，即是產生資本家及不勞動者莫大的財富，與生產財富的工錢奴隸可怕的貧困』。(13)

然則英吉利的土地制度所產生的財富和貧困，是什麼呢？這裡只從李卜克內西所舉的許多事實之中，摘記其一部分如次。『英吉利的地主，到底有多少財富，我們看了以下的事實，大概可以知道。布雷達爾崩侯爵，由其居地，驅車到海岸，沿途一百英里，沒有不是他自己的土地。莎查蘭多公爵，在蘇格蘭，有一個完全的州，這個州，橫斷蘇格蘭全土，由一方的海岸，達到他一方的海岸。德汪些公爵，在他的大所有地以外，單是達比州，就有九萬六千英畝。齊齊門多公爵，在格多特

附近，有四萬英畝，在哥爾登城周圍，有三十萬英畝。沙塞克斯的洛化爾克公爵的莊園，周圍十五英里。……

在另一方面，我們來看農業奴隸的生活狀態，到底怎樣。他們的工錢，在各州，每星期不過是在七先令至十四先令之間。這樣低廉的工錢，是不夠支付最必要的生活用品的。因此，他們妻子不能不一起來幫助，不能不從事於牛馬般的劇烈的勞動——我敢說比牛馬的勞動還要利害些。因無論一個什麼農業者，決不會使牛馬勞動到永久喪失其氣力的程度的，可是他們夫妻子女們却不能不從事於比牛馬更辛苦的勞動，不能不度着比牛馬更可憐的生活——實際不能說是生活。對於牛馬，尙且有規則地給以充分衛生的食料，而農村貧民的食料，據統計所證明，却是既不充分，又不衛生，而且又不規則。他們住的地方，比牛馬住的更壞；更加千百倍的壞，因為農業者所有的馬厩、狗窩、豬欄等，比較起農業無產階級的茅屋來，儼然是宮殿了』。……（14）

因爲在這種狀態之下，存在於英吉利的私的大農經營，比較小農經營，雖得到很多的生產額，但是總不及完全合理的組織了的生產經營所能得到的生產額那樣多，——照李卜克內西計算，英吉利的農業，如果以合理的方法來耕作，可以養活現在八倍的人口（15）——因爲土地的私有者，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眼中，只要能夠得到更多的「利潤」，收穫的多少，在地主與借地農業者看來，是沒有關係。

李卜克內西關於英法兩國土地制度的見解，更爲總括的結論如次。

「在法蘭西，土地分散於多數人之手，進行小農的經營，一般農民陷於負債。雖不是工錢奴隸，但是一種抵押奴隸，即資本之間接的奴隸，其大多數是生活於非常悲慘的境遇。因爲資本的缺乏，土地的耕作，是不合理的。勞動的生產力，是貧弱的，並且勞動是無意味的浪費，以致收穫缺少。這樣，法蘭西的零細農民，是爲債權者而勞苦着，正和英吉利的農業勞動者，爲借地農業者與地主而勞苦着一業。」

在英吉利，土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進行資本主義的大農經營，獨立的農民階級，殆滅絕到沒有痕跡了。沒有自由農民，只有不幸的工錢奴隸，在強制勞役場，從事於辛苦的工作。反之，耕作的方法，是利用科學與資本所提供的有利的技術——不待說，只限於適合於地主及借地農業者的利益之範圍內——，進行比較合理的耕作。其結果，勞動的生產力，是加強的，但這完全是爲地主及借地農業者所利用的。

法蘭西的土地制度，使國家零落，農村零落，農民零落。如果不是以國民的幸福爲目標的合理政策，豫先干涉，一般的破產，是不能避免的。小農場畢竟是歸於資本家的債權者之所有，或是歸於在競賣時能出最高價額的最富裕者之手，自然移轉到英吉利式的土地制度。

然則英吉利的土地制度是怎樣呢？英吉利的土地制度，雖是使比較合理的土地耕作有可能，但是從勞動民衆手中，奪取其果實，歸之於少數的獨佔者之所有。這

種制度，對勞苦的土地耕作者，宣告絕望的貧窮，把無限的財富，集中於寄生蟲的所有權者之手。他們把這種財富的一部分，盪盡於放恣的行爲，他一部分，以最腐敗的手段，確立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支配。英吉利的土地制度，在最近的將來，一定會使一切的土地，集中於少數富豪的聯合之手，任意所欲的剝削土地所產生的結果，任意所欲的使民衆陷於餓死的狀態」。(16)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馬克思派的小農經營劣敗和大農經營優越論，似乎是以誇張的預想，描寫出來的。

以上，李卜克內西論述了英法兩國土地制度以後，更詳細地論到了德意志的土地制度及其結果，這裏只介紹其主要部分，以窺知他是以怎樣大胆明快的態度，發表農業發達的法則之見解。

先看德意志的土地制度的現狀，到底是怎樣？『在德意志，因為是聯邦的組織，缺乏統一的政治的發達，所以土地制度，也沒有向着統一的方向發展。在各聯

邦及各地方，有種種土地所有的種類和變種，農村住民的關係及其狀況，因而也是各色各樣的，在北東德意志，特別是在普魯士的東部地方、東部荷爾斯坦、及梅克連堡，經營英吉利式的大農業，在萊因河沿岸及西南、中部德意志，經營法蘭西式的細分地制度。照這樣，德意志的土地所有狀態，是往來於英法兩制度之間。即一方面，實行英吉利式的制度，他方面，又有法蘭西式的制度，不僅那發達程度，因各地而有不同，並且在許多地方，兩種制度，同時並存，互相齟齬不已……」（17）

然則將來的發達，是走向那一方面呢？「在德意志，有兩三個地方，農村住民的狀態，沒有英法那樣壞，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同樣受經濟法則所支配的德意志的工業狀態，一般的說來，是沒有發達到英法兩國，特別是到英國的程度。但這於德國的狀態之正確地更加迅速地向着同一方面前進一事是沒妨礙的。——依今日社會組織的鐵則，德意志的北部及東部地方，是向着英吉利的狀態前進，南部及西部地方，是向着法蘭西的狀態前進，但結果要向着同一的方向前進，就是說，如果這

種發達不在適當的時期，導入於健全的軌道，小農場必然被併吞，其結局是向着英吉利的狀態前進的』。……(18)

即是，馬克思的資本集中及積集論，在土地方面，也是明瞭地如實地被適用着。

(2) 土地政策論

李卜克內西對於土地的私有制度，是怎樣影響於土地的耕作者，以及他們在英吉利，在法蘭西，在德意志，怎樣陷於悲慘的狀態等事，詳細說明之後，更論到『在私有財產制度支配之下，農業的耕作，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經營形式，總是以吸盡地力爲目的，而其既已使地力至於枯竭，並且必會使地力至於枯竭，這是一種科學的證明，毫無疑問的事實』。(19)他又引用『有機化學及農業化學之天才的創立者李比西(Liebig)』的話來論證，以達到他的土地政策的結論。

他首先表明其根本的態度說：『不除去其原因，就不能除去其結果，這在相信理性的人們是認爲不可爭的真理。零細地制度與大土地所有制這種雙生子的毒樹，是由土地私有制度發生出來的。只要土地私有制存在，這種毒樹，就會由生葉而開花而結實，只給與少數者以利益，而滅亡多數的民衆，畢竟還是要滅亡一切。想從這樹除去其有害的性質，一切的努力，都是無效的。因爲這是與這樹的生存條件相矛盾。在這裏，或是承認一切的罪惡？或是進行徹底的改革？在這兩種方法之中，只能選擇一種。換句話說，我們還是任聽其滅亡呢？還是絕其禍根，廢除土地私有制，而代以公有制呢？二者必居其一』。(20)

李卜克內西更論到土地沒收問題，先從英吉利的土地問題着手。

『沒收是改良土地制度的要求條項，但是所謂沒收，不是即刻奪取從來的私有者之一切土地，變爲國有的意思。不待說，在英吉利，馬克思所謂『掠奪者的掠奪』——即不用過渡手段的爲短刀直入的沒收——，上了議事日程，當打破階級支配之

際，一切的事情，確已成熟到了英吉利無產階級最初的行動了。在英吉利，私有地是使民衆成爲奴隸的最重要最顯著的手段，是階級支配的主要支柱——少數者的獨占，在一切之點，是最妨礙公安，對於民衆，是不利益的。正當的利益，不僅一點也沒有存在於土地所有，反爲土地所有所妨礙。因爲這樣，問題就明瞭，就可以解答了。因此，在英吉利的勞動者之間，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英吉利的代表者在巴澤爾大會的投票，事實上是英吉利的無產階級對於土地問題的投票』。(21)

其次，李卜克內西論到法蘭西及德意志的土地沒收問題，發表他對於農民政策的見解。

『在法蘭西，特別是在德意志，問題沒有英吉利的那樣簡單。不待說，農業勞動者是贊成土地制度之合理的改造，就是不贊成的，也很容易引爲自己的朋友。但是小農，在事實上，不管他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或是迫不得已，被趕到無產階級，他們大部分還是固執着「所有地」的觀念——雖然大概只是名義上想像的所有。沒收

布告，是毫無疑義地可以引起多數小農激烈的反抗，或使其公然叛亂。因此，要以深刻的注意，並且儘可能地顧慮到他們的偏見與想像的利益，去進行這事。並且要極力避免一切使小農懷疑我們是他的敵人的事情。……

「照這樣，國家要周到地避免採用在事實上或表面上有損傷農民在事實上或外表上的利益之政策，同時，要努力使農民知道國家是農民真正利益的代表者。這種辦法，必須要使他們有組織地明瞭其真正的利益之所在，使他們確信他們自己已陷於絕望的境地。與這種理論宣傳的活動相策應，同時要講求直接減輕農民負擔的實際政策。即，首先就要把抵押債務，移轉到國家。這樣，農民才可以避免惡辣的私的債權者的毒手。但這決沒有強制執行之必要，所以國家提供於農民的利益，會成爲充分的引力。這即是利率的減低，是對於突然提出解約的保證，是將來認爲必要的貸借的準備。但是這些利益，要在一般的幸福的條件之下，即農民要負擔合理的耕作之義務，及在國家援助管理之下，漸次變更個別的小經營爲合作社的大經營的

條件之下，提供出來。地方團體和鄉村，是一個自然的合作團體。再則憑藉小學校的適當的教育及建設農業大學——在自由的民衆國家，一切的教育，自然是不納費的，——以普及農業上必要的知識。

『在德意志，幸而還有非常多的國有地，可以創設農業殖民地，這是具有一種使命，可用來依照社會主義的原則去組織，直接作為國家而生產，而且可以作為模範農場的。』

『斷不可為那好併吞國有地或共有地的資產階級，去分割這些土地，反之，國有地當取得周圍的土地，使其更加擴大。無論何種的零碎化，就是一見好像是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零碎化，都是有害的。變農業勞動者為零碎地所有的農民，這只是變更經濟的隸屬與貧困的形式而已。』

『要強硬地防止對於農業無產階級的剝削和虐待，要廢棄那束縛農業勞動者於土地和故鄉的農奴契約，要廢止悶死的小屋與熱病的巢穴，代以適合於衛生學的要』

求與脫離建築投機業者之手的住宅。

『國有地即刻就可以收容很多的農業無產階級。……國有地是將來社會結晶的中心核實。這就是共同團體的模範，一方面，依模範的實例，以鼓舞人們，他方面，以正當的競爭，為成績優良的模範組織。孤立的土地私有者，不久便不能和這種競爭相敵，結局一定歡喜地贊成沒收。私的組合，亦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因為組合員可以看到：放棄形式的私有財產，直接以國家的計算來勞動，無論為他們自己，或是為社會全體，都是更加有利益的。如果還有不注意到這一點的人，那麼，對於這種人，一切妨礙公安的事情，就都不許他們担任，在這種條件之下，許他們『私有財產所有者』以任由己意解脫痛苦的『自由』。於公共的利益絕對沒有必要的限度內，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這裏成為問題的，就是這些國家——決不會加以強制。……』(22)

李卜克內西，一方面，維持土地國有及大農經營主義的理想，他方面，殆高唱

絕對不干涉主義，這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李卜克內西更進而論到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說『要使我們的鬥爭努力，不致於絕望，一定要有農業勞動者與小農』。他又論到社會主義與農業的關係，再三主張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濟農業及農民。他說「無疑地因時代的進展，都市與田園的對立，一定會消滅的，同時，都會與鄉村的區別，工業與農業的分離，也一定會消滅的」，這話，是依據馬克思指示着社會之發達的極終目的。

(1) 本節的紀述，主要的是依據下列各書：

a Wilhelm Cohnstaedt, Die agrarfrag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S. 87-89。

b Edward David,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2. Aufl. 1922. S. 4-5.

(2) Wilhelm Liebknecht, Zur Grund- und Bodenfrage, 2. Aufl Leipzig

1876, 摘譯『土地問題論』

- (3) 拙譯書 3頁
- (4) 同 上25頁
- (5) 同 上37頁
- (6) 同 上38-39頁
- (7) 同 上42頁
- (8) 同 上46頁
- (9) 同 上48頁
- (10) 同 上48頁
- (11) 同 上49頁
- (12) 同 上51, 116頁
- (13) 同 上57-59頁
- (14) 同 上59-108頁

- (15) 同 F110-111頁
- (16) 同 F120-123頁
- (17) 同 F132-133頁
- (18) 同 F134頁
- (19) 同 F236頁
- (20) 同 F247-248頁
- (21) 同 F231-282頁
- (22) 同 F287.288.289.290.291.

第四章 考茨基的農業理論及政策

第一節 考茨基和農業問題

考茨基，如一般所知，是恩格斯以後的碩學，而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明星的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葉伯倫斯泰因（Bernstein）一派的修正派社會主義出現時，他對他們做過最勇敢的鬥爭，擁護馬克思主義於磐石之安，這種事實，至今猶膾炙人口。其中，對於成為爭論焦點的農業問題，他始終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見地，張起堂堂的戰陣，對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發展，確有多大的貢獻。

考茨基在他許多著作之中，多半不忘記論列農業問題，其中如一八八九年所著的農業問題、關於近代農業各種傾向之概觀和社會民主黨的農業政策（1），把他自己關於農業問題的造詣，在基礎上在全體上，構成一個大系統，在馬克思主義農業

學說史上，他的地位，實有重於大呂九鼎之概。

當時自德意志社會民主黨起，以至歐洲各國社會黨之間，關於農業問題，議論紛紜，其原因就因為最近農業發達的實際狀態，不一定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符合。即，依照統計的證明，大農經營，漸趨衰落，小農經營，却佔優勢。因此，便有人懷疑，以為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應用到農業方面，是錯誤的。但是這種理論，如果當真不適合於農業實際，那末，不僅社會黨從來的戰術，就是牠所根據的原則，當然也不能不受變革了。於此，便有一派就走到修正派社會主義方面去了，就是留在馬克思主義陣營的人們，也就苦心焦慮於怎樣從馬克思主義的見地去說明這種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至少說明這種表面上的矛盾的問題。考茨基就是適應這時代要求而起的一人。他的功績，就是這里所說的農業問題一卷。這部書的使命。正如著者所說，『農業發展的事實，對於「馬克思的教義」，引起了很大的懷疑。這種懷疑到底正確到什麼程度，這是我們應當弄清楚的』。(2)

考茨基在這部書的劈頭，關於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以研究農業問題的方法，有一個重要的意見。

他首先對於主張農業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論者單把農業分離出來以研究農業的態度，加以批評說：『農地的大小，到底那一種更有利益呢？這個問題，在最近百餘年以來，是經濟學者爭論的焦點，至今還沒有得到一個結論。但是理論家爭論大小農地優劣之際，農業並不因這種爭論，而妨礙牠偉大的發展。這種發展的事實，完全沒有爭論的餘地，我們可以明確地去探究牠。不過我們要研究這種發展時，却不僅限於觀察大小經營間的鬥爭。我們離開社會生產的全體構造，而僅僅觀察農業一方面，那是不可以的』。(3)

其次，對於說馬克思主義，是機械地把農業和工業的發展法則視為同一的非難，他也給了明確的回答說：『農業的發展，不是與工業採取同一形態，各為特殊的法則所支配，這是毫無疑義的。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早已沒有議論的餘地。』

說如此，却決不是說農業的發展和工業的發展相反而與牠不能調和的。我們相信：如果不把農業和工業看做是互相孤立的，而把牠們看做是全體過程中共通的分枝時，那末，我們一定可以看出這兩者是向着同一目的急進的。(4)

然則馬克思農業問題的研究方法，若是稍或具體地說明起來，究竟是怎樣呢？考茨基回答如次。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理論，並不是單單把這種生產方法的發展歸着於「由大經營驅逐小經營」的方式裏面。所以這種理論，並不是那樣簡單，不要以為只要能夠諳記這個方式，就算是已經把握着全部近代經濟的關鍵了。』

『人們如果站在馬克思的方法的意義上，來研究農業問題，那就不能單以小農經營將來存在與否這個問題，為研究的問題。農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過程中所受的變化，我們都必須一一加以詳細研究。資本究竟怎樣支配農業，變革農業，並使舊生產形態所有形態不能維持，而引起新的生產及所有形態的必然性：對於這些

問題，我們必須加以詳細研究。

『答覆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能看出馬克思的理論，到底是否適合於農業？才能看出生產手段私有制度的廢除，在一切生產手段中最重要土地之前，到底是不是必須停止？』。(5)

考茨基在這種態度和方法之下，對於複雜的農業問題爲分析的研究，畢竟得到了顯著的成績，使列甯都讚嘆不置地說：『這本書，可說是：對於在一切國家中，即以共通的見解相結合的並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著述者之間，過去和現在都喚起如火如荼的爭論的問題，實是最初有組織的科學的研究』。(6)此外，考茨基對於農業上新發生的事實，加以考慮，在一九一九年，又發表了農業之社會化一書，但根本思想，與前者毫無差異。因此，在這里多半是根據前者，有必要時，才引用後者，以介紹考茨基農業理論及政策的大綱，藉此可以窺知考茨基對於馬克思以來的農業理論及政策，是怎樣地加以補充和發展。

第二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發展

(1) 近代農業的特徵

考茨基在農業問題上首先敘述封建的農業之根本的特徵——三圃農法的支配、三圃農法爲領主大經營所制限、農民的飢餓——，論到三圃農法怎樣變成農業發達的桎梏，再論到這種經濟的社會的條件之成熟所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一方面撤廢了封建的負擔及制度，他方面廢除了原始的土地共有制的殘餘，以至於完全樹立土地私有制度一切的徑路。這樣論証了資本主義的農業出現的必然性之後，就更進而在第四章論到近代農業的特徵。

據考茨基的意見，新農業的使命有二：一是開展了在封建制度下被壓抑的農業生產力，一是創造了對於市場需要的更大的適應能力。這兩種使命到底要怎樣才能完成呢？於此，我們就不能不考察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所發生的重大的變革過程。考

茨基關於這點雖描寫得非常周到而且富有精彩，而大要不外是從資產階級革命所發生的生產關係的變革，和近代自然科學的發達這兩個視線，來考察農業變更的影響。

在那隨生產關係的變革而起的經營方法的變遷中，考茨基首先重視的，是家畜飼養法的改良，他說因為這個改良，不僅家畜頭數增加，同時，耕地也增加，生產力也增大。即是，因為三圃農法之下的共同牧場制的撤廢和共有地的分配，家畜開始在廐內飼養，牧地變為耕地，其一部分可以栽培新的飼草，他部分可以進行耕作，所以家畜的頭數增多，穀物的栽種也增加了。關於成爲這種結果發生出來的農業生產力的增大，考茨基證明如次。『家畜頭數的增加，使耕地獲得了更多的肥料與更多動物的勞動力。因為革命的效果，不僅耕作地面增大，並且耕作地一定面積的收穫也增加了。據在法蘭西的調查，一公頃（Hectare）的小麥平均收穫額如次。

（單位公石hectaliter）

一八一六——一八二〇	一〇・二二
一八二一——一八三〇	一一・九〇
一八三一——一八四〇	一二・七七
一八四一——一八五〇	一三・六八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	一三・九九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一四・二八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一四・六〇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一五・六五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一五・八三(8)

但是生產關係的變革，其影響不止於此，在三圃農法之下的強制耕作制度，既經廢棄，同時，代替三圃農法而從新出現了輪栽農法，由於這種新農法，『為要適應變化多端的栽培條件及市場條件，於是非常多數作物的結合，就成為可能，這種

結合，隨着因交通的發達和科學的研究而介紹新作物於歐羅巴的農業，就增加起來了。據黑開說，中歐的農業，總括起來，大約採用了百種的作物』。(9)

但是輪栽農法發達的結果，各個農業經營間的分業，也必然跟着發達。『現在以市場爲目的的生產，既已開始，同時那以競爭爲目的的生產，也隨着開始了。現在就各農業者看來，在有需要的生產物之中，就那土地的地質、地位、交通關係、資力、及其所有地的面積等觀察起來，就有選擇那能夠最低廉地生產的生產物之必要。因此，各個農場，就發揮了特殊的專門。有的選擇牧耕，有的選擇牧畜，有的選擇果樹的栽培。農耕民及牧畜家，其中又分爲許多種類，例如牧畜家，有的從事製乳業，有的從事於豕養家畜的生產，有的從事於幼畜的飼養等』。(10)

在這種經營相互間發生的分業之外，在經營的內部，至少在大經營的內部，分業也逐漸發達。

如此，農業更加變成專門的，專從事於特殊生產的人們，其所需要的許多東

西，就更加要仰給於他人，因而交易日形發展，同時對於不熟習市場情形的，並且動輒要陷於窮迫狀態的小農，遂開始隸屬於中間商人。『一般的說來，商業及交通，大概日益發達，資本的蓄積越發變革交通狀態，因而農業對於商業的隸屬，也日益增大了』。(11)

以都市資本為基礎的這種變革，固然是增大了農業者對於市場的隸屬，同時，又不斷地變更市場對於農民的關係，以至影響於農業的經營。『在僅僅只是一條國道來把最近的市場連絡於世界市場的時候，曾經有利的生產部門，一到該地方敷設鐵道，就變為不利，就不能不為別的生产部門所替代。例如一旦由鐵道輸入了更低廉的穀物，其結果，該地方穀物的栽種，就收支不能相償，同時就開擴了牛乳販賣的可能性。要之，交通發達的結果，一方面，可以把新的或改良的作物，不斷的輸入到國內來，他方面，又能夠從遠隔的地方，購入種畜及役畜等』。(21)

如此，基于由資產階級革命所起的生產關係的變革，農業的經營方法，由三圃

農法，進而爲輪栽農法，家畜的飼養被改善了，耕地的耕作被改良了，收穫也增加了，農業的專門化，和各個農業經營內的分業，有顯著的發達，同時，農業對於商業的隸屬關係，也逐漸增大了。

近代自然科學，如機械學、化學、植物生理學及動物生理學等，被應用於農業的結果，近代農業偉大的變革過程，就達到了可驚的高度。

關於這點，考茨基首先論到農業方面的機械，他對於農業機械的特殊性，指摘得特別周到，這是我們應當要注意的。他注意到『機械經營，應用在農業方面，比較應用在工業方面，還有更大的困難必須克服的』的事情，把這種困難分爲技術的、經濟的、及社會的三方面去說明。

第一是技術的困難。在工業方面，工廠可以適應機械的要求，爲人爲的設計，在農業方面則不然，使用機械的場所，大抵爲自然所創造，機械不能不適合於自然。因此，機械的應用，不一定很容易，而且有時完全不可能。照通例，土地如果

不進行高級的耕作，農業機械的應用，是很困難的。

第二，機械在農業方面的應用。又有經濟上的困難。在工業方面，一年之中，常常可以應用機械，在農業方面，一年之中，只有短期間可以應用機械。因此，假定別的事情都是一樣，而機械對於勞動力的節省，農業到底不及工業，農業應用機械的收益力，不得不大受限制。

在資本家生產方法之下，機械使用的動機，不是直接在於節省勞動力，而是在於節省勞動工資，這樣一來，機械應用於農業方面，就成爲更大的障礙，因爲工資愈賤，機械的採用愈加遲緩。農村的工資，普通比都會的工資更低，所以採用機械來替代勞動者的誘因，也更加缺乏了。

等三，農業方面，採用機械，還有社會的障礙，因爲可以使用農業用機械的農村勞動者，是很缺乏的。工業上的機械作業在普通的勞動者，不僅沒有什麼困難，並且工業勞動者，因爲不斷地使用同一的機械，很容易達到熟練的程度；農業用機

械則不然，往往是非常複雜，在其處理上，必要有高級的智識，在文化程度低落的農村，要得到這種勞動者，是很不容易的，加之，農業勞動者，不是在一年之中，都使用同一的機械去勞動的，所以要想熟習於農業用機械的使用更是不容易了。

考茨基最後又指摘着：農業經營，大抵是隔離鐵道及機械工廠很遠的地方，粗重的機械之搬運，以及特別複雜的機械之修繕，都是非常困難，而且需要很多費用，這也是妨礙農業方面採用機械的一個原因(15)。

但是考茨基說：『雖有這些困難，而機械在農業方面的應用，確是急劇地增加着』。他更對於各國採用農業用機械的狀態，作統計的說明，並且區別機械使用的目的為三種，一種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打木機），一種是以工作的精密為目的的（播種機、肥料撒佈機、穀物篩篩機），一種是以發揮巨大的力量為目的的（蒸汽犁、電汽犁等），詳細說明農業變革的作用、及使用機械之資本主義的性質、與機

械對於勞動者的影響，再進而說明機械成爲進步的要素之意義。

其次，考茨基論到近代化學對於農業的影響，讚賞李比西（Liebig）在這方面功績的偉大；其中，他敘述因人造肥料的發明，無論在技術方面，在經濟方面，都使其有達到近代農業之頂點的自由農法之可能；最後，又說明因爲生理學特別是基於顯微鏡的使用的細菌學的發達，以致農業發生變化的狀態。

要之，因爲近代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在農業方面，機械的採用，蒸汽力的應用，才有可能，才有急劇的發展。電氣也開始應用於農業方面，將來的作用，比較蒸汽力會更大。排水和灌溉的設備、鄉村鐵道的敷設、適合於一定植物生理的人造肥料之使用、細菌學在農業方面的應用等，也前後發達起來了。

考茨基像上述那樣說明了近代農業各種的特徵以後，最後又作如下總括。

『由封建時代的三圃農法，到十九世紀的自由農法，其間所經過的變遷，是怎樣的偉大呵！並且這種變革的大部分，只經過了數十年很短的時期！李比西之破天

荒的研究，在一八四〇年，剛才開始，到五十年代，才得到一般的承認。這是與蒸汽機關應用於農業，細菌學爲農業顯出實際的效用（一八三七年，蠶之紫斑症的桿狀細菌及醱酵菌的發見，一八四八年，脾脫痘細菌的發見），在同一時期。

以前的農業，在一切的產業中，是最保守的，在一千年長久的期間中，差不多完全沒有進步，並且在其間數百年之中，絕對沒有進步，但是到最近數十年以來，在近代產業中，雖不能說是最革命的，亦可以說是最革命的產業之一了。農業適應於那變革的過程，從父子相傳的唯一的手作業，發達到一種科學了，或者說是發達到那很迅速地擴大其資料和理論的認識範圍的諸科學之綜合了』（14）

（2）大農經營和小農經營

「要使農業由封建時代的階段，進到近代的階段，並使牠適應於那繼續顯現的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在過去和現在都需要貨幣——需要很多的貨幣。這是無須加以

証實和說明的。……

假如沒有貨幣，近代的農業經營，是不可能，或者把貨幣改說為資本也好。因為在今日的生產方法之下，貨幣額無論多少，凡屬不能供個人消費之目的用的，普通都是可以變為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即變成資本。

這樣看來，近代的農業經營，即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因此，近代的農業經營，自然具備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裏所固有的各種特徵。但是這些特徵，在農業方面，採取特殊的形態」。(15)

考茨基為要闡明『近代農業之資本主義的性質』(第五章)，他解釋了馬克思的價值論，利潤論及地代論以後，就論到『大經營和小經營』(第六章)。列甯曾批評這一章是『考茨基著作中的白眉』(16)，是考茨基以極周到的注意，論證馬克思以來的大農經營優越論，並駁斥當時以非常氣燄抬起頭來的小農經營辯護論。

考茨基說：『農業愈資本主義化，大經營和小經營之間，技術品質的差異，愈

加增大』。(17)然則大農經營比較小農經營，其技術的優點，到底在什麼地方呢？考茨基曾經引用統計和專門家的研究，詳細敘述了大農經營技術的優點，這裏只紹介其要點如次。在大農經營方面，(一)耕地面積的損耗較少，(二)可以節省有生及無生之生產手段，(三)可以比較完全地利用農具，(四)有能應用小經營所不能應用的機械的可能性，(五)可以實行分業，(六)可以實行在科學上被訓練了的管理方法。但是大經營的優點，考茨基曾經明白地斷定着，是『只限於其他的條件，是在相同的情形』。換句話說，『其他的條件，在相同的情形，農民階級中較大的經營，對於較小的經營，是優越些。就是在大經營的階級內，在達到一定界限為止，大經營也是優越於小經營。反之，在農民經營和大經營的界限點，就顯現黑智兒所說由量到質的轉化，結果，在這界限點的農民經營，比較有科學教養的農業者所管理的較大的經營，縱令在技術方面，得不到優越的地位，但在經濟方面，可以得到優越的地位』。(18)（這固是然因為在大經營方面，科學的管理費是很大的担負，而農民的

經營，却沒有支出這種費用的必要。

考茨基更指出排水和灌溉的設備以及鄉村鐵路的敷設等事，只有在比較廣大的區域是有利益的一層，也要算是大經營對於小經營的技術的優點之一。

考茨基指出大經營在生產方面的優點以外，再舉出大經營在商業信用方面的許多利益，說『大經營對於小經營的優點，無論在什麼方面，沒有比在商業方面更大的』，並且詳細論到無論對物信用，或對人信用，農民到底不是大農業者的敵手。

如此，考茨基引用「克雷瑪」教授所說『……近代農業的發達，對於大經營，提供了比較豐富的科學及技術的補助手段，使與管理人的專門教育，相須並進，而在這一切方面能夠保持優越的地位』（19）的話，對於大農經營優越論，告一終結，再進而論到小農經營。

『小經營對於大經營的這種長處，有什麼可以和牠對抗呢？』考茨基自己發出這個疑問之後，作如下的回答：『小獨立農業者與工錢勞動者不同，爲自己而勞動，

比較勞動者，有較大的勤勉與較周密的注意，並有為農業勞動者所不及的節儉
L。(20)

所謂農民的勤黽，是小農經營辯護論者必拿出來做為論據的一點。例如最熱心的代表者彌爾（J.S.Mill）在他所著經濟原論中，引用下面一段話：『農民夙夜勤黽，孜孜不倦，這是由於他們意識着為自己而勞動。他們終歲勤勞，毫無間斷。只有他們在一切力役的獸類中，總算是最刻苦的，最不休息的，最堅忍的……』，這樣稱讚小農民『殆有超人的勤黽』。並且從事於這樣過度勞動的人，不僅是農民自己，他的家族也是一樣。農業是和工業不同，因為家計與經營密接的結合，更加要拼命地勞動的。

但據考茨基的見解，像小農這樣的勞動狂，決不是由於他們固有的特質，是在於要想維持其最困難的經營，不得已而出此，無論從那點看來，這都不能看做是小農經濟的優點。他說：『農業日益變為科學的，合理的經營和嵌入小農的模型的經

營，彼此間的競爭，也日益強烈，因此，後者就越發增大了剝削小孩的勞動力與限制他們的敎育之必要。因而小獨立農業者及其家族的操作，更爲緊張，即使忽視一切倫理上及其他的顧慮，而單就經濟的見地來觀察，亦看不到小經營有什麼優點。〔21〕

其次，說到農民儉約之點，他們的生活標準，往往趕不上工錢勞動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考茨基關於法蘭西、英吉利及德意志的農民悲慘的生活狀態，依據豐富的材料，以證明農民的儉約，並不是由於農民本來的性質，他們只有在非人的生活狀態之下，才能維持其小經營。其中考茨基指出「農民的飢餓技術，是引起小經營的優點」，關於這點，並且引用過巴登所舉的實例，但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實例，順便紹介出來。這個實例，是巴登在比梭芬根村，比較了大小兩個農民經營的實例。據這實例說，一個耕作十一公頃的較大的農民經營，損失了九三三馬克，一個耕作五。五公頃的較小的農民經營，却得到了一九一馬克的剩餘。這個實例，到

底是不是證明小農經營的優點呢？不是的。前者是專靠工錢勞動者耕作的（這是一種特別不得已的情形，其實，這種面積過小，不能以大經營的利益，來彌補工錢勞動的不利益），後者是專靠所有者及其家族（老孀及六個長成的小孩）來耕作的。前者的勞動者，一人每日要一馬克的食料費，後者的家族，一人每日只要四十八個辨尼即等於前者之半。這就是前者損失九三三馬克，後者剩餘一九一馬克的原因。假使小經營的農民家族得到與大經營的工錢勞動者同樣良好食料，結果，不僅沒有一九一馬克的剩餘，反要生出一二五〇馬克的不足。因此，考茨基說：『小農民經營的剩餘，不是從充實的穀倉生出來的，而是從枵腹的胃袋內生出來的』。

在小農經營，不僅所有者他自己，就是小孩子和老年人，都要斷絕一切的生活欲望而從事於辛苦的工作，才能勉強得到比較大經營更大的利益，這決不是在勞動的生產力上的優點。所以考茨基斷定地說：『在我們看來，小農民度着非人的生活，與他們從事過度的勞動相同，都不是小經營優點的意義。這兩者都是對我們証

明小經營在經濟上，是落後的。兩者是經濟的進步之障礙物』。他更附帶地說：『保守的政治家，把這種野蠻狀態，作為資本主義文明最後之盾，要用盡一切手段去維持牠，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22)

最後，農民當勞動時比較工錢勞動者更加能夠注意周到，關於這一點，考茨基認為這事比較農民的勤黽與儉約，確是一個優點。因為注意的周到，在農業生產上，比較在工業生產上，有更大的作用，並且在這一點，為自己而勞動的農民，比普通的工錢勞動者，確是要優越些。這確實是小經營對於大經營的長處。

但是考茨基同時又以為我們對於這個優點，如果過於誇張，那是錯誤的。因為『小經營對於大經營其他的武器，如勞動過度，營養不良，智識缺乏，在在都是以阻礙那注意的周到的。勞動者勞動時間愈長，其生活的營養愈壞，用於教養方面的時間與金錢愈少，那在勞動時的周到的注意，一定愈加缺乏』。(23)

如此，有許多小農，在惡劣的生活與過度的勞動條件之下，不能發揮周到的注

意力，在大經營方面，却能使工錢勞動者，從事於注意周到的勞動，——考茨基這樣說。這個理由是：第一、對於工錢勞動者，有較高價的報酬，較豐富的營養，較優良的待遇，使他們能夠發揮周到的注意力；第二、資本家採用分紅制度及分業，也可以促進工錢勞動者對於工作的注意；第三、在農業方面的決定的部門，尤其在本來的耕作上，機械不但比較採用簡單的工具的農民更爲迅速，而且能夠完全地工作，可以得到農民無論怎樣注意都不能得到的結果。（24）

考茨基畢竟是在農業上也主張大經營優越論的。但是對於這點，却常常附加「只限於其他的條件，在相同的情形條件，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此外，考茨基也贊成專門家所主張的「小經營反而是有利的農業部門的存在」的一說。如克雷瑪教授所舉出的園藝及葡萄的栽培、商業植物的栽培及製造等即是。同時，他又指摘着：「暫時於小經營有利」的這些部門，對於農業主要部門的耕作及教育，只有從屬的意義；以及「在園藝及葡萄的栽培方面也有已經充分成功的大經營」。

考茨基的結論是：『從一般的農業說來，小經營優越於大經營的部門，殆不成問題，於此，我們可以斷定大經營對於小經營是絕對站在優越的地位』。(25)

考茨基還在他所著『農業的社會化』裏面，關於『大經營和小經營』的問題，作了更多的實證的研究，這於補充他在上面所述的意見，是很有益處的，順便紹介其要點如次。

『這個問題，不過是經濟的論爭問題，決不是技術的問題。人們站在利潤的見地上，採取何種的經營形態，更加有利的問題，是可以爭論的。最奇怪的，不僅資產階級的小經營辯護論者採取這種立場——他們採取這種立場，不待說，是很明白的——，就是社會民主黨的小經營辯護論者，也採取這種立場。但是在我們看來，只有從勞動的見地，才可以決定這個問題。就是說，投下同一的勞動時，到底那一種經營形態，可以提供更多的生產物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決沒有疑問的餘地。即在，這一點，大經營決定地是優於小經營，特別是在應用農業機械的農業，

更加如是。在家畜的飼養、野菜の栽培、果樹の培植等方面，固不見得有那樣顯著的優越——，在這些部門裏面，較大的科學的支配、較大的分業、工事及道路的節約、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對於大經營，雖也可以提供技術上優越的可能性，但大經營的優點，在不從勞動方面，而從所有方面，即是從土地面積方面來討論時，的確是比較少。因為小經營比較大經營，在同一的面積，要投下更多的勞力。據一九〇七年德意志的農業經營調查看來，大概如次。

經營面積的大小

農業用地每百公頃從事農業的人口

〇・五公頃以下

五六〇・二

〇・五—二公頃

一七〇・五

二・五 同上

八八・二

五—二〇 同上

四四・一

二〇—一〇〇 同上

二二・二

一〇〇公頃以上

一七·五

二〇〇公頃以上

一六·九

我們對於二公頃以下的經營，可以不研究，因為這些經營，主要的是副業的經營，勞動者不過用極少部分的時間從事於農業。但僅就二公頃以上的經營看來，小經營比較大經營，要投下很多的勞動力。至於最小經營，甚至於要投下最大經營的五倍的勞動力。

但是在同一面積的土地，最小經營雖投下幾倍的勞力，却不僅不能生產較多的穀物，而且只能生產較少的穀物。不同的地方之收穫額，拿來比較的時候，固然要考慮土地的肥瘠不同，想得到正確的比較，是很困難的。因此，因地方選擇之不同，有的得到小經營的優點，有的得到大經營的優點。例如小經營辯護論者亞秀爾次，於一九一一年，對於我的主張，加以辯駁，舉出以下的事實。即是說，在普魯士東部六個地方，裸麥的收穫，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八年間十年的平均，每一公

頃不過產生一萬五千磅，在小農的地方，要產生多些，例如在萊因地方，一公頃面積，產生一萬八千磅；在赫遜及萊因左岸的伯葉崙，為一萬九千磅，在 *Brandenburg* 為二萬磅。可是我拿別的地方的收穫來比較，却得到不同的結果，我舉出下表來和他對抗。

大經營最優勢的地方 經營百公頃 以上比例 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八年間，每一公頃的裸麥的收穫額（單位千磅）

Meklenburg-Strelitz	六〇〇〇	一五・八
Meklenburg-Schwerin	五九・七	一七・〇
Anhaet	三八・二	一八・〇

大經營最衰弱的地方

Wurtemberg	一〇・七	一三・九
Bayern	二・二	一五・七
Odenburg	二・八	一五・五

即就同一的面積計算來看，小經營不見得可以提供更多的農產物，如果以每一個勞動者做標準計算來看，小經營的收穫額，更加少了。只有大經營，除掉勞動者的消費以外，還可以得到很多的剩餘。小經營則不然，如果想得到同一的結果，就必須比大經營投下更多的勞力，因為小經營只能利用極不完全的機械。這種情形，與農民的貧窮及無智結合起來，遂成爲小經營在農業方面採用機械的大障礙！

有許多的機械，在小經營，本來是可以應用的，但是小經營採用這種機械，却是非常遲緩，據一九〇七年的調查如次：

經營面積	經營總數	採用已經調查的機械 中某種機械的經營數	每一千的經營數 所採用的機械數
〇・五公頃以下	二・〇八四・〇六〇	一八・四六六	九
〇・五二公頃	一・二九四・四九	一一四・九八六	八九
二——五 同	一・〇〇六・二七七	三二五・六六五	三三四
五——二〇 同	一・〇六五・五三九	七七二・五三六	七二五

二〇〇—一〇〇同	二六二·一九一	二四三·三六五	九二八
一〇〇—一公頃以上	二三·五六六	二二·九六七	九七四
二〇〇—同	一一·八八七	一一·六五二	九八二

大經營之數，雖然這樣少，但從面積看來，大經營對於農業，却演着重大的作用。百公頃以上的大經營，是二萬三千弱，占有七百萬公頃以上，反之，四百萬以上的最小經營（五公頃以下），只佔有五萬公頃。

經營愈小，應用的機械愈少。並且小經營上這種應用的增加是怎樣的緩慢呵！……關於小經營在那種應用上顯然落後的三種主要的機械，我舉出一八九五年和一九〇七年的比較來。次表是按照面積的大小，每一千個農業經營所應用的三種機械的數字。

經營面積	蒸汽犁	割草機	蒸汽打禾機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七年

〇·五公頃以下	—	—	—	—	—	三	五
〇·五—二公頃	—	—	—	—	—	三	四七
二——五同	—	—	—	一	七	五二	一二七
五——二〇同	—	—	—	七	一二九	一〇九	一九一
二〇—一〇〇同	一	—	—	六九	五一九	一六六	二六三
一〇〇公頃以上	五三	一〇八	三一八	八二四	六一二	七四一	
二〇〇同	七五	一六四	三四四	八四九	七三六	八三二	

以上的數字，很明顯的可以證明小經營在農業方面所採用的機械，是怎樣的困難了。(27)

* * * * *

考茨基在農業問題裏面，對於大農經營的決定的優點，下了確定的結論以後，更以為大經營的優點，可由農民創立合作社的事實看出來，(合作社的經營，是大

經營』(28)，進而論到合作社制度。他承認農民所組織的各種合作社，其中如信用，購買及販賣合作社等，對於農民的經濟生活，有重大的意義。但是這些合作社，決不是小經營特有的制度，那具有組織合作社的較多的可能性，而且利用這種可能性更多的，還是大經營。特別是因為這種合作社，不是直接關係於農業生產，所以對於大農經營，確實有利益的，例如利用毗連的大地面，實行分業和科學的管理等事，在小農方面，決不是因組織合作社，就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假如能夠組織合作社，來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那末，不僅可以收到大經營一切的利益，並且社員都是爲自己而勞動，所以在有勞動刺戟性的一點，就有優越於普通工錢勞動者的長處。『因此，這種合作社，不僅可以匹敵於資本主義的大經營，並且會表現出優越於大經營的長處』(29)。但是農民對於這種合作社，從來沒有注意到。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在他們之間，土地的私有慾，根深蒂固，而且他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也是很孤立的，所謂協同意識，所謂合作精神，幾乎

沒有發達。小經營論者，雖以爲農業勞動，不是社會的性質，故不適合於社會的經營，但考茨基對於這種主張，當然是否認的，例如拿這種合作社的大經營已經成功的事實爲例，渦文（R. Owen）的追隨者，說及在英國所試驗的共產主義的農業大經營，以及在美國所實驗的共產制度，藉以表示那站在近代的基礎之上所進行的合作社農業經營，能夠顯出很好的結果。但是這種可能性，要使其一般的實現，一定要以『一定的經濟，政治，及智識的條件之完備』爲前提，「在現今的社會，期待農民移到合作社的生產，是愚笨的」（30）。因爲無論什麼階段的發展，都不能跳過這一層。由農民的經營，跳到生產合作社的經營，是不可能的。於此，考茨基的期待，是放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勝利上，以期變私有的生產手段，爲社會所有的生產手段。

（3） 資本主義的農業之界限

如上所述，在農業一切的重要部門，雖不如工業的決定的部門那樣程度，但大

經營總優越於小經營，這是考茨基的結論。但據考茨基的見解，就是在工業方面，也不像馬克思主義的膚淺的解釋家所想的那樣，對於大經營的勝利，不是那樣簡單地採取同一形態顯現的，而是經過極複雜的過程，而漸次顯現的。特別在這種過程中，小經營之數，不限定表示一般的減少，有時候，或反呈增加的現象，例如被資本家剝削的家庭工業，就是一個顯著的事實。膚淺的統計家，或許以為這種現狀，就是小經營佔優勢的證明，其實，這種現象，不過是表示小經營的沒落過程，極其複雜，往往和那反對的傾向相錯雜，決不是阻止大經營驅逐小經營的傾向的。況且在農業方面，情形尤為複雜，工業所沒有的反對傾向，在農業方面，有時也發生作用，因此，農業的全體過程，更加複雜不堪了。

關於這點，考茨基首先舉出因土地所有的獨占而發生的土地限制。這種限制，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界限上，有強大的作用。

工業的生產手段，隨意可以增加，反之，農業最主要的生產手段——土地，在

一定的狀態之下，是一定的，不能隨意增加其面積。

關於資本，可以區別爲蓄積與集中二大運動，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蓄積是剩餘價值生產的結果，即一般資本家，僅消費其利潤之一部分，而以其餘之一部分，爲增大其資本之用。這種蓄積運動，更與吞併其他許多小資本的集中過程，互相連結，愈益進行資本的集積運動，表現爲工業大經營的發展。至於土地方面，情形完全不同，在土地方面，沒有蓄積運動，只有由集中過程，即收買他人的土地，才可以擴大那經營地面。在工業方面，即不經過集中過程，而只依蓄積運動，也能構成大資本。事實上，工業的集中運動，普通是大經營構成的結果，不是牠的前提。可是在農業方面，併吞許多小經營一事，是構成大經營的絕對的前提。換句話說，農業者只有犧牲那鄰人的利益，才能擴大那經營地面。不過在土地私有制度確立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想便當地買到和自己的經營地相毗連的土地，那是很稀少的，大概的情形，還會碰到不可避免的障礙。這種事情很明顯的，對於農業大經營的發

展，是成爲很大的障礙。事實上，感到自己的所有地狹小而要創造更大經營的農業者，對於這種收買毗連的土地極偶然不可靠的方法，不能不斷念，而另外採用新的方法，首先賣掉自己的所有地，到別的地方，去買更大的土地。考茨基說：『土地的特質，在私有制度支配之下，在實行小土地所有的一切國家，是大農經營，——無論牠怎樣的優越——發展之強有力的障礙——這種障礙，在工業方面，是沒有的』。(30)

其次，考茨基指出農業的資本主義化的障礙，是勞動力的缺乏。因爲要構成資本主義的大農經營，那市場的擴大，資金的具備，最低技術的預備條件之存在，固然是有必要，然而最重要的條件當然還是勞動者的供給，假令其他一切的條件，都完備了，如果資本家得不到不能不出賣其勞動力的無產階級，資本家的經營，就決不可能。在這一點，農業與工業之間，有顯著的分別。在近代的都會，馬克思所謂勞動預備軍，是常常存在的，所以工業資本家想得到勞動者，不感到什麼困難；反

之，在農村方面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田園逃亡』——即農民離開鄉村——的現象，以致農村勞動者缺乏，因而大農經營就得不到其所必要的勞動力而大感痛苦。於是大農經營不得已要講求挽留農業勞動者於農村的方法，而分割其土地之一部分，以販賣或佃租的形式，創設許多小農經營。如果把小農經營驅逐完了，大農經營就得不到其所必要的勞動力，因此之故，就不能不自行努力以復活小農經營。所以單就這點看來就已經明白大農經營雖有怎樣程度的技術上的優越也不是完全驅逐小農經營的。馬克思於一八五〇年，在新萊因新聞上，也曾經說過：『只要資產階級的關係，是繼續的存在，農業就不能不繼續運動于土地之集中與分散的循環過程中』。所以考茨基的結論如次。

『由以上的事情所得到的結論是：在現今的社會裏，是不能想到小土地所有消滅而完全爲大地主所驅逐的事情的。反而我們發見了在土地所有的集積過于進展的地方開始細分的傾向，並且在這種傾向邁着過大的障礙時，國家及大地主自身就不

惜與以援助』。

有人以爲大地主的這種努力，是小經營的維持對於大經營競爭能力優越的結果，這種見解，是多麼錯誤呵！其實，這是小經營確實不能成爲大經營的競爭者，是那和小經營並立的大經營，也成爲其所生產的農產品販賣者，而小經營不成問題的結果。在小經營之傍，資本家的大經營發達的地方，小經營就不能演出那樣的作。於是小經營就由原來的販賣者，變爲大經營所生產的剩餘生產物的購買者。但是小經營所生產的剩餘商品，適成爲大經營所痛感必要的生產手段，即所謂勞動力的商品。

事情的進展，到了這種程度，農業的大經營與小經營，就不互相排斥，而恰像都會的資本家和無產階級一樣，互爲條件的結合，這樣一來，小農民就更加採取無產階級的性質』(32)。於是考茨基更進而研究農民無產階級化的狀態。

(4) 農民無產階級化

考茨基在土地零細化的傾向和農業的副業形態之中，看出農民無產階級化的狀態。

農民的自給工業一旦因都市工業的發展所驅逐，農民對於貨幣的需要，當然也隨而增大了。於是農民所生產的多少剩餘農產物，早已不能滿足其需要，同時，副業的農民經濟，却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原來的農業，至此早已不能以販賣為目的，而僅以為自家生產必要的食料品為使命了。這樣，小農經營便離開商品生產的領域，而僅成為家計的一部分，同時，這種小農經營，就停留在近代的生產方法所特有的集中傾向的領域之外。即是，這種副業經營的進展，一方面，使各個農業經營的縮小有可能，並使其有縮小的必要，同時，他方面，又使得那因人口增加與生產自家食料品的小農經營的增加有必要。

於此，便發生了土地零細化的傾向。小土地的價格，較高於大土地的價格，這是周知的事實，狂熱的小經營辯護論者，却把這事來證明小經營優越於大經營的，但據考茨基說來，却是相反，他以爲這種事實，只能由小農的窮迫狀況來說明。因爲被用於資本家經營的大土地的價格，在原則上是由於地代額決定的。因而那購買價格，大體上是等於地代的資本還元額，資本家的企業者如欲取得普通利潤，自不能支付資本還元額以上的地價。然而小農的農業不過是家計之一部分，其所需要的貨幣，主要的以副業的勞動來補充的，在這種小農方面，事情就完全不同。在這種情形，商品的生產，以及地價對於價值法則的關係，至少在買主方面是不成問題的。在賣主方面，地代的資本還元額，因構成土地的最低價格，而在買主方面，却只以其購買力及必要爲標準。人口激烈地增加起來，向他處移動，又有困難，于是，要得到一片的土地，以爲取得食品及社會的獨立的基礎之絕對的必要愈大。那末，對於這小片的土地所支付的價格，也自然愈大。於是這種農業的勞動，與家庭內的

勞動一樣，不把他算做支出，只要能靠土地的耕作，得到相當的收穫，就算滿足了。這種小土地的比較的高價，與在都市的住宅愈小，其單位法定容積愈高，同樣，兩者大都只能歸着于需要小土地或小住宅者的窮迫狀態的同一原因。考茨基說：「要把小土地價格較高的原因歸着于這種土地有較大的收穫的人，不就要把小住宅價格較高的原因歸着于住民有較大的所得了麼？」

這種小土地較高的價格，不待說，在人口增加的狀態和農業以外副業的獲得，均為便利的一切地方，都成為大所有地細分之強有力的動機。考茨基對於這種過小地的經營，不能走到合理方面的理由，說明如次。『所有地愈小，想得到副業的衝動愈大；副業愈佔重要的地位，土地愈加零細化，但同時就越發不能滿足家計的需要。特別是因為這種過小地的經營，完全不合理的結果，更是如此。因為充分的耕畜和農具類的缺乏，就不能實行合理的土地耕作，特別是不能實行深耕作。決定選擇栽培的作物是由家計的必要來決定的，不是由維持地質的必要來決定的。家畜及

貨幣的缺乏，已經是自然肥料與人造肥料缺乏的意思了，何況再要加上人們勞動力的缺乏呢。越是要取得貨幣的勞動佔居重要地位，維持家計的勞動降到次要的地位，前者就越發吸收家族中最優良的勞動力，對於自己的小土地的勞動，就越發不能不委之於妻兒和差不多是廢疾的祖父母。父親和太一點的兒子們，不能不「賺錢」。這樣一來，正如無產階級的家計，只有專靠婦人非常浪費的勞動與類似牛馬的苦役，才能得到最可憐的結果一樣，那家計的單純附屬物之過小經營的農業，亦復如是。這種經營愈小，其缺乏狀態愈甚，想滿足家計一切的需要，愈加不可能。結果，由那種賺錢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不僅要用以為支付國稅與市村稅以及購買工業品與外國農業的生產品之用，並且還不能不用以為購買本國的農產品，特別是穀物之用』（33）。

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經營之數，決非鮮少。據德意志一八九五年的統計，五公頃以下的經營。有四百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五，佔總經營數百分之七六·五

一。其中，除掉一般所認為自己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消費的穀物的二至五公頃的經營以外，在其以下的經營——即不能不購買穀物的二公頃以下的經營，有三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七，實達總經營數百分之五八。二二。總之，除自己的農業經營以外，在副業的可能性強大的地方，土地的零細化，殆達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在比利時，可以看到這種模範的實例。比利時的農業經營，有五分之四，是過小經營，這些所有者，早已不能成爲食料品的生產者而出現於市場，而從事於工資勞動或其他副業。

考茨基還敘述更加有興味的理論。他說：「如一般人所看到的一樣，農業的運動，完全且特殊的，與工業及商業資本的運動，全然不同。在農業方面，經營集中的傾向，不使小經營完全滅絕，在這種傾向發達的地方，反發生反對的傾向，即集中的傾向和細分的傾向，互相交錯，這是在前項已經說過的，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這兩種傾向，能爲相互並存的作用。小經營之數，雖是增大了，但是其所有者，早

已成爲一個無產階級，即早已成爲一個勞動力商品的賣主而出現於商品市場；他們的所有地，只有在商品生產的領域之外，即只有在爲家計而生產的領域之內，才有效力。這些小農業者，在商品市場，成爲一個勞動力商品的賣主，一切的利害關係，與工業的無產階級，是共通的，他們的所有地，並不是使其陷於和這對立的關係的原因。他們的所有地，誠然是多少從食料品商人解放了零細農民，但不是從資本家的企業者——不問其爲工業企業者，或農業企業者——解放出來』（34）。

考茨基再進而詳細研究農民的副業之各種形態。首先是農業的工錢勞動者，即大農經營的工錢勞動者。因爲要維持大農經營，所以不得不創設小經營，這是前面已經講過的，但在這種情形，却是相反，大農經營却是小農經營的支持者。其次又論到副業形態即家庭工業，這種形態，在土地最缺乏的地方，以及對於大農經營所必要的技術的預備條件最不便的地方，是最發達的，其實質是資本家的剝削最嫌惡的制度之血汗制度（Sweating System），結果，使他們的農業經營，愈加成爲小規

模化，使他們的經營條件，愈趨於惡劣。再次更論到在工廠或鑛山的工錢勞動。都市的大工業，因交通機關的發達，有移到容易得到原料，動力，或馴順而低廉的勞動力的地方之傾向，這與家庭工業一樣——其方法雖不同——，使那用於小農業的勞動，趨于惡化，並且同時促進經營的縮小與其惡化。

考茨基的結論如次：『相信統計的數字，是包括社會生活無限的內容的人，看到經營統計的數字，或者就以爲都市的發達，無論怎樣前進，在農村方面一切的狀態，總是和以前的一樣，看不到向某方面有什麼決定的發展，而且以此自慰，亦未可知。但是看到這種數字的祕密，並且不像受了催眠術的那樣，去注意大經營和小經營的關係的人，他們的判斷，就會和這不同了。據他們的見解，大經營，在數字方面，雖然沒有變動，小經營雖沒有爲大經營所吸收，但是這兩者，因工業發達的結果，完全受了革命的洗禮——使小土地的「所有者，與無產階級，更加親密的接近，並且兩者的利害關係，更走向同一的方向（35）』。

據考茨基的見解，經濟的發達，其影響不止於此，更依幾種的要素，使商品即為社會而生產剩餘的農業的本質，根本的發生變化，欲了解其變化的真相，對於這幾點要素，不可不進而加以研究。

(5) 商品生產的農業之困難增大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農業方面，經過大經營的發展，雖使農業技術，進於高度，同時，在他一方面，經過土地細分的結果，對於大經營的發展，與以一定的限制，而在一定的技術的條件之下，阻止農業的進步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這是上面已經講過的。此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還經過種種的要素，以進行阻止農業發達的作用，如考茨基所舉出的要素如下：(一)地代，(二)繼承法，(三)世襲財產及長子繼承法，(四)都會對於農村的剝削，(五)農村人口的減少。前項是研究早已不能產生商品農產物的農民無產階級化，本項是研究在商品生產農業特有的矛盾。

然則地代怎樣使商品生產的農業陷於困難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原則上，地價雖不外是地代的資本還元額，但所謂土地資本，與工業經營上完全不同，想得到土地的所有權，以從事於農業經營的農業者，大概是以其資金的大部分，為購置土地之用。在事實上，農業資本的三分之二以至四分之三，作為購買土地的資金，真正投於生產過程的資本，不過是極少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情形的經營，不能不變為小規模的，或不能不走到更非集約的結果了。但是在實際上，照這樣拿現金購入農地的人，却是很少，多半是採用抵押借款的方法去做的。於是在這種情形，土地的買主，不能不以利子的形式，負擔對債權者支付地代的義務，因此，債權者是真的土地所有者，農業者在實質上，與佃農沒有什麼區別。然則佃農的情形是怎樣呢？佃農對於地主雖不能不支付佃租，但這種佃租，在原則上，佃農或工錢勞動者的勞動除了償還工錢及投下的資本之普通利潤以外所餘的剩餘，都包括在內。這樣，一國的佃農，對於地主，年年支付莫大之金額，但地主不以這種金額，為改良

農業之用，或是供他個人之浪費，或用以購買工業股券。因此，這種佃耕制度，從農業方面奪去了能使那生產力增大的豐富的資本，不僅如此，並且從佃農方面說來，佃租契約的時間愈短，對於地力的保存，愈不顧及，而專以實行從土地收到最大利益的耕作方法為有利，反之，投下多大的費用，以進行土地的改良，雖可以得到普通的利潤率以上的剩餘利潤，但一到佃租契約解除之際，便被看做是一種地代，落到地主之手，所以佃農就決沒有這種犧牲的衝動。這樣看來，地代無論在自已經營的情形，或佃租經營的情形，對於合理的農業之進行，都有成爲極大的障礙的作用。

商品生產的農業第二種困難，是隨伴於繼承法。資本主義社會中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度之成立，於促進農業的發達，固然是有力的，這是上面已經說過的，但是這同種的制度，不久又成爲農業發展的束縛。這就是因爲繼承制度的原故，是因爲資產階級的平等繼承法，引起繼承地的零細化。就是在繼承權者中之一人，繼承全體

的土地而不分割其所有地的情形，這個繼承者，對於那共同的繼承權者，仍然是要支付其所得於他們。在這種情形，繼承者自己有現金以爲支付用的，實屬例外，普通多是不能不以其繼承地爲抵押的借款的。這樣一來，與陷於抵押借款狀態的自耕農業者的情形，就沒有什麼區別。結果，資產階級的繼承法，不是引起繼承地的細分，便是增加那種的負擔。

資產階級的繼承制度，在原則上，是平等繼承法，已如上述，但是此外還有封建色彩濃厚的世襲財產法及一子繼承法，這兩種繼承法，也是商品生產的農業發達的第三種障礙。世襲財產制度，當然是爲保存貴族的家世而設的，不是爲農業的發達而設的。一子繼承法，是這種制度在農民方面的一種變相，其目的是想犧牲多數的農民，以救濟農民的經濟，換句話說，不外就是剝奪共同繼承權者的繼承權，以圖維持私有財產制度。這種制度，雖與平等繼承法不一樣，不因繼承地的分割，以阻礙農業技術的發達，但其結果却使多數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激成農民「田園逃亡」

的趨勢，減少農村的人口，惹起農村的疲弊。

商品生產的農業第四種困難，是由都市剝削農村引起的。第一，是都市經過地代及利子的方式對農村所行的剝削。地代及農業者的負債，雖漸次增加，但農業者所支付的地代及利子，留在農村，為農村所消費或蓄積的，不過是極小的一部分，而其大部分，是流到都市，並且這大部分，一天天的只有增加上去。這樣，在農村所創造的價值之大部分，沒有何等的代價，就流入於都會，使農村日益陷於資金枯竭的苦境。

其次，貨幣租稅，也和地代及利子，作用於同樣的方向。貨幣租稅，原來是發源於都會的商品生產，和本來的農民生產，還是相矛盾的，所以這種負擔，在農民當然是最痛苦的事情。並且這種租稅，對於農村的發達，沒有一點什麼貢獻，其大部分是使用於都會——特別是大都會，以促進都會的繁榮。在大都會，從內閣官廳起，以至於兵營，礮兵工廠，裁判所，官立學校，博物館，國立戲院等，都只是由

大都會建設的。農民雖與都會的人口一樣負擔文化設施的費用，却全然被放逐於文化區域之外。

這樣，農村以完全得不到代價的佃租，利子，及租稅的方式，為都會所剝削，因為要支付這種剝削起見，不能不賣却更多的農產物於都會，同時，農民對於都會工業品的需要，也漸次增大。於此，遂發生農產物與工業品的交換問題，不過這種交換，不是沒有代價的流出罷了。考茨基說，『這種流出，從價值法則的見地來說，雖不是剝削農業的意義，但實際上却與上述的其他各種要素一樣，至成為農產實質的剝削，使土地的養分更加化為貧弱』。(36)

商品生產農業第五種困難，是由田園人口的減少而生的。如前所述，在大農經營佔優勢的地方，驅逐小經營，同時又由農村驅逐農業勞動力的貯水池，不過這種驅逐，也自有一定限度，前面已經講過。並且因為副業的勞動，也足以使小農一時離開農村，以至農業失掉為合理的經營所必要的勞動力，這也是在上面講過的。在

這種情形，由工業或都會方面，提出新的資本，投於農業方面，以促進農業合理的構成的事，也是有的。但是因大都會的牽引力，以致田園人口發生農村逃亡的現象，其情形却全然不同。大都會集中一切文化機關與娛樂機關，其生活極其光彩，快樂，變化之致。在都會的無產階級，其就職的可能性，也與農村全然不同，創造獨立家庭的機會較多，享受文化的機會亦復不少。在農村方面却不然，要想創造獨立的家庭，一定要自己獲得農業經營纔有可能，這在無產階級看來，決不是容易的事情。加之，一般小農民的生活，做人類以上的勞動，享人類以下的消費，而農村對於他們單調無味的生活與憂愁怨恨的心理，又沒有可以安慰他們的施設，所以他們對於都會生活的羨慕，發生了強度的萌芽，並且因交通機關的發達，很容易實現他們的理想，於是田園人口向都會移動——即所謂田園逃亡——，漸次增加，這種現象，毫不足怪，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有效的方法，可以阻止得住的。這種事實，不僅是量的問題，同時是質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農業方面，確實是一個嚴

重的問題。因為多數的田園逃亡者，不僅是身體最強壯的，並且是最有精力的最有理智的要素，是農業發達最需要的人們。這種勞動者的缺乏，農業經營所受的打擊，考茨基雖然有詳細的分析與研究，但我在這裏却不詳細介紹了。

(6) 農業之工業化

考茨基還更進而詳細研究着「海外食料品的競爭」，和由這發生的歐洲的農業的恐慌，以及其對於農業生產的影響等事，但在事情不同的今日，早已沒有特別介紹之必要。關於這點，考茨基在其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農業的社會化的序文裏面，說到在十九世紀末，因為海外農業的競爭，食料品價格的低落，歐洲的農業一時頻於危機，但是不久，又開始食料品價格騰貴的時代，騰貴而又騰貴的時代，農業問題，在許多地方，面目煥然一新(37)。關於這點，這裏不再敘述了。但是這些事情，為促進農業工業化現象一個重要的動機，這種現象，不僅以後日益進展，並且在考茨

其的農業理論方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把考茨基關於這點的見解，很簡單的來紹介一下。

關於小農經濟的窮困狀況以及從事於工業的工錢勞動的小農增加的傾向，前面已經講過，這種現象，對於與都市工業的獨立同時開始而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愈被促進的農工業的分離運動，是否定過程中最微弱的最原始的表現，但是一到農業者經營工業的副業——即農業者以農產物為原料的加工業——的時候，這種農工業就由分離過程，而進展到再結合過程。這種傾向，因海外食料品的競爭，而純粹食料生產農業的地位更加困難時，遂次第發展起來，就一般的情形說，是以特殊價值少的農產物做原料，來精製比較有特殊價值的加工品，以打開農業經濟的出路；此外，這種農業的工業，不僅可以有效地利用農業的閑暇時期，並且有利用蒸汽力或電力為農業機械的動力之利益。從這種方面看來，也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大農經營優越之點。因為小經營，通常既沒有充分的資本，又不能充分生產足以自行創立工業經營

的原料生產物，並且小農業者，一般是保守的，遲鈍的，對於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需要，也沒有大農業者與資本家那樣熟悉。事實上，爲農工業結合的先驅者，是大地主及資本家。但是他們對於農業的工業之成功，却不能不促進小經營者也着限於這方面，而計畫出一種適當的形態的合作社。考茨基關於合作社意義的見解，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說：『現在剛才開始的合作社運動，還得到很大的結果，將來對於我國的農業狀態，是會給以很大的變革，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有一般人把合作社看做是農業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他們總喜歡把中世紀的共同土地及共同牧場的殘餘看做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另一般人却把合作社看做是保持獨立的有力的農民階段的手段。我們對於這兩種見解，都不贊成。近代社會主義的特徵，是生產手段爲勞動階級所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是生產手段爲全體所有。那末，爲達到這種狀態的過渡階段而有效用的生產合作社，同時又必須是爲所有這種合作社的生產手段的生產者所組織。對於今日的勞動者生產合作社，看做是到社

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見解，作最有力的反對的一種異論，牠所指摘的事實，就是說在資本家社會正在繁榮的生產合作社，早晚就會達到那合作社員開始雇用工錢勞動者——即與生產手段的所有無關而為合作社員所剝削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指摘近代社會中一切的生產合作社，在其繁榮而擴大的時候，總有資本家企業的傾向存在合作社裏面。其次，在工錢勞動者創立的生產合作社，最初只帶有單純的傾向的東西，但在我們現在討論着的農業者的生產合作社，却自始即是決定了的基礎。合作經營的製糖工廠、釀造所、酪農場、罐頭工廠、磨粉廠等的勞動者，不是社員，而是被社員所雇傭所剝削的工錢勞動者。由合作社流入企業家手中的利益，除省掉運輸費與營業費以外，還有資本的獲得。這種農業的生產合作社——現在還沒有其他的合作社——，是走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38)

然則這種合作社，要到什麼程度纔能救濟小農呢？關於這點，第一要注意的，

就是需要救濟最迫切的零細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農民，自始就沒有機會能夠接近這種合作社。因為在這種工業的經營，必要有資金，而他們所沒有的正是貨幣，通例他們又不能產生經營所必要的原料。因此，能夠利用生產合作社的，大概是中產階級。並且因為農業的工業經營愈發展，創立這種工業經營所需要的資本額愈大，於是能夠參加生產合作社創立的農業者的範圍也愈加縮小，因此，這種經營，愈變為資本家企業，只有大農與大地主，才能夠參加。這樣一來，小農畢竟成為這種企業唯一的買主，成為農業的工業經營之隸屬者，而陷於不能不適合其需要以進行農業經營的狀態。這就是農業的工業對於農民所給與的「救濟」了！

考茨基更指出農業的工業，因技術的進步，有一部分更達到『由工業驅逐農業的地位。因為工業技術的進步，第一，是能夠比較善於使用原料而由同量的原料產出更多的生產物；第二，其中，因為廢物的利用與代用品的生產，可以不使用高價的原料，而使用低廉的原料；第三，從來農業所供給的生產物，現在工人自己可以

生產；——結果農業遂不得不陷於苦境，有許多的農業部門，不得不趨於凋零。

考茨基關於這點，還給了詳細的實例，這裏僅紹介他的結論如次。

『農業的生產，現在剛才開始轉化為工業的生產。大胆的預言者，特別是想像力豐富的化學家，早已夢想着以石片製造麵包而一切食料品都由化學工廠製造的時代。不待說，這裏自然不能把這種未來的音樂，置諸考慮之中。』

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就是在許多方面，農業生產，已變為工業生產，還有多少方面，這種變化，在最近的將來，也會快要實現的。無論在那一方面的農業生產，想完全脫離這種變化，是不可能。一切向着這方面進展的結果，一定會增加農業者的困難，擴大牠對於工業的隸屬，減少其生存的安全的。

雖說如此，但還沒有說起農業不一定沒落的必要。在近代生產方法確立的地方，那保守的性質，是向着那方面的，這是難以取消的事。農業者固執舊來的習慣，就要陷於滅亡，這是確實的。因此，他們就必須不斷地追隨於技術的發達，必

須不斷地使其經營適應於新的狀態。農業者就是在已經得到的地盤上，也沒有什麼休息的。農業即令相信克服了某一敵人，但新的敵人，就發生出來。他們從來在田園上很嚴格地單調地永久活動于同一軌道的全體經濟生活，仍然不陷於那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特徵的不斷的革命化。

這種不斷的漩渦，把那些不能顯現那異常幸運、異常無思慮、異常的營業才智，或異常的資力的一切人們，都捲入了牠的波濤底下去。

照這樣，農業的革命化，就開始對於他們的追獵，到他們力盡而斃之時爲止，都無慈悲地驅逐着。——但是踏在最下層的人們之上升而上升爲追獵者——即升於大資本家之列而成功的少數冷酷的暴富者，却是例外』。(30)

(3) 將來的展望

考茨基基於上述各點的研究，引出了什麼結論呢？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者的

考茨基，怎樣證明農業社會主義化的必然性呢？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考茨基的回答，首先論到『發展的動力』其次論到『社會主義農業的要素』，這裏把他的理論，比較詳細的紹介如次。

『有一種動力，存在生產方面使生產必然要發生一種革命的變化，我們現在應在什麼地方去探求這種動力呢？』考茨基自己發出這樣的疑問以後，他自己的回答，大概如左。

據他的見解，工業不只是促進他自身的發達，並且是農業發達的動力。都市的工業，破壞了田園的工業和農業的統一，使農民變為片面的農業者，又使農民變為隸屬於變幻莫測的市場——創造了農民無產階級化的可能性——的商品生產者。

當封建時代的農業，陷於進退維谷的苦境，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擺脫這種羈絆的時候，創造了一種能夠打破這種封建制度，而為工業和農業打開一條新出路的革命力的，也只是都市的工業。又，創造了新式合理的農業之技術的及科學的諸條

伴，並依機械及人造肥料。顯微鏡及化學實驗室以變革農業而引起資本家大經營對農民小經營之技術的優越的，也是都市的工業。

同樣的經濟的發達，於大經營和小經營的質的差異之外，還創造了一種差異，即是以自己的家庭消費為目的的經營，與主要的或大部分的為市場而生產的經營的差異。這兩種經營，都隸屬於工業，所不同的只是方法罷了。在前者方面，產生了一種因勞動力的出賣，即因工資勞動或家庭工業以取得貨幣的必要，因此，小農業者，日益隸屬於工業，日益接近於無產階級的狀態。在商品生產經營的方面，亦是同樣的使小經營者不得已從事於工業的副業，不待說，這種工業的副業，因採用進步的技術，固然有可以減低生產費的傾向內在着，但是這種傾向，在資本主義的農業方面，又是相反的傾向，就是說這種傾向，又因負擔的地代日益增大，因一方面的佃租的增大和他方面抵押負債的增大，因繼承法而促進的抵押負債的增大或土地愈加零細化，因都會對農村的剝削的增大，因地力的愈趨於枯竭，因飼養家畜及

栽培植物的愈加困難，最後因工業對農業勞動者的漸增的吸收，而減低生產費的傾向便被減殺了。即是說，這些要素結合起來，無論技術怎樣的進步，却反而更加增大農業的生產費。

因此，農業次第陷於困難，特別是在農業者只成爲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地方，更加厲害。結果，或回復從來最粗率的放牧經濟，或選擇最集約的園藝經營，但是最後，無論什麼地方，畢竟要發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成爲最合理的手段。

照那樣，近代的生產方法，依着小農民之工業的工錢勞動和大農業者之農業的工業這兩個形式，在辯證法過程的終點，再回復到牠的出發點——工業和農業分離的撤廢。於是在原始的農民經營方面，農業在經濟上確實是主要的元素，是決定的而且是指導的要素，現在則不然，其關係恰恰相反。現在資本家的大工業，佔着支配的地位，農業要服從牠的命令，適應牠的要求。假如前者向着社會主義的路上前進，那末，後者亦不得不隨着牠的後面，這是考茨基的見解。

然則純粹的農業地方，即是因那地域和住民難於接近而未受工業侵入的地方究竟怎樣呢？這種地方的人口，以及他們的力量，智識和幸福，只有一天天地減退，土地也同時陷於貧瘠，結果，農業經營，遂不得不日趨於衰頹。純粹的農業，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已不能成爲幸福的要素，農民階級，再沒有繁榮的可能。

他們現在的狀態與封建時代的農民一樣，陷於進退兩難無法擺脫的苦境，充滿着痛苦與絕望。現在也與十八世紀末葉的情形一樣，只有都市革命的民衆，才能救濟他們，爲他們開拓今後發達的出路。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農村方面，使構成革命階級的條件，明明陷於困難，都會却不然，有很多機會，可以促進這種條件的構成。換句話說，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都市方面，可以集中勞動羣衆，對於團體的組織，精神的發達，階級的爭鬥，可以創造有利的預備條件；反之，在農村方面，人口只有一天天減少，農業勞動者散布於廣大的地面，彼此互相孤立，奪去了他們發展其精神的手段與對付剝削

的反抗手段。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都市方面，資本日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促進掠奪者的掠奪；反之，在農業方面，集積的經營，不過是一部分，另一方面，反惹起土地的零細化。無論在那一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進步的結果，工業不僅僅滿足於國內的市場，一定要進到以全世界市場為目標的輸出工業，這種傾向，愈加發達，純粹的農業，愈趨於衰落，對於世界的生產愈加減退，成爲一種不能維持國內市場的產業。

如此，資本家的所有形態與獲得形態及其利益，越是和農業的需要相衝突，越發對於農業課重稅而加壓迫，在農業方面，對於資本家形態的破壞，與資本家利益的克服，越發迫切，那末，農業所需要的力量與組織的萌芽，就越發不能發展，對於工業革命力的衝動，越發成爲必要。

但是這種衝動，是不會沒有的。因爲工業無產階級，如果不與農民共同得到解放，他們自己也一定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的。

人類的社會，是一個有機體。牠和動物或植物的有機體雖屬不同，雖屬一種特殊的有機體，然而總是一個有機體，不是單的個人之聚合，並且較一般的有機體，更有統一的組織。假如有人相信，在一個社會裏面，有某一部分，向着某一方向發達，而其他同樣重要的部分，却能向反對的方向發達，這真是愚笨。一個社會，只能向着同一的方向發展的。但是這個有機體的各部，不一定自己要拿出促進其發展所必要的動力，只要有機體的一部分，能夠為全體創造一種必要的動力就夠了。

大工業的發展，是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的，並且大工業在今日的社會，已成為一種支配力，又會為社會主義牽入那對於不能創造這種變革的預備條件的領域，並使其適合於牠的要求。大工業為着自己，為着統一，為着社會的調合，非這樣進行不可。

像凱歌一樣，宣告工業的道路或許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走向「個人主

義一，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說法，對於近代的社會，總不會有說出更壞的豫言吧。假如這種宣傳，當真與事實相符合，證明農業有充分的力量，可以防止社會主義，並且工業亦當真沒有力量能夠強制這種「個人主義」，那末，這不是救濟社會的意義，而是社會沒落和永久內亂的意義了。

在人們的社會，差堪告慰的事情，就是資本家的剝削最後可靠的鐵錨，沒有發見可以投下的任何的地盤。

如上所述，考茨基所謂「發達的動力」大概明白了。即，考茨基把大工業看做是現在社會一種支配的指導力。這種大工業，是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這種傾向，經過工業與農業的結合過程，影響到農業方面。如此，今日的工業與農業，畢竟都是向着社會主義的方面前進。這是考茨基的見解。

考茨基更進而論到「社會主義的農業之各種要素」。據他的見解，無產階級政權的獲得，以及其後工業的社會化，對於農業，有什麼影響呢？換句話說，在新的

社會中，農業的社會主義化，以什麼要素為基礎，才有可能呢？這是我們應當研究的。

即使假定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化，最初只限於資本家大工業的範圍內，那就明明把那專靠農業得不到生活而不能不尋找副業所得的農業者，也變成社會的勞動者——即假令社會化，對於他們的所有地，毫沒有着手。例如鑛山及煉瓦工廠的社會化，把幾十萬的小農業者（即因為要補足農業經營所得的不足而不得已從事於鑛山勞動或煉瓦勞動的幾十萬小農業者），由被資本家所雇傭的工錢勞動者，一變而為社會的勞動者。在他方面，例如從來直接供給資本家經營的栽培燕青的農民，雖然沒有受到什麼社會化的影響，但是因為製糖公司社會化的結果，關係於資本家經營的勞動者，也就一變而為關係於社會經營的勞動者了。現在對於不得不採取資本家性質的黃油及乾酪工廠的牛乳生產者，其關係亦是同樣的。但是大工業經營的社會化，也會由於結合這些經營於一個人之手，才能在今日自由競爭之下，使獨立

出現於市場的農業者，變為社會化的勞動者。例如一切皮酒釀造所，一經被結合於一個人之手，那酵母草及麥芽的生產者，對於釀造所的關係，就立刻和燕青栽培者對於製糖工廠的關係一樣。同樣，穀物生產者和社會的磨粉廠，葡萄栽培者和社會的葡萄製酒公司等等的關係也一定成為同樣的關係。

現今農業生產者對於這種大經營的隸屬關係，是很顯著的，因此，由資本家的所有變為社會的所有，與鑛山以及其他的社會化之對於工資勞動的零細農業者同樣，當然是對於農業者，特別是對於小農業者，有一種救濟的意義。

如果農業的工業化，向前進展，同時，對於資本利潤的地租之獨立化，與對於農業的所有地之獨立化——一方面，在佃租制度的形態，他方面，在借款負債的形態——，也都向前進展。無產階級制度，一定是實行這兩種形態的所有地的社會化，即進行佃租的土地及抵押負債的社會化。大所有地（在佃農制度的各國）愈加發展，抵押借款愈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這種社會化過程，與農業的工業之社會化一

樣，在農業者愈着做是一種救濟，特別表示歡迎。

但最後，在無產階級制度之下，那以剝削工錢勞動者為基礎的農業大經營，一定不會達到社會化。農業的大經營，確實是不及工業的大經營那樣的發展。但是我們希望以農民的經營，來驅逐大經營，却是一種錯誤。在資本主義的農業上，大經營與小經營，是彼此互相限制而結合的。因此，在農業方面，大經營想很快地吸收小經營，固屬不可能，但是期待反對的過程，亦沒有理由。實際的統計告訴我們，各個大小經營間的移動，只是很少的，而且這種移動，也不是表示經濟的退步，而積常要由經營方法的變動（即經營集約度的增大），才能說明。在德意志，農地總面當中五〇公頃以上經營的比例，從一八八二年起，到一八九五年止，由百分之三三，到百分之三二·五六，僅減少百分之半弱。但在法蘭西，從一八八二年起，到一八九二年止，耕地面積中，四〇公頃以上經營的比例，由百分之四四·九六，到百分之四五·五六，僅增加百分之半強，由這種統計看來，無論那一國，這樣程度的移

動，是全然不成問題。但是大經營在耕地總面積中所占的比例，在德意志，約三分之一，在法蘭西約一半，這是顯著的比例。這種經營的所有者，法蘭西在一八八二年，僅有一三、九〇〇人（在農業者總數五、六七二、〇〇〇人之中，占百分之二·五一），到一八九二年，更加減少，僅有一三、九〇〇人（在農業者總數五、七〇三、〇〇〇人之中，佔百分之二·四二）；德意志在一八八二年，有六六、六一四人（五、二七六、三四四人之中，佔百分之一·二〇），一八九五年，有六七、一八五人（五、五五八、三一七人之中，占百分之一·二一）。因此，這些經營，一到工錢制度不能維持時，一定會移歸於社會的所有。單就這點看，社會就已經得到農地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處分權。

如上所述，可知考茨基的意見，農業大經營所佔領的面積的廣大，佃租及抵押借款之增加，農業的工業化等等要素，都是準備農業生產社會化的基礎——這和工業生產的社會化一樣，確實是由無產階級的支配，發生出來的，並且農業的社會化

與工業生產社會化，結合起來，達到高級的統一。

社會主義的農業，展開各種社會的要素，同時又展開各種技術的要素。近代的科學及技術，促進農業的變革，上面已經講過的，但是變革的作用，不是普及於一般的，因為資本主義的諸制度，對於農業的發達，會加以壓迫的作用。但所謂無產階級的勝利，就是廢除軍國主義和大都市集中的意思。大農地的社會化，從繼承權和已故地主重荷中，把農業解放出來。還有，那以自由的合作社社員的勞動代替工錢奴隸制度一事，對於農業大經營發達所必要的要素，例如理智的，自發的，注意周到的勞動力，就可以充分發展起來——現在因為這種要素的缺乏，所以農業的發達，受到莫大的阻礙。

然則田園逃亡的現象，到底是怎樣呢？據考茨基的意見，以為勞動者在農村方面，如果可以找到充分的勞動，並且這種勞動，能夠給勞動者與都市的勞動，以同等的幸福與文化的設備，那末，田園逃亡的現象，自然會停止的。越是工業和農業

互相結合，越是生產場所，能夠平等分配於全國，以代替那促進大都市經濟的集中之商品生產及商業，而消滅大都市人口擁擠不堪的現象，像這種由社會去為社會而行的生產越是進展，就越是能夠停止田園逃亡的現象。

還有，小農經營又是怎樣呢？工業與農業結合的結果，獨立的小農經營自然會失掉其最後的根據。現在小農的存在形式，或是依據工業的副業而存在，或是依據大農經營的工錢勞動而存在，或是這兩者都缺乏，因而在小農成為純粹農業者的地方，就依據於過大的勞動和過小的消費而存在，在這三者之中，必得要採取一種，這是上面已經講過的。但是資本家的經營如果移轉為社會的所有，那第一第二兩種小農經營，就會隸屬於社會的生產而為所吸收，或變為附屬物。至于純粹獨立的農業小經營，到這時，對於那所有者就會失却一切的牽引力。即如現在，都市無產階級的狀態，比較小農的野蠻狀態較優，所以農民的子弟，與農業勞動者一樣，也實行脫離田園。如果在小農經營的周圍，成立一種社會主義的大農場，不以憔悴不堪

的工錢奴隸來耕作，而以自由的，快活的，優裕的合作社員來耕作，那末，零細地的農民，一定不逃亡到都市那方面去，而要跑到合作社的大經營這方面來，這樣一來，在今日文明之中，這種牢不可破的野蠻狀態，一定會從其最後的要塞被驅逐了。

考茨基的最後結論是：『社會的發達，無論在農業方面與工業方面，都向着同一方向前進。社會的必要和社會的條件，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追隨于社會的大經營——那最高的形態，就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為確實的統一。』(41)

第二節 考茨基的農業政策

考茨基大概以上述的農業理論為基礎，進而論到『社會民主主義的農業政策』，他說得非常詳細，這裏只介紹那政策的條項，並附述那農民政策的要點。

(1) 社會民主主義的農業政策

考茨基的農業政策，大概有如次的條項。

一，對於農業無產階級的政策

(A) 撤廢僕婢規則；在農村方面，完全保證自由團結，與自由轉移。

(R) 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少年從事於工資勞動；對於一切的少年及青年，從晚上七時起到翌晨七時止，一律禁止爲農業的勞動；禁止未滿十八歲的青年往外地勞動；強制他們入小學校及補習學校。

(C) 保護往外地的勞動者；禁止未滿二十一歲之少女往外地勞動；禁止往外地的勞動者之結隊制度；廢止募集員派遣制度而以公共的勞動介紹制度代替之。

(D) 採用規則的勞動時間制度；野外勞動，一年平均一日八小時，但在收穫期間以及因自然現象工作緊急的情形，許可超過時間的勞動。確立婢僕星期日休息制度。

(E)對於農業勞動者的住居，確保其健康上及道德上不可缺乏的各種條件，農村應設立精壯的住居警察。

(F)設立特別裁判所，以減低過重的佃租。

二，保護農業政策

(A)撤廢世襲財產。

(B)撤廢私的領地，編入於共有地。

(C)撤廢大地主的狩獵區，編入於共有地。

(D)為促進以下各項事實之實現起見，限制土地私有權。

(1)分離或撤廢混雜的土地，

(2)土地耕作，

(3)預防傳染病。

(E)由國家經營霰災保險，有時家畜保險，亦可由國家經營，但對於後者，國

家不補助。

(F) 製定法律，以促進合作社之容易結合。

(G) 國家對於農業教育制度的獎勵。

(H) 森林及水力的國有化。

三，對於農村人民的政策

爲排除都會對於農村的剝削，及撤廢都會與農村的文化對立，要努力實現以下的方法。

(A) 在市村州縣，實施最完善的自治制度，

(B) 以義勇兵代替常備兵。

(C) 國家負擔教育費，救貧費，及道路費。

(D) 由國家經營醫療制度。

(E) 訴訟免費。

(F)廢止現行租稅制度，代以累進所得稅，財產稅，繼承稅。

有利於私人的獨佔業及「加迭爾」，以低廉的代價，變為國有或自治團體有。關於這些政策，考茨基有以下注意。

「這些要求，雖然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農業綱領，但是我相信這個名稱，是不適當的。總括在第一項目下面的各點，已經包括現在社會民主黨對於保護勞動者主要的要求；同樣總括在第三項目下面的各點，是目前政治的要求。在第二項目下面各點之中，最緊要的森林及水力的國有化，不專是農業的要求，而且是工業及國民衛生的要求。至於其餘的各種要求，無論怎樣重要，把牠看做是一個大政黨綱領的基礎，我以為過於瑣細。並且這些「瑣細的手段」，在先進各國，早已實行過的，社會民主黨關於各點，與別的政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私有財產制度和合理的農業的一般利益如果發生衝突的地方，只對於那私有財產制度不加顧惜罷了。因此，社會民主黨不能不公開的說，這些「瑣細的手段」，對於農業的進步，雖是必

要，但對於土地私有制度及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所加於農業的重稅，僅以這種「瑣細的手段」來救濟，無論如何，是不夠的。

我毫沒有想到要提出一個毫無遺漏的綱領。對於特殊事件及特殊地方，我以為一定要有一個農業的行動綱領，但這種行動綱領，不是理論家能單獨製造得好的，一定要有實際家的幫助。

我的目的，是就我所述的農業發達過程，舉出具體的實例，以表示社會民主主義在農業政策方面應採取的一般方向。實際的利用，依據這傾向，就容易在各方面實行」。(42)

(2) 社會主義和農民

考茨基的農民政策，是所謂中立化政策。據他的見解，社會民主黨要獲得農民，大概是很困難的，不過要使他們採取中立的態度，却不是不可能，只要能夠做到這

種程度，就有非常的利益。不待說，經濟的發達，可以使農民飛躍的前進，如果農民發生反抗時，社會民主黨也有處置的方法。總而言之，農民是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如果我們能夠廢除這種力量的阻礙作用時而又加以忽視，這真是愚不可及。

農民最害怕的，就是沒收他們的所有地。他們對於社會民主黨，總有這種懷疑，這是驅使最多的農民變為社會民主黨的敵人的原因。據考茨基的意見，這種懷疑，却是不對的。他在其最後的理論，已經指出由資本主義的農業轉移到社會主義的農業，即不沒收農民所有的土地，也有可能，這在上面已經講過的，他在農業政策的末尾，再提起這個問題，詳細論到小經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地位及其運命。他說：

「不僅小農，就是一般小經營的所有者和手工業的所有者，對於無產階級的勝利，不僅一點也不要害怕，並且應當歡迎」。然則他們在社會主義的地位，到底怎樣呢。這是由於寄生的小經營和不寄生的小經營，而各有不同的。這裏所謂寄生的

小經營，是在技術方面早已落後而在經濟方面又完全歸於無用的所有者，就是害怕他自己變為純粹無產階級而固執於其所有的一種小經營。這種經營的所有者，越到了社會主義大經營的勞動者的地位改善，勞動時間縮短，工錢增加，所得確實之時，他們就越發要放棄其舊式無用的經營而變為這種近代大經營的勞動者了。

其次，在這種寄生的經營以外，還有一種在未經應用機械和實行大量生產的地方還成為必要的小經營。這種小經營，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存在的理由，或因為民衆幸福的增進，個人需要的增加，牠的地位也會跟着繁榮起來的。但是牠在社會上的性質，和現今的全然不同。因為大部份的生產手段，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確定的部分，成為社會的所有，生產成為社會的生產，所以這種小經營也會全然隸屬於社會。牠所需要的原料及工具，社會是唯一的供給者，牠的生產物，社會是唯一的需要者，所以牠畢竟是不能不適合於社會的生產組織，成為實際上社會的勞動者。

以上所論，是一般小經營的所有者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運命，考茨基更進而論到

農民的運命如次。

「農民的發達，也會和這相同。許多寄生的零細經營的所有者，只要社會主義的大經營，能夠給他們以確實的利益，他們一定很願意放棄其外觀的獨立及所有。

在經濟生活上還能夠完成重要機能的非寄生的農民小經營，即令在表面上是獨立的，但是實際上亦同樣的成爲社會的生產之一部分。社會依着抵押借款之收歸國有和農業者所隸屬的農業的工業之收歸國有，對於這些小經營的農民，比較對於手工業經營，還能獲得更大的權力。

但農民却沒有耽憂於因爲這種隸屬而有所損傷的必要。只要是在民主主義制度之下，隸屬於國家，無論怎樣，比較隸屬於二三的砂糖公司，是要好得多。國家對於農民沒有取得什麼東西，只有給他們很多的東西。農民與農業勞動者，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是一種特別貴重的勞動力。……

無產階級的制度，是要使農民的勞力，儘可能地變爲生產的，供給他們以最優

良的技術補助手段，爲其利益。社會民主黨不徒不剝削農民，並且供給他們以最完全的生產手段，這種生產手段，在資本主義時代，他們是全然得不到的。

不待說，最完全的生產手段，只有在大經營，才可以應用，因此，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可不努力向着這方面急謀擴大。但是要督促農民整理耕地，以便移轉到合作社或自治團體的經營，不一定要採用沒收的方法。若一旦證明合作社的大經營對於合作社的勞動者有利，那末，國有大經營的實例，更足以成爲農民的模倣。……

雖然社會主義的制度是以農業生產的進行無碍爲利益，雖然農民在這種情形的社會的重要性增大，但要給農民階級以較完全的經營方法的利益，若說一定要採取強制沒收的方法，那就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43)

考茨基於一九〇二年，在所著社會革命裏面，也明顯地論到同樣的事情。他斷定地說：『如果是真實的社會主義者，他決沒有要求過必須掠奪農民甚至必須沒收他們的所有地的事情。他反而要許可各種農民依然照舊繼續耕作的。因此，農民對於

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什麼害怕的必要』。他又說：到了國家，自治團體，或合作社所經營的社會主義的農業，代替了資本主義的農業時，或許有許多小農，會放棄他自己的所有地，而加入社會主義的農業，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定還有許多農民，想在他的所有地上面，繼續從來的耕作，這也是可以想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於這種農民，不但不加以阻止，並且對於他們的經營，還要極力與以援助。即一方面，軍國主義的撤廢，租稅的免除，由國家負擔學校及道路的經費，救貧稅的撤廢，押抵負債的減低等事，開始給與農民以許多的利益；他方面，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為要增加糧食的生產，對於這種尙未社會化的經營，一定設法貸以家畜，肥料，機械等，以促進生產力的增大。考茨基還說：這些援助，並不是國家直接給與各個貧農，而是以農民團體及合作社為媒介而行的。這些事情，只有委諸自然的發達。就是從純粹實際政策的理由來說，對於農民的所有權要加以強制干涉的一切思想，都是應當排斥的。想得到更多的閒暇和參與一般文化的機會的衝動，特別是能

夠促進農民的子弟加入于生產合作社的。這樣，私有財產最後的避難所，一定會歸於消滅』。(44)

考茨基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農業之社會化裏面，也再三說到同樣的事情。他說，『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有應當顧慮到不須妨礙食料品生產而進行的理由。掠奪農民的結果，這生產部門的全體，即會陷於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並且他們以飢饉來恐嚇新的制度的。因此，農民儘可放心了。最單純的智慧的法則，已經告訴我們，對於這樣龐大的人口階層，不可使他們變為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於這種法則，即不加以注意而單從經濟方面來看，他們在經濟上是一種不可缺乏的要素這一點，也可以阻止對於農民一切的掠奪的』。他接着又說：『小農不會因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有何等的損失的。他們只有藉這個勝利而得到利益』。於是更說到農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能減輕種種負擔的事實，作了最後的結論：『我們所以期待這種事體不至於從新確立小農的生產方法，是因為無論怎樣免除他們的大負擔而給以援助，

而對於小農經營，也不能使其完全接近於近代的技術的。因而我相信：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一經確立，小農一定會自發的放棄其在將來成爲向上發展的桎梏的經營方式』。(45)

但是這種對於農民的非掠奪主義的政策方針，並不是考茨基獨創的，而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策，這一點，由上面敘述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內西的地方看來，就會明白的。

(1) Karl Kautsky, *Die Agrarfrage, Eine Uebersicht bar Die Tendenzen der modernen Landwirtschaft, und die Agrar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2) *Ibid.*, Vorrede, S. VIII.

(3) (4) (5) *Ibid.*, R. 5-6.

(6) 列甯著，直井武夫譯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一頁。

- (7) Kautsky,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2. Aufl., Berlin 1921.
- (8) Kautsky, Agrarfrage, S. 34.
- (9) (10) Ibid., S. 35, 39.
- (11) (12) Ibid., S. 37, 38.
- (13) Ibid., S. 38—39.
- (14) Ibid., S. 52.
- (15) Ibid., S. 55.
- (16) 列甯著直井武夫譯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九一頁
- (17) Kautsky, Agrarfrage, S. 92.
- (18) Ibid., S. 100.
- (19) Ibid., S. 105—106.
- (20) Ibid., S. 106.

- (21) Ibid., S. 108.
- (2) Ibid., S. 112.
- (2) Ibid., S. 113.
- (4) Ibid., S. 114—115.
- (25) Ibid., S. 115.
- (26) Ibid., S. 116.
- (27) Kautsky,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S. 48—51.
- (28) Kautsky, Agrarfrage, S. 116.
- (29) Ibid., S. 122.
- (30) Ibid., S. 129.
- (31) Ibid., S. 144.
- (32) Ibid., S. 163.

- (33) Ibid., S. 168 169.
- (34) Ibid., S. 174.
- (35) Ibid., S. 192—193.
- (36) Ibid., S. 211.
- (37) Kautsky,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1921, S. 8,
- (38) Kautsky, Agrarfrage, S. 260 261.
- (39) Ibid., S. 289.
- (40) Ibid., S. 295.
- (41) Ibid., S. 300.
- (42) Ibid., S. 436—438.
- (43) Ibid., S. 442—443.
- (44)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S. 33—34

(45) Kautsky,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S. 71. 72.

第五章 列甯的農業理論及其政策

第一節 列甯與農業問題

「列甯最初的論文，是致力於農村問題。一八九三年，他起草的農民生活的新經濟運動，經過了三十年之久，才公諸於世。他從這時起，一直到死，對於農村問題，給了最大的注意」。(1)俄羅斯勞農革命之父尼古拉·列甯，對於農業問題，無論在理論上與政策上，也都有卓拔的成績。在理論方面，正當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即從馬克思起至考茨基止關於農業的資本主義法發展法則論——囂囂然成爲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非難的中心之際，列甯對於最近現實的農業過程，以周到的分析，爲透徹的研究，由事實的證明，再建設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在政策方面，把馬克思恩格斯所建築的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及農民政策，應用於實踐的方

面，促進其發展，以證明牠適合於世界史。這樣，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及政策，到列甯時代，才達到完成之域。

第一節 列甯的農業理論

列甯在一八九九年所著的農業的資本主義裏面說，『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發展過程，有不能想像的複雜，帶着各種各樣的形態』；⁽²⁾在一九〇八年所著的十九世紀末葉俄羅斯的農業問題裏面又說：「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複雜的發展過程，只有研究各種農業現實的特殊性，才能瞭解，如果以農業有各種特殊性為理由，就主張農業的發展，是不依照資本主義的法則，那是完全錯誤的」。⁽³⁾由此看來，就可以知道列甯在農業理論方面的成績，是在把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極複雜的發展過程，一一為現實的研究，以證明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妥當性。

在列甯的方法論中，以其透澈而且實證的眼光，使農業問題，能夠一目瞭然的

，是他在一九一三年所著的關於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發展法則的新材料，第一分冊，亞美利加合衆國的資本主義與農業一書。這本書是利用亞美利加合衆國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的農業統計，闡明美國資本主義化的各種形態，藉以證實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妥當性，並且曝露資產階級的統計是怎樣蒙蔽事實的真相，嘲笑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農政學者機械地應用這種統計的解釋，是怎樣的膚淺。

各國的農業統計，普通是把農業經營依土地面積或耕地面積的大小去分類，普通的農政學者專以此爲根據，來討論農業發展的傾向，但是僅僅這樣，決不能把農業經營的大小及資本主義的意義，直接指明出來。固然，土地面積，確是關於農業經營的一個極重要的標準，但是僅僅這樣，是很不夠的。第一，因爲只知道土地面積，其經營到底是依着自己的勞動呢？還是依着雇傭的勞動呢？依着雇傭的勞動又到什麼程度呢？毫不能得到正確的反映。第二，關於農業集約化的過程，例如一個單位面積所投下的資本的程度，以及役畜、機械、種子的改良、栽培方法的改善

等，絲毫不能指示。（在經營面積減少的情形之下，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農業有極多大規模發展的實例。）（4）並且這種過程——除掉極少數進行原始的、粗放的農業地方及國家以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以土地面積的大小，為經營分類的方法，在許多處所，不過是表示農業一般的發展，特別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概情形。

然則大經營與小經營的更正確的比較，怎樣才有可能呢？現在來敘述列甯關於這點的見解，藉此，便可以窺知列甯是怎樣擁護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

「關於農業的進化與法則的一切論文裏面，大生產與小生產這個問題，特別成問題。

不僅如此，在這種處所，農業的進化，或是資本主義的，或是與資本主義相關聯的，或是受資本主義影響的，這種農業進化，常常成爲問題。因爲要測定這種資本主義的影響，首先就要努力去區別農業的自然經濟和商業經濟。所謂自然經濟，

如一般所知，不是以市場爲目的的生產，而是以經營者家族的消費爲目的的生產，這種生產，在農業方面，雖會有較大的作用，但是牠漸漸地把牠的地位讓給商業的農業。在經濟學上所確立的理論問題，如果不是很呆板地很機械地去理解，而作有意義的理解，那末，例如大經營驅逐小經營的法則，就只能適用於商業的農業。對於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恐怕沒有人反對的。但是同時，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對於證實那由自然農業轉變爲商業農業的徵候，應怎樣去指出，去研究，去計算的事情，在意識上，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除掉家畜的飼料以外，依照生產物貨幣價值的大小，爲經營的分類（一九〇〇年亞美利加的農業經營統計），對於滿足最重要的理論上的要求，有多大的貢獻。

這裏所要指摘的是：在說到工業上所謂大生產驅逐小生產這種確定的事實時，常使用那以生產額或工錢勞動者的數量爲標準的工業企業的分類。在工業方面，因爲那技術的特殊性之故，問題是很單純的。在農業方面，因爲各種關係非常複雜，

互相交錯，要想決定生產的規模、生產物的貨幣價值、及工錢勞動的使用範圍，更是困難。並且在最後這種情形，工錢勞動一年中的使用量，實有計算之必要。因為農業特別有「季節」生產的性質，僅僅以調查當時的工資勞動為標準，是沒有用的。還有，在農業方面，單是計算經常雇傭的工錢勞動者，是不夠的，還必須計算在農業上占極重要地位的日常勞動者。但是困難的事情，不一定同時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必須應用那適合於農業技術的特殊性的合理的研究方法，應用那依照生產的規模、生產物的貨幣價值、使用工錢勞動的程度及數量的分類方法，以衝破一切想粉飾資產階級現狀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及傾向密集的羅網，以打開自己的去路，我在這裏敢大胆保證的：如果適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每進一步，那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不僅在工業方面，即在農業方面，那大生產驅逐小生產的真理，也是被證實的』。(6)

普通資產階級的統計照原樣子所表示的東西，與應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以利用這

種統計時所表示的東西，兩者間到底發生怎樣相矛盾的結果，這是列甯利用亞美利加一九〇〇年的農業統計所已得到確實的證明，（7）這裏只把他的結論，介紹出來，對於統計數字，則不列舉。

『資本主義的農業，其發展主要的傾向，有以下各點。有許多小經營，在土地面積上，雖依然止於小規模的生產，但在生產額上，在牧畜的發達上，在肥料的使用量上，在機械的應用等事上，却已轉化爲大經營了。

因此，依土地面積的大小，以比較各種類的經營所得到的結論——即隨着經營的增大而農業集約性的減少的結論，無條件地是錯誤的。反之，依生產物價值的增大，以比較各種經營所得到的結論——即依着經營增大而農業集約性亦增加的結論，却常常是正確的。

因爲土地的面積，關於經營的規模，只是間接地證實。並且這種證實，因爲農業集約化愈加廣泛迅速，愈加不確實。但是經營的生產物的價值，在一切方面，

不僅間接地可以證實這種規模，並且直接地亦可證實這種規模。我們講到小農的情形，往往是着眼於不雇傭工錢勞動者的經營。至於剝削工錢勞動者的轉移，不單是由於那在舊的技術基礎上擴大經營面積一事——這種現象只有在原始粗放的經營，才可以看到——所決定，並且是由於下述數事所決定的，即由於提高現在的技術，由於舊的技術轉變為新的技術，由於在同一面積上以新機械和人造肥料以及家畜的增加或改善等的形態所投下的追加資本等事所決定的。

至於依據農場生產物價值的大小為標準的分類，是把那和農場的土地面積相分離而依同一生產額為實際區別的經營類集為一的。於是在小面積土地上進行高度集約的經營，與在大面積土地上進行比較粗放的經營，是被類集於同一部類的，因為這兩種經營，無論在生產的規模上與在工錢勞動使用的程度上，實際上都不失為大規模的經營。

反之，依據土地面積的分類，只要是面積相近似，大經營與小經營，都歸到同

一的部類。即是把生產規模全然不同的經營，例如以自己勞動爲主的經營，與以工錢勞動爲主的經營，都歸到同一的部類。照這樣，在根本上就錯了，在這里，變更事實真相的——這是資產階級引爲快意的——圖式，鈍化那資本主義之下的階級矛盾的圖式，就發生出來，在這里，那同等的虛妄同等的取悅於資產階級小農地位的粉飾，那資本主義的辯護，就發生出來了。

實際上，資本主義根本的主要的傾向，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在於大經營驅逐小經營一點。但是這種「驅逐」却不可單解做是迅速的掠奪的意思。連貫了數年或數十年的零落，小農民經營條件的惡化，亦是屬於這種驅逐。這種經營條件的惡化，又表現在小農民極端的勞動中，在食料品質的惡劣中，在借金的重負中，在家畜飼料及一般給養的惡化中，在土地的取得與耕作及肥料等條件的惡化中，在經營技術的停滯等事之中。科學的研究者之任務，如果不想粉飾零落而被摧殘的小農民地位而有意或無意地想博得資產階級的歡心，那末，他的任務，首先就

要努力去正確地決定這種決非單純又非同一的零落徵候，其次，就要解剖並闡明這些徵候，儘可能地調查那所及的範圍，調查那因時代而異的形態。但是對於這樣重要的方面，近代的經濟學者及統計學者，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8)

列寧最後的結論如次

『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及這些法則所表現的各種形態，依照合衆國的實例，是最便於研究的。這種研究就達到可以在下述簡單命題中得到的結論。

農業與工業相比，手的勞動超過機械的勞動。但是機械提高經營的技術，使經營更加大規模地轉化為資本主義，而且正確地使經營增加。在現代的農業上，機械是被使用於資本主義的方面的。

農業的資本主義，其主要的徵候及指標，是工錢勞動。我們在美國一切的地方，在一切農業經營的部門，可以看到機械使用的擴大與工錢勞動的發達。工錢勞動者數量的增加，超過該國農業人口及總人口的增加，農民數目的增加，却不及農

村人口的增加。階級的矛盾，日益增大而且尖銳化。

在農業方面，大生產驅逐小生產的事實，也在顯現着。關於農場一切的財產的一九〇〇年及一九一〇年的資料的比較，就完全證明着這種事實。

但是研究一九一〇年美國統計的人們——與在歐洲差不多一切國家——同樣除掉以土地面積的大小，為經營的分類以外，沒有一點進步，所以這種驅逐的事實，被蒙混了，小農民的狀態，被粉飾了。農業集約化的進展，愈加廣泛迅速，這種蒙混與粉飾的程度就愈加厲害。

資本主義的生長，不僅在粗放的農業地方以大面積進行大經營的方法中，顯現出來，就是在集約的農業地方以較小面積經營的生產規模實行較大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的路程中，也顯現出來。

總而言之，大經營上生產的集中，事實上，比較普通以土地面積的大小，為種種形態的分類所搜集的資料，更加厲害；小生產的驅逐，在事實上，比較這種資料

所表示的，更加廣汎而深刻。

小生產的掠奪，正在進行着。最近十年間，在農民總數中，土地所有者的比例，確實減少了。農民總數的增加，亦趕不上一般人口的增加。……

拿同一時代的工業和農業的資料來比較，從全體看來，後者是非常落後，雖然如此，在兩者方面，都表示進化的法則——大生產驅逐小生產，——顯然是同樣地顯現着」(9)。

列寧以美國的農業統計為基礎，依合理的研究，把那成為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核心的大經營驅逐小經營、農業的商品生產、資本家生產的發達、農村人口階級分化的過程，都加 證明了。

第三節 列寧的農業政策

如上所述，列寧在擁護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方面，已有了顯著的成績，但他

更加努力的地方，還是在政策方面。因為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的破局，使他成為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者，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政策的實際試驗者。列甯很勇敢地負擔這種歷史從所未有的使命。在他的名著國家與革命裏面說，『參加革命的經驗，較之敘述革命更加愉快而有益』。(10)

在勞農革命的時候，農業問題，特別是農民問題，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因為像俄羅斯那樣的農業國家，如果得不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就很難取得政權，至於講到還要維持已取得的政權，那是更加不可能了。並且農民羣衆，在意識上，在組織上，都是很落後的，但不能不領導他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正如伐爾加 (Varga) 所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困難的問題，是農業問題』。無論何人，一想到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便覺得其言之親切。

列甯對於這個困難問題，到底是怎樣應付的呢？不待說，在他的胸中，是很堅決的把握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農業及農民政策的，但是這種政策，原是一種政策大

綱的指南，應用到實際方面時，對於當時實際情形，不可不詳細考慮，換句話說，即必須貫串當時的實際狀況，把馬克思主義復活起來。這正是列甯的苦心，亦是他的真骨格。然則列甯到底怎樣去實踐這種政策呢？說到這里，我就想到拉狄克（Радик）在共產黨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所起草的列甯論了，其中有一節這樣說，「當列甯決定在卜列斯里托夫斯基（Брест-Литовски）媾和之際，看到農民在戰爭中是占着極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心中，想起一個里亞桑（Рязань）州的農夫就注意地去處理一切事情。列甯現在也是採取同一的態度，現在正是由內亂時期轉變到經濟改造時期，要成就經濟改造的事業，是要勞動者來負擔這種責任，於是設身處地，恍惚自己是一個這樣的勞動者，以考慮一切的事情」。列甯這種態度，不是暗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統一的真相嗎？換句話說，列甯的政策，不是機械地應用馬克思主義，而是要經過為社會進化歷史的負擔者民衆的意志與要求，使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能夠具體化。列甯對於農業政策的問題，首先是注意到農民政策的問題。

怎樣去獲得、組織、並指導那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民呢。這是一個先決的問題。關於其餘一派的農業政策的問題，可以說都是附屬的問題。這裏首先來概觀列甯的農民政策，並關聯于這個政策具體化過程而論到土地政策及農業經營政策。(11)關於列甯的農民政策，可參照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

(1) 農民政策

列甯對於農業人口的階級構成，有如次的分析：一、農業無產階級，二、半無產階級或零細農民，三、小農階級，四、中農階級，五、大農階級，六、地主階級（關於這點，詳述在次章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列甯對於這些階級，採取了什麼政策呢？

照馬克思主義者列甯的見解，『集團的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敵人，集團的無產階級，是社會主義的友人』。這種見解，不待說，完全可以適用於農村。他對

於爲農業資產階級的地主階級及其他剝削階級，與對於工商資產階級一樣，是要徹底消滅的，其手段亦只有完全的革命一途。反之，農業無產階級，是農村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因此，他對這階級的政策，是要使其與都市的無產階級，緊切的提攜，親密的結合。

其餘的，是所謂農民階級。列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俄維斯共產黨第八回大會席上的演說中，引用恩格斯的話說：「對於大農，也沒有使用強制手段的必
要，這是可能的。但是依強制以壓迫中農這個問題，我們到底想到過沒有呢？這種事情，合理的社會主義者，沒有一人曾經想過。至於小農，不待說，是我們的友人」。以後他再加以說明；「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農業問題列爲大會議事日程的時候即他死的前一年的意見，這種意見，我們常常忽略過去，但這確實是指出在理論上一致的真理」。這樣看來，很明顯的，列甯是完全繼承恩格斯的見解，對於大農階級，不採用與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同樣徹底的政策，僅僅「抑制大農階級的反

抗，鎮壓他們的反革命傾向」。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當初，以他們為正面的敵人，是沒有利益的。但是他們多半是具有剝削階級的實質，那剝削的要素，畢竟是不能不滅絕的。事實上，俄維斯在十一月革命之後，農民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全體，雖是團結一致，掃除大地主階級，但是達到這種目的以後，運動就進到第二階段，一九一八年夏秋之頃，就開始農業無產階級及貧農階級對於富裕的大農階級的鬥爭，這是當然的事情。一九二〇年，在共產國際第二回大會通過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是列甯起草的，其中，指出大農階級是『無產階級決定的敵人』。不待說，這種政策的變遷，要不外是適應時局的變遷。其次，小農階級是近於半無產階級，大體上說來，是社會主義的友人，列甯的政策，是在於喚起小農階級的階級意識，使其與純粹的農業無產階級及都市勞動階級，互相提攜，進而使其參加社會主義的鬥爭與建設。貧民委員會的構成，是其主要的具體政策之一。

最成問題的，是中農階級。據列甯的見解，中農階級是『動搖不定的，一方面

是有產者，他方面又是勞動者。這種階級是不剝削勞動階級的。他們亘數十年之久，都不得不以非常的努力，去維持他們的地位。並且他們自己經驗過地主與資本家的剝削，備嘗一切的痛苦。但是不管這樣……他們還是有產者』。中農階級有這樣的地位與特質，列甯對於他們的政策，想依照恩格斯的方針，現實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政策，是極有興味的問題。

像俄羅斯那樣的國家，中農階級是很多的，中農的向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與以決定的影響，其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當初，不待說，都市的無產階級與軍隊的糧食，是最迫切的需要，在這種時候，如果中農階級一致起來反抗，都市的糧食問題，即刻瀕於危險。加之，在政治方面，如果他們加擔到反革命方面，無產階級的新政府，就不能不陷於很大的苦境。因此，中農階級至少要使其站在中立地位，這是絕對必要的。從他們的經濟地位講來，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但是他們富於保守性，在長久的期間中，是擁護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種根

深蒂固的因襲，很難一時剷除盡淨。

中農的問題，是這樣重大而且複雜。列甯對於他們的政策，始終是妥協政策，是非強制主義的中立政策。他說：『我們對於資產階級與中農階級的態度，不同的地方，一方面，是宣言對於資產階級完全的消滅，他方面，對於中農——只要他們不是剝削者——承認與之提攜結合。：：在後者一方面，強制是沒有一點用處。對於中農的強制手段，只有惹起很大的禍害。：：這里成爲必要的，是繼續的教育事業』。即儘可能地爲他們改良農具，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以表示社會主義決不是他們的敵人，他們並不因資本主義的消滅，而有所失，反而有所得。對於富于保守性的，沒有加入到社會主義方面希望的人們，照列甯的見解，也只有施行繼續的教育事業。這里所謂教育事業，不只是理論與演說，而是農業公社及合作經營的創設與獎勵。對於中農，不要依強制或暴力，使其加入，只要舉出實例，使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經營方法，遠不及農業公社經營之有利益，他們就會自動的來參

加，這種方法，不待說，是要經過很長久的期間。『只要我們採用正確的政策，毫無疑義地可以阻止他們的躊躇與動搖，中農畢竟是要與我們結合的』，這是列甯所確信的地方。

如上所述，列甯對於中農政策，是絕對排斥強制政策。他再三說：『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使用暴力與強制，本質上就決是一無所成，這是一個真理，決不可背此而馳的』，『如果使用暴力，就會把一切的事情，根本破壞』。他用這些話去警戒急於事功的共產黨員。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不是空想主義者的列甯，常常只對於能夠完成的事情去竭力做去的列甯，馬克思主義者的列甯活躍的面貌。

(2) 土地政策

土地問題的解決，是俄羅斯農民多年的翹望，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列甯早已看到這點，曾經說過：『工農革命政府，首先必須解決農業問題。要使貧農羣衆安

靜而滿足，其關鍵就在此』。所以獲得政權以後，他立即接受農民的希望與要求，以解決土地問題，這實在是工農革命得到第一步成功的原因。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即獲得政權第二日，勞農政府頒布有益的『土地布告』，以表明關於土地問題的根本政策，這布告是以列甯所起草的原文為基礎，制定出來的。

『土地布告』之第一條及第二條如次。

『無賠償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地主的所有地和皇室、僧院、教會的所有地，以及一切家畜器具、房室，一切附屬物，在憲法會議召集以前，由鄉村農業委員會及農民代表縣蘇維埃管理之』。

但本項沒有講到的土地，即『不沒收農民及服務於兵役的哥薩克人的土地』，規定在這布告第五條裏面。

列甯在這種處所，不適用社會主義一般的原則，所有地的沒收，僅限於地主，

不及於農民，這就是列甯具體地適用農民政策的地方。一般的農民，原來爲頑固的土地私有慾所拘束，如果對於他們，採取沒收的鉄腕，我們不僅逼迫他們走到反革命陣營去，並且使他們投到擾亂與動搖的漩渦中，這是農業大生產重大的障礙。在這種處所，適用一般的原則，不徒無益，反爲有害。

因此，成爲實際政策的問題而極重要的，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沒收究竟要達到什麼範圍？私有地移歸公有，究竟要達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不待說，是要看當時國家所有地的分配狀況以及農業階級因此而發生的分裂狀態爲標準來決定，在一般的情形，地主及其他大所有地，對於一國土地的總面積，所占的部分愈大，農業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數量愈多，大地主與農業無產階級的對立關係愈尖銳，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的基礎，愈加鞏固，那末，沒收的範圍，自然可以深入而且廣大，反之，所有地的分配狀況愈平均，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數量愈稀少，階級對立關係的發展愈遲緩，一切的事情，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愈不利，那末，沒收的

時候，愈加要考慮慎重。馬克思主義的農民政策，在原則上，對於農民，特別是小農階級的所有地的沒收，是除外的，列甯不過把這個原則，應用到實際方面罷了。

但是一般終極的原則讓步，當然不是原則的放棄。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關於土地社會化的布告』，對於『土地布告』所承認的農民私有權的除外，至少在形式上，是取消了。這布告之第一條及第二條如左。

『永遠廢除在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地下埋藏物、河川、森林及對於自然力一切的所有權』。

『自後土地無賠償地（直接或間接）概歸勞動民衆使用』。

一方面，以法律決定廢除一般的土地私有權，以實現社會主義綱領的根本要求，他方面，依地主階級的掃除而歸於社會所有的土地，首先移轉到以自己的勞動，耕作土地的農民階級之手，以適合農民群衆的要求。結果，沒收的農場，其中百分之八十六，是交給勞苦農民；百分之十一，以蘇維埃農場的形態，歸於國家；

百分之三，歸於農業合作社，農業公社等。從一九一七年起，到二〇年止，農民保有的土地，在歐俄方面，由全耕地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六。在烏克蘭方面由百分之五五·五增加到百分之九六。交給農民的土地，除西伯利亞以外，約值五億盧布。同時，他們又得到價值三億一千萬盧布的牧場。此外除烏克蘭及高加索以外的歐俄，農民由一億五千萬盧布的抵當借款及每年支付二億盧布的地租，解放出來。農民羣衆狂熱歡迎列寧與工農政府，決不是偶然的。

但是這樣斷行土地的分配，縱令不是歸於農民的所有，僅委任以使用權，但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見地來說，決不是一種好現象。只是迫於俄羅斯實際的情形與必要，不得已而出此，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工農政權，才能維持這種政權，在這意義上，正如馬爾索尼所說，這是『在俄羅斯不能不認識而且不能不實施的自然法則』。列寧也曾說過，『單就以均分土地使用爲主眼的土地社會化布告來說，這種理想，的確不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理想，因此，我們雖是不贊成這種標語，但是這

種要求，既是農民羣衆的要求，那末，實行這種要求，是我們的義務，這樣的要
求，是不應廢棄或迴避。我們布爾什維克不可不誘導農民，使其埋葬小資產階級的
標語，儘可能地迅速而且容易地移到社會主義的標語』。

然則列甯到底採用怎樣政策，誘導農民經營到社會主義方面呢？於此，我們便
要研究列甯的農業經營政策。

(3) 農業經營政策

以列甯爲首領的工農政府，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發布了『關於土地的社
會主義組織的規定』，其中心的目的，說明如次。『打破人對人的一切剝削，組織
農業於社會主義基礎之上，應用一切進步的科學及技術，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
勞動羣衆；因爲對於資本的鬥爭，要使都市勞動者與農村貧民，互相結合，就必須
由個人利用土地的形態推進到共同的形態。蘇維埃農場、農業共產社、進行共同的

耕作、以及其他一切共同的土地利用形態，都是達到這目的的最善的手段。因此，一切種類的個人利用土地的形態，要看做是一時的陳腐的東西』。

如上所述，列甯農業經營政策的大綱，大概可以知道了。然則其中所述的各個共同的農業經營形態，到底是怎樣的呢？

首先來說蘇維埃農場罷。蘇維埃農場，是在被沒收的地主的大所有地之上，由蘇維埃政府自己或公共團體，直接來經營管理，是一種最完全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大經營。在這裏，應用最高度的近代科學及技術，設置附屬的農事試驗所、農業用工廠、農業學校、博物館等，以圖農業生產力最大可能的發展。在這裏勞動的，有長年工、日傭工、季節工，均隸屬於牠，其生產物，不僅滿足在那裏勞動的無產階級的需要，並且經過政府的分配機關，以供給都市及軍隊的糧食需要。這樣看來，蘇維埃農場，是最進步的最典型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經營形態，同時，牠的發達，是促進無產階級的發達，因此，社會主義，在農村裏面，可以得到確實而強固的基礎。

加之，蘇維埃農場，其組織，活動，及管理，亦使都市的無產階級參加，因此，可以得到都市田園間緊切的連絡結合。如此，只有蘇維埃農場，對於農村社會主義的到來與發達，負有爲其真實基礎的使命。

其次，農業公社是以共同的大經營爲目的的農民自由團體，把各個農民的土地，併合起來，成爲共同地，農業用的機械及工具是共有的，家畜亦是共有的，耕作勞動當然也是共同進行的。

列甯誘導農民，特別是中農階級進到社會主義的手段而加以獎勵的，就是這種農業公社。在這時候，不強制農民，使他們創設及加入這種團體，而採取一種方針，使他們以自由的意志去自發地組織這種團體，這是前面已講過的。但是一般農民，是保守的，非等到他們確信農業公社之有利益，是很難使其投到這方面來，其發達勢必遲緩。加之，農業公社，從其本質的組織來說，比較社會一般的利益，首先注重屬於團體的農民的利益，在這意義上，便容易流於利己的傾向，因此，農業

公社的發達，不一定就是共產主義的發達，牠雖可以為共產主義的補助機關，但沒有為共產主義的基礎之效用。不過牠是一種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經營形態，能夠領導幾百萬的農民集團，慢慢地走向真正社會主義之王國，因此，這種過渡階段的農業公社，亦很有重要的意義。

關於這點，列寧在「農業公社及農業「亞爾特爾」(Artel)第一回大會」的演說如次。

「農業公社這個名稱，是與共產主義的概念結合的一個偉大的名稱。如果公社實際能夠表示這種團體能努力改善農民經濟，那就毫無疑義地可以增高共產主義者及其黨的聲望。可是公社不僅惹起農民階級拒絕的態度，並且「公社」的語句，往往有時成為對於共產主義鬥爭的標語。這種事實，不僅限於強制農民加入公社這樣愚笨的情形，才是這樣。這樣愚笨的方法，無論是誰，都是很注目的，蘇維埃政府方面，早以此為誠，現在雖還有這種強制的辦法，可是稀少得很了，我希望本大會

有所貢獻，要使這種惡習，在蘇維埃共和國裏面，消滅到沒有一點痕跡，使農民對於強制加入公社的舊觀念，在事實上，得不到一個證明。

但是假如我們即令能夠除去這種舊缺點，克服這種舊惡習，這也只是我們應做的事情中單單的一小部分。國家對於公社還有給以援助的必要，如果我們對於土地集合耕作的制度，而不與以國家的援助，那我們就或許會變成不是共產主義者，或許成爲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信仰者。這是我們不可不實行的任務，這種任務，與其餘一切的任務，是一致的，是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們早已知道這種合作社、「亞爾特爾」，以及集合的組織，是一種新的事業，假如得不到掌握政權的勞動者方面的援助，就不能建立基礎。因爲要建立這些事業的基礎，國家是與以財政或其他的援助的，萬不可因此而惹引農民的嘲笑。我們常常要注意，不可使農民有所藉口地去指摘公社、「亞爾特爾」，合作社的社員，是國家財庫的寄生蟲，而說他們和別的農民不同的地方，僅僅他們得到特權罷了。……這問題實際解

決的要諦是：我們不僅要避免這種危險，並且要發見使農民不致於這樣着想的手段，要用國家的權力，獎勵一切的公社和一切的「亞爾特爾」，使其對於農民，教以新的土地耕作方法，這不是以書籍或演說所能了事（這些事情是極容易），而是要在實際生活中，指出新的耕作方法是優於舊的，使農民能夠了解。這問題的難點，就在這裏。各個公社，各個「亞爾特爾」，實際上，到底優於其他一切舊式的經濟企業與否呢？勞動者的權力，在這點，對於農民，實際與以援助與否呢？我們只有憑乾燥的數字的材料，才能勉強得到判斷。……

……我確信現在數千公社及「亞爾特爾」的各個組織，在農民之間，是普及共產主義思想的栽培地，這些公社的各個組織，縱令現在還是微弱的一個小的萌芽，但如果得到諸君共同一致的援助，以實例證明這不是溫室的植物，而是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真實的自然的萌芽，我想是可能的。到這時，我們才能永遠克服黑暗、貧窮、與艱難，到這時，在我們前面，無論有怎樣的困難，我們也沒有退却之必

要』。(12)

最後講到農業合作社（是上述的列甯的演說中「亞爾特爾」之一種），這種農業合作社，是小農乃至中農，在相互扶助的精神與組織之下，以保持乃至改善經濟地位爲目的的團體。這種團體，如一般所知，有許多種類，例如販賣、購買、信用等的協合組織，這種組織，在共同組織之中，要算是社會主義的色彩最稀薄的，但可以做一個農民到公社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這種組織，是決不可輕視的。在俄羅斯，以生產物的共同販賣或必要的工具類的共同購入爲目的的農業合作社，原來是很多的，這些團體，因資本制度的崩壞，漸次失却其意義，以共同耕作爲目的的團體以及從事於生產物的共同加工的團體，主要的是得到蘇維埃政府的庇護。但是這個團體，其社員仍然是獨立的維持其個人的經營，與社會主義的經營，相距太遠，對於農業的社會化，只有補助的意義。

列甯對於這種農業合作社，與對於公社一樣，亦加以獎勵，這是由前面所引用

的列甯的演說看來，就可以明白，自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俄羅斯一般的合作社，就有根本的意義了。關於這點，列甯在一九二三年，做一篇合作社論，與以詳細的解釋，其中有一段如次。

「現在，十月革命以來，不管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在這點，恰恰相反，恐怕不能不說是正因為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結果），我國的合作社，却有異常重要的意義。……

以前合作社論者的夢，完全是一種空想，其空想往往至於滑稽的程度。但是他們的空想在那裏呢？這是由於他們完全不理解勞動階級為壓服剝削者的政治鬥爭之基本的，原因的意義。在我國，這種壓服，既已完成，在以前合作社論者的夢中，以為是空想的，甚至以為是浪漫的，愚劣的許多事實，現在已成為真實的，現實的事實了。

現在我國在實際上，國權已歸到勞動階級的手中，一切的生產手段，已收為國

有，但是促進人民組織合作社的任務，依然存在。只有組織人民於合作社到最大限度的時候，爲確信階級鬥爭卽爲獲得政治的權力而鬥爭的必要不可缺少的人們所嘲笑所侮蔑所輕視的社會主義，自然可以到達的。我敢說，一切的黨員，對於組織俄羅斯於合作社這件事，在我國看來，究有怎樣偉大而廣汎的意義，還沒有充分的自覺。由于採用新經濟政策，我們對於那爲商人的農民卽私的商業，已爲原則的讓步，正因爲如此，合作社便發生偉大的意義（與普通一般的見解正相反）。無論在深刻與普遍的兩方面，組織人民於擴大的合作社一事，在根本上說來，是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支配之下所必要的全部。因爲我們現在發見了把以前許多的社會主義者以爲障礙的私的利益，私的商業利益，結合起來，由國家的監督與管理，使其隸屬於一般利益之下的階段了。事實上，握着一切重要生產手段的國家、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國權、無產階級與幾百萬的小農及極小農的結合，以及保障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指導作用等等保證，到底是不是以合作社——卽以前我們說牠是小販商，在

新經濟政策施行中的現在，到某種程度，還有這種權利的合作社——其基礎，作為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所必要的全部呢？這當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建設，不過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所必要的充分的全部。

這種事情，許多實際活動的黨員，還沒有充分的估價。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輕視合作社制度；第一，在原則的關係上（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在國家的手中），第二，儘可能的以簡單而且容易接近農民的方法轉移到新秩序的意義上，這種合作社究有怎樣獨佔的重大性，他們還沒有理會到。

「我們目前有兩個偉大的，劃時代的任務。第一種任務，我們要完全改造由舊時代繼承的沒有價值的裝置。第二種任務，是農民階級間的文化事業。農民階級間的文化事業，在經濟的目的上，正要依合作社運動來實行。如果我們已經能夠使人民完全參加合作社組織，那末，我們或許已經很穩當的站在社會主義的地盤上了。但是完全的合作社化這種條件，是以農民階級（特別是有廣大群眾的農民階級）的

文化階段爲前提，這種合作社化，如果沒有文化革命，是不可能的。

「現在只要我們能進行文化革命，就能夠達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文化革命，對於純文化的種類（這因爲我們是文盲者），與物質的種類（因爲要謀文化的生存，必須物質的生產手段，有一定的發達，有一定物質的基礎），必要有空前的努力」。(13)

以上是列甯的農業經營政策之具體的形態之主要部分，列甯一方面獎勵這種形態，以進行爲其理想的農業社會化的準備，同時又注意於舊來的小農經營的保護與改善，這是不可輕輕看過的。列甯豫料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小農還有長久存在的可能，因此，爲增加其生產力起見，遂講求種種政策；即改良種子及人造肥料，以供給農民；普及科學上的知識；給農民以科學的助言及援助；在地方蘇維埃修繕工廠改良農民所用之農具等，這些都是主要的東西。這些政策，一方面固然以增加農民生產力爲目的，同時，也是使一般農民，特別是小農爲社會主義的友人極有效的

手段，因為這些政策，可以使他們體驗他們不僅不受到社會主義的損失，反而得到利益。

列甯這樣採用援助小農的政策，當然不是獎勵小農經營形態的意思。他當然是確信小農經營與近代的科學及技術，距離太遠，是不生產的東西。因此，無論怎樣採用援助他們的政策，一定不致使他們有大的跋扈。結局，他們看到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確立在農業方面，同時，看到大生產的利益，早晚會放棄他們舊的經營形態，而投到公社及其他新的社會主義的經營形態，這是列甯所期待的。

道途雖遠，不可性燥，這是列甯的苦心。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俄維斯共產黨第十回大會的報告中，發表當時感想如次。

『共產主義者如果以為小農經營經濟的基礎，經濟的根基，在三年之內可以滅絕，他的確是空想家了。這樣的人，在我們中間，不知道有多少，這是沒有隱諱的必要的。但是這樣的人，不見得是怎樣壞的。在這樣的國家，假如沒有空想家，怎

樣能開始社會革命呢？實踐告訴我們，在土地共同經營的領域內，種種的經驗與嘗試，能演出怎樣偉大的作用。——但是同時，事實又告訴我們，有一種人，以最善的目的與願望，到農村方面去，不懂一點經營的方法，而想在那里創設公社或共同的形態時，那樣的經驗，也演出了消極的作用。……關於小土地所有者的問題，以及他們健全的心理問題，只有依物質的要素，才能夠解決。只有依靠技術，只有依靠大規模的應用耕地機或機械於農業，只有依靠廣泛的進行電氣化，才能夠解決。只有這樣，才能使小有產者根本的迅速的轉變。

但是諸君很知道的，製造耕地機或機械以及在非常廣大的土地上進行電氣化——，無論怎樣，都需要十年的工夫』。

- (1) Martinow 著，高山洋吉譯『列寧與農業問題』，一頁。
- (2) 列寧著，直井武夫譯，『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6頁
- (3) N. Luvin, Die Agrarfrage in Russland in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1920, S. 71.

- (4) 『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147頁。
- (5) 全上 181—185頁。
- (6) 全上 197—200頁。
- (7) 全上 191—194及200—202頁。
- (8) 全上 206—208頁。
- (9) 全上 271—274頁。
- (10) N.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1918. S. 115.
- (11) 以下的敘述，大體是根據列寧著的『Bolsheviki的農業政策論』，『共產黨對於中農階級的關係』及『俄羅斯農業革命』三輯。
- (12) N. Lenin Uber des Genossenschaftswesen, 1925 S. 76—77, 81,
- (13) Lenin, *ibid.*, S. 98—99, 103。

第六章 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

『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1)，這句話的意思。從政策方面來說，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進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爲適應這種迫切的現狀起見，由比較原理的馬克思主義，進展到比較具體的實踐的列甯主義。這里所講的農民問題，我們也看出一個顯著的例證。如伐爾加說，『爲對付支配階級的鬥爭，創造勞苦農民與勞動階級的結合一事，是列甯主義的一個基柱』(2)。其實這種工農結合的政策與戰術，並不是由列甯創造的，在原則方面，早已爲馬克思及恩格斯所提倡所確立了。不過這種原則，中途爲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壅蔽，能夠很明顯的把牠表彰出來，更加以具體實踐的規定，把馬克思恩格斯所創造的原則方針，活用表現

實方面，在這一點，要算是列甯在歷史上赫赫的功績。如此，爲列甯主義所指導的共產國際農民政策，畢竟不外是馬克思恩格斯農民政策的延長、發展、與具體化。然則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問題指導的原理，共產國際是怎樣把牠具體規定的呢？研究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其意義與興味，卽在於此。

第二節 共產國際與農民問題

共產國際在大會及擴大執行委員會，每每論到農業問題。

第一回討論到農業問題，是在一九二〇年夏天第二回大會，這大會在列甯指導之下，以列甯的草案爲基礎，通過了『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3) 這決議確定了共產國際關於農民政策的指導原理，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其內容下面還須詳細研究，這里就那主要的部分簡單說來，不外以爲農民階級，決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事實上，與大地主有共同利害的，只有大農階級，中農階級當支配階級與無產階級

鬥爭之際，在其利害關係上，至少不得不中立，至於大多數勞苦農民（小農、零細農、貧農），是站在無產階級的陣營的，共產國際以這種認識為基礎，確立了農民政策。以後共產國際討論農業問題的時候，都是以這決議為基礎。

第二回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第四回大會時討論的。在這次大會，關於農業問題的討論，在原則上，和上述的決議，當然沒有什麼出入，但在政治方面，顧慮到世界革命浪潮趨於低落的事實，特別討論了在無產階級專政前期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綱領的要點，不外：為要獲得農民羣衆，不可不尊重他們現實的要求而常常支持牠，為牠而活動，以證明在資本主義時代對於支配階級，能夠真正代表勞苦農民利益的，只有我黨；同時，要指明事實給農民階級看，使他們知道在資本主義之下，他們的要求，因為與支配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是決不能貫徹的，藉此，以誘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這是綱領的決定。

第三回，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擴大執行委員會時討論的，這時，為謀工農兩

者鬥爭的結合，成爲具體化，把工農政府的標語，代替工人政府的標語。

第四回，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五回大會時討論的，這時，農民問題，特別與農業恐慌問題相關聯，有詳細的討論，決定各國共產黨，一定要幫助勞苦農民，使他們從大地主及大農階級的精神及組織的影響，解放出來。

第五回，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天擴大執行委員會時討論的，在這時，對於農業及農民問題，再加以詳細而有組織的討論，以布哈林的草案爲基礎，可決了「關於農民問題的綱領」(4)。這個綱領的重要點，首先服膺於列寧的教訓——即所謂在鬥爭中發生的過失，大抵是由於把在某一時期本是妥當的標語及方針機械地應用於其他時期的教訓——，不僅因時代的區別，明示問題的要諦的所在，並且特別確定了農民運動的策略。

其中最重要的，不待說，是第二回大會及第五回擴大執行委員會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及「關於農民問題論綱」這兩者。前者主要的是關於原則方面，後者

是其補遺及應用方面。我們把這兩者作爲互相補充的統一的東西而綜合觀察，在大體上就可以了解共產國際農民政策的全面。因此，這裏首先研究前者，再說到後者。

第三節 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共產國際確立農業問題原則的方針，其內容分述於下。

(1) 解放運動的第一原理

這決議劈頭就規定解放運動的原理說：只有共產黨所指導的都市的及工業的無產階級，才能從資本與大土地的羈絆，解放農村的勞苦群衆，並防止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時往往不可避免的破滅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如果工業勞動者的運動，只限於基爾特的，勞動貴族的利害關係之範圍內，得意揚揚地努力於小資產階級地位的改善，那末，從資本與戰爭的羈絆解放人類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無產階級只有成爲一切勞苦者及被剝削者的前衛，成爲對於剝削者鬥爭的指導者而行動的時候，才

能成爲真正革命的，真正社會主義的行動的階級。如果不發展農村的階級鬥爭，不以都市的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爲中心去集合農村的勞苦羣衆，不以都市的無產階級來教育農村無產階級，這種任務，亦是不能完成的。

以上所介紹的，是「決議」第一項的要點，這里所規定的解放運動第一原理，不過是把馬克思，恩格斯以來的信條——即在由共產主義所指導的工業無產階級的霸權之下，動員都市及農村勞動階級全體，進行對於剝削階級鬥爭的信條——從新確定起來罷了。

然則適用這種原則的規定，究竟怎樣？「決議」第二項以下的全部，不待說，都是講到這點。

(2) 農業階級構成的分析與對於各階層政策的根本方針

「決議」第二項至第六項，分析農業人口的階級構成，並規定對於各階層所

應採取的政策，以構成本決議的中心部分。

都市無產階級可以誘導加入鬥爭的，並且可以成爲自己友人的農村勞苦及被剝削的羣衆，有次述三者：

(一) 農業無產階級。即從事於農業企業及與此相結合的工業企業的工錢勞動，藉以維持其生計的工錢勞動者（季節工，外出工，日工）。對於這階級主要的任務，是要造成這個和其餘農民集團分離了的階級之獨立的組織（政治的，軍事的，工會，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並且在這階級間，進行活潑的宣傳及鼓勵，使擁護蘇維埃政權及無產階級專政。

(二) 半無產階級或零細農。就是他們生計的一部分，靠農業上工業上或資本家的企業上的工錢勞動來維持，另一部分靠耕作自己所有的，或佃租地主的一塊小土地——只能得到家族所必要的食料的一部分——所得的收穫來維持的人們。這階級的地位，非常困難，蘇維埃政權及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他們所給與的利益大，而且

立即見效，革命的工作，只要正常的組織起來，就確實可以得到他們的擁護。

在許多國家中，上述的兩個階層，不能嚴密的劃分，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他們可以為共同的組織。

(三) 小農。即是小土地所有者或佃戶，不雇傭他人的勞動力而恰恰可以滿足家族及經營的必要的農業者。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以後，即刻可以供給他們以下列各種利益，(A)免除對地主的交租，(B)免除抵押負擔及購入金，(C)由大地主種種形態的束縛及隸屬解放他們（森林及牧場的利用等），(D)憑藉無產階級國家的權力，即刻與他們以經濟的援助（無產階級沒收大資本家經營地的農具及土地的一部分，有利用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下的消費合作社及農業協同團體等，是幫助富裕有力的農民組織，這些組織，可即時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改組為幫助無產階級及小農的組織。）

同時，這階層雖在極少的程度，然因其為食料品的賣主關係上，以及忤於商

業及所有的習慣，在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期間，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繼續期間，他們想得到商業的自由及私有物的自由處分權，至少有一部分要動搖的，這一點，本黨不可不知道。但是只要採取堅決的無產階級的政策，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只要決定地清算大地主及大農，這階層的動搖，當不至十分利害，並且小農的全體，不是無產階級變革的反對者，這種事實，亦不致有多少的變更。

上述的三階層合併起來，在一切的國家，是占農村人口的多數。因此。無產階級專政最後的成功，不僅對於都市，即對於農村，也可以得到保證。

其次要說的農民階級，

(四)是中農階級。所謂中農階級，在經濟的意義上來說，他們在資本主義之下，普通不僅是維持家族及經營，並且至少在豐收年成，是可以蓄積一小部分轉化為資本的剩餘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農，他們又是常常雇傭他人的勞動力的小農業者。無產階級對於這階層的政策，是採取中立政策，他們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或在無

產階級專政的初期，是不能幫助無產階級的，所以對於他們的任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之際，要使他們能守中立，不積極的援助後者。這階層搖動的態度，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在新時代的當初，他們主要的潮流，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各國，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傾向，因為他們的世界觀及感情，主要的是私的資本家的傾向，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可依據撤廢佃租及抵押負債、供給機械、農業經營應用電力等事、以改善他們的狀態。無產階級國家，將為這個階級撤去由私有財產所生的一切的義務。無論在什麼情形，無產階級的權力，對於中小農階層，不僅可以保證他們的土地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並且可以保證他們可以照着從來佃耕着的全地面擴大其面積（因佃租的撤廢）。

一方面，對於資產階級，進行毫不假借的革命，他方面，對付中農，採取妥協的政策，中立政策的成功，固然是無疑義的。但是要使他們移轉到共同農業經營，却要很慎重地而且緩慢地依靠實例的力量，依靠機械的供給和採用改良的技術（電

化)不需絲毫的強勉，才能達到這種目的。

最後要說的農民階級，

(五)是大農階級。大農普通是雇傭多少工錢勞動者以經營農業的資本家式的企業家。只因爲他們文化的低落，生活的簡單，以及他們對於經營參加肉體勞動的關係，所以仍屬於農民階級。

大農在資產階級的階層中是占最大多數的階層，是無產階級直接的而且決定的敵人。因此，農村中革命活動的主要目標，要由這種剝削者之精神的及政治的影響，解放勞苦及被剝削的農民群衆，以與這階層鬥爭。

在都市無產階級獲得勝利後，這階層每每得到機會，即起來反抗或怠工，這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爲鎮壓這種反抗起見，不可不即刻開始準備精神的及組織的力量。但是對於大農却不可即刻沒收他們的土地。因爲他們的經營之社會化所必要的物質的、技術的、社會的各種條件，還未具備。因此，對於大農的土地，一般是

採取放任主義，只有在他們起來反抗時，才加以沒收。

反之，無產階級必須即刻無條件地徹底地沒收其全土地的，是：

(六)大地主及直接或經過借地人以剝削工錢勞動者及周圍的小農(甚至於中農)階級的勞動力而自己不參加肉體勞動的人們。對於他們所沒收的土地，或是爲分配的宣傳，或甚至於實行分配，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都是不許可的，因爲在歐美今日狀態之下，如果這樣，是背叛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對於勞苦及被剝削羣衆，課以新的負擔的意義。「決議」並講到沒收土地的處分問題，及與此相關聯的農業經營政策，現在紹介如下。

(3) 沒收地處分策略及農業經營方針

共產國際認爲在進步的資本主義各國，以維持農業大經營，爲主要的方針，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農場的形式，進行指導，這是正當的。同時，對於共同經營(土地

合作社，公社）的構成，與以援助，也認為是適切的。

農業大經營的維持，最能保護以大經營的工錢勞動為維持生計的農業人口層的利益——即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及半無產階級的零細地所有者的利益。加之，大經營國有化的結果，關於糧食問題，至少可以使都市人口的一部分，由農民階級獨立起來。

在另一方面，中世紀賦役制度的殘渣，現尚成為特殊的剝削形態的地方，地役及分益佃耕的制度，現尚存在的地方，也要斟酌情形，以大農場地的一部分，交付農民。

在農業大經營不占重要地位而努力想得到土地的小農所有者有多數存在的各國及地域，大經營的維持，對於都市的糧食供給上，沒有特殊的意義，大地主所有地的分配，很明顯地是使農民階級成為無產階級的友人最確實的手段。無產階級的政權，只有使中農階級，能夠保持中立的態度，縱不能得到小農階級全部的擁護，而

能夠得到其大部分的擁護的時候，才能繼續的存在，因此，無產階級爲要達到成功，決不可因生產一時的退步，而有所退讓。但是在大地進行分配的地方，無論在什麼情形，都不可不首先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

無產階級政權確立以後，不僅僅在都市，就是在農村，也是一樣，不可不努力招致有重要經驗的，知識豐富的，及有組織能力的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在最信賴的共產主義的勞動者的特別監視與土地委員會的統治之下，使其創設農業社會主義的大經營。

其次，「決議」第七項第一款又說：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決定的勝利及永久的保證，要在無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打破剝削者一切的反抗，確立完全的支配與服從，並以科學的大經營與最近代技術的效果（全經營的電化）爲基礎而改建的時候，纔能開始。只有如此，都市對於殘餘的分散的農村人口，在技術方面，在社會方面，才能與以非常有效的援助，其結果，爲促進農業生產力及農業勞動爲大規模

的發展起見，才能造成物質的基礎。如此，小土地所有者，爲實例的力量與自己的利益所刺激，自然會移轉到使用機械而勞動的大共同經營。

決議第八項又說起那些因爲資本主義的原故在精神上還未發達的農村羣衆，渙散而被壓迫，往往處在半中世紀的隸屬狀態，對於這些羣衆，曾討論到怎樣組織並引導他們參加鬥爭的戰術，這里不說及了。

以上，『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的主要部分，我想大概是已經介紹了。其中應特別注意的，是農業階級構成的分析以及對於各階級的政策方針之原則的規定。現在我們可以進而研究『關於農民問題的論綱』是怎樣加以補充的。

第四節 「關於農民問題的論綱」

關於農民問題的論綱，是以前述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決議」爲基礎的。這個論綱的結論，劈頭就說得極明瞭。即是說：『在共產國際第二回大會，依照列甯同志

起草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指導原理，確定了「共產黨對於農民階級一般的方針」，：第二回大會的指導原理，即在今日，凡屬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切的黨，是都有實行的義務的根本原則」，然則在確立這個指導原理前項「決議」之上，何以還有制定這個「論綱」之必要呢？我以為，如讀者所知，因為這個「決議」，是專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見地，來討論農業問題，主要的是規定並宣言無產階級專政後，應採取的農民政策。然以後因現實狀態的變遷，與實際經驗的結果，共產國際感覺到有從全般歷史詳細來討論農業問題之必要。這種情形，從「論綱」的結論中一段看來，便可以知道。譬如說：「現在我們的問題決不是在於宣傳我們在獲得政權以後的政策，是在於依現實的經濟和政治標語的幫助，與農民階級以有效的影響，使其積極的參加鬥爭，我們對於這點，是不可不理解的」。並且戰後農民問題的重大化（其中殖民地問題已成爲具有世界規模的農民問題），與資本主義社會之不安定，於是各國的支配階級，資產階級，及大地主，都以種種的形式和方法，想去努力獲得農

民階級到他們自己的陣營。這樣看來，「現在的歷史的時期，正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相決戰，以圖獲得落後的無產階級的各層與廣泛的農民階級的各層的時期，下這樣的定義，是很正當的」。因批「對於農民及農業問題，現在比較以前，在理論上更加與以明白的解釋，在實際上更爲積極的活動，這是我黨將來的成功所必要而不可缺的條件」。

(1) 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關係

「論綱」第一節，首先根據「決議」上對於農業階級構成的分析闡明各個的農業階級與無產階級相互的利害關係，作爲對於各階級所應採取的政策之理論的基礎。

(一) 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階級之一，沒有生產手段，爲工錢而出賣勞動力，所以在許多處所，他們是團結在資本主義生產全構造之下。

從事勞動。因此，無產階級依其社會的生存條件（如他們的利害對於資產階級的利害之兩極的對立，私有財產之缺乏，勞動集團之性質，數量不斷的增加），成爲担任變革社會的階級。

（二）大農階級。使無產階級與大農階級的利害關係發生最深刻的分離之根本原因，是資本家所有的利害關係，即勞動力的賣主與買主，資本家與工錢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因此，大農階級在他們的運命上，是反無產階級勢力的預備軍，但是對於封建的土地所有，進行農業革命的各國，這階級也能夠反抗地主的。

（三）中農階級。使中農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利害發生分離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私有財產——即令這種財產主要的是用以使用自己的勞力的情形——的私的商品經濟之利害。穀物販賣者（農民）與穀物購買者（勞動者）的利害，在這根線上，發生內的分裂。但是中農階級，轉入資本家剝削過程中所生的其他許多的要因（高利貸、因工業托拉斯所施行的高價政策、租稅、帝國主義的國家機關之壓迫、戰爭

等），比較使中農與無產階級分離的原因，更加利害。因此，這階層，可以使其中立。並且在資本的壓迫特別利害的地方，或在牠和封建的壓迫相結合的地方，中農階級可以與無產階級相提攜。

（四）小農階級。小農階級與無產階級分離的要因，也是發生於私的商品利害關係。但在這種情形，分離要因與結合要因的比例，與中農階級的情形，全然不同，小農常常是穀物的購買者，即是工錢勞動者，被雇傭的事情，亦復不少。因此，其根本的利害關係，是在於與大資本的鬥爭。所以小農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友人，是他們的決定的提攜者。

（五）零細農民（原文是用了「有很少的所有地的農村人口」，其意義，與上面的「決議」所謂「零細農」相當）。零細農與無產階級的分離要因，是由於他們的私有財產發生的。但是這種分離要因，極其微弱，因兩者有共通密切的利害關係，完全被打消了。這階層，在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是全然隸屬於資本，

是被資本剝削的勞動者。因此，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友人，是無產階級的預備軍——形式上雖是隱蔽着。

（六）農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者是無產階級自身一部分。但在這階層，對於資本的鬥爭，往往有發生困難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客觀上，是由農業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分散狀態、與農村事情帶着強度的「家長的」性質兩事所決定的，這種特殊條件，使階級利害關係的認識，發生困難，使農業無產階級成爲勞動階級落後之層。不待說，無產階級黨的任務，首先要獲得這階層。

「論綱」還接着說：「無產階級對於小農階級的關係，甚至對於中農階級的關係（特別在農業國），總要是在提攜與指導的關係」，更進而論到這種特殊階級間關係的將來。

要之，關於各點，暫且不論，從全體看來的時候，農業階級構成的分析，與對於這種階級在原則上的政策方針，只有統一「決議」與「論綱」這兩部分，才可以

稱爲完璧無瑕。在這意義上，「論綱」對於「決議」，不能不說是極有益的補遺。

(2) 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農業問題（到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止）

「論綱」分爲：（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二）勞動階級奪取政權以前，（三）奪取政權以後的三個時期，來討論農業及農民政策。

在第一時期，即在無產階級還沒有獲到政權的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在資本主義各國，首先要打破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理論的偏見以及錯誤的見解。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而常常擁護在農業的大規模生產之技術的經濟的優越、積集及集中的法則、農民階級之階級的發展之必然性、以及農業生產的資本化。在這時的根本的見地，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將來的預料。馬克思主義者，首先必須打破所謂農業「非資本主義的發達」論，這種發達論是主張

農業與工業的發達，有完全不同的特殊發達過程。

在這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應採取的實際政策是：（一）在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已經大體解決的各國，如恩格斯所述，「斷然要獲得小農羣衆」；（二）在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成的各國，要保證封建的土地所有之完全的廢除，與農民所要求的土地之沒收。

（3） 勞動階級奪取政權前的農業問題

無產階級黨的任務，在前一個時期，因為要使階級鬥爭儘可能地得到充分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自由發達的障礙物，盡量的除去，以集中自己的階級力量，現在問題進展，政權的獲得，無產階級的專政，成爲問題的中心，同時，工農提攜的問題，亦成爲特別緊要的問題。

在進行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各國，不可不努力使那靠工錢勞動者耕作的大所有

地，變爲國營。但在時局迫于必要的情形，要毫不躊躇地分配大所有地一部分（其範圍的大小由各國的情形決定之）於小農甚至中農。因爲在許多國家裏面，如果沒有小農階級直接援助與中農階級確守中立，無產階級想獲得政權，是不可能。我們在消極方面，可以看到匈牙利、意大利、波蘭的經驗，在積極方面，可以看到俄羅斯的經驗。

（4） 政權獲得後的農民政策

無產階級黨取得政權後最重要的任務，是與農民階級的調和。我們要明白認識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因爲農民階級，占地球上人口的大多數，他們在生產上，依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只有無產階級的國家經濟政策，對於小生產者私經濟的動機，加以考慮，漸漸的團結有這種動機的小生產者，引導他們到完全的共同經營形態的時候，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調和，才有可能。

無產階級的國家及支配的無產階級黨，對於農民階級的分化過程，必須很注意的考察，並且要不斷的保證社會主義經濟要素的生長。就是說，對於各種共同化的形態，必須與以財政的援助，對於由資產階級的影響解放出來的合作社制度，必須用一切方法促進其生產。這樣去團結農業日傭勞動者、沒有土地的農民、以及中農的組織，作為從新發生的農民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及資本家的各層之對抗力，必須用一切方法去援助他們。

對於勞動階級與農民階級，或與其一定階層之經濟的提攜，必須根據工業上之積極的援助。於是工業對於農民階級，比較資本家的工業，要在更有利的程度，以促進生產力的發達。

勞動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相互關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是互相提攜的。所謂與農民階級的合作，決不是權力分割的意義。不過農民階級，現實的被引入到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隨着接受社會主義的變化，其最進步的要素必然被引導而參加

的國家機關的過程就會發生了。

我們還要明白認識這全部時期是以特殊的發達法則，為其特色的。換句話說，當特殊的發達順利進行的時候，階級的對立，雖說是在僅少的程度，到一定的時機，一定要再生產，社會主義的經濟要素，踏着進化的過程生長起來，無產階級的政策，不是在於社會全體的破壞，而是在於社會全體的保障。在這時候，敵對的資產階級的形態，漸次被驅逐了，小經營形態，一方面因為合作社制度的發達，他方面，因為一切共同的結合形態的長成，亦漸次變更其原來的形態。這種特殊的發達法則，在這時期，是構成我們全戰術的基礎。

這樣，運動的終極目標，是組織農業共同的大生產，除去都市與農村的對立，克服在資本主義下農業發達法則的落後狀態。



「論綱」曾再進而論到現在農業問題的狀態，詳細規定對於各種農民運動的政

策與戰術，藉以補充「決議」之不足，但本文是以研究共產國際關於農業一般的理論與政策為主要目的，對於這一部分，不及贅述。

- (1) J. Stalin, Probleme des Leninismus, 2 Aufl, 1927, S. 10.
- (2) E. Varga, Materialien über den Stand der Bauernbewegung in den wichtigsten Ländern, S. 5.
- (3) Resolution zur Agrarfrage. 本文所介紹的，根據上揭的 Varga 所編書中的 Anhang, Leitsätze des 11. Kongresses der Komm. Internationale über die Agrarfrage.
- (4) Thesen zur Bauernfrage 本文所介紹的是依據 N. Bucharin, Über die Bauernfrage.

第七章 批評與反批評

第一節 反馬克思派的批評

以上關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之發展史的研究，大略講完了。世間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有怎樣的批評呢？我們最後要把視線移到這方面來，首先傾聽批評者的理論，再來研究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種批評的反批評，以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達到充分的理解。

原來所謂馬克思批評者，爲數甚多，著書亦是汗牛充棟，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非難攻擊最利害的方面，即是農業理論的方面，只有這方面，在批評者看來，以爲是最易攻擊的所在，是確信自己的勝利而不疑的方面。

然則對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批評者，到底以那一點爲攻擊的焦點，並且以

何種理論爲根據，很得意揚揚地以爲克奏凱旋呢？我們首先必要正確地把握這一點。因此，只要舉出批評者兩三種代表的著作來觀察，就夠了。現在舉出塔特（H.

Darde）宗巴特（W. Sombart）及達威特（E. David）二人的見解來看。

首先來說塔特的見解。他是歷史派經濟學的大家洛雪（Roscher）所著的農業經濟學的校訂者，他在第十四版的附錄，增刊自己所著的農業與社會主義一章，對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批評」，要算是極得要領的代表之作。現摘記其要點如左：

『大經營驅逐小經營，亦可以適合於農業，這種由馬克思傳來的舊社會主義的學說，已被德意志小經營增加的事實以及農工業生產性質相異的認識所否定了。』

『農業的小經營，在今日的交易及販路的關係之下，與大經營同樣有利益，或者比大經營更加有利益，所以國家及個人競競以維持及增加小農經營爲務，不僅有利於社會，並且有利於經濟。在這一點，社會主義從來的學說，無異等於死刑的宣告。』

『於此，社會主義遂陷于困難的地位。如果承認農業小經營的生存力，那末，從來的學說，就要崩壞；如果不承認，又與現實的事實相矛盾。若果一方面在原則上在理論上都主張小經營的沒落而同時又同情於保護農民政策，這就是矛盾。社會主義決不能長久這樣拖延下去；若果在他方面固執從來的立場而非難一切保護農民政策，那末，社會主義將永遠絕對沒有得到農村地盤的希望……』。(1)

一言以蔽之，塔特所非難的焦點，以為馬克思主義所謂小農經營必然沒落論，是與現實的事實相矛盾的謬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無論在理論方面，或政策方面，其議論都是沒有成立的餘地。這是資產階級的學者相信而不疑的議論。

其次，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的著者有名的宗巴特也提起同樣的問題，在其第一版（一八九六年）採用疑問的形式，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在第七版（一九一九年）以後，更確定地否定了。他在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上，作如次的敘述。

「假如在經濟生活上，有不依照社會化過程的方面——並且在這裏，小經營形態比較大經營形態有時更加重要，更加是生產的——然則將如之何呢？現在農業問題，爲社會民主黨當面問題的全部，就是這個以大經營爲基礎的共同經濟的理想及以此爲基礎所製定的綱領，實際應用於農民階級的時候，有沒有原則上的變更呢？假使他們認識了農業的發達，在事實上，沒有大經營的傾向，並且認識了在農業生產的範圍內，大經營決不是一般的最高的經營形態，那末，就不能不碰到下面決定的問題——現在我們是不是承認小經營的存在，放棄共同經濟的目標，變更從來的綱領，採取民主主義的政策呢？或者我們依然爲無產階級的政黨，確守這個共同經濟的理想與目標，從我們的運動中，把這種要素除外呢？……」

我在這裏所以不能不用「假如……」這種疑問的形式，因爲農業發達的傾向到底怎樣？在農業生產上到底那一種經營形態是優越些？在農業生產上某一定的經營形態要占優越地位的事實到底有沒有？這些，就我所知道的，現在還不能有何等確

實的決定。但依我所見，馬克思的學說，在本質上被否定了，就是說，據我所知，馬克思在農業方面的演繹，是不能照着他原來的主張進行的。誠然，馬克思關於農業方面，雖發表過重要的意見，但是他以大經營的增加，民衆的無產階級化爲基礎的發展理論，以及他以這種發展爲基礎所演繹的社會主義必然性的發展理論，很明顯的，只適合於工業的發展，不適合於農業的發展。據我的觀察，要彌補已有的缺陷，只有科學的研究』。(2)

這裏還採用疑問態度的宗巴特的見解，到第七版以後，遂採用確信的態度了，他的議論如次。

『馬克思的積集說，大概不適合於農業生產的領域。統計告訴我們，在田園方面，農民經營廢除的傾向，農地經營擴大的傾向，都是完全沒有的。我們反而得到正相反對的傾向——即經營單位縮小的傾向。……就是在資本主義的亞美利加合衆國，——在那里，沒有什麼東西，足以妨礙歷史傳統的進化，合理主義的精神，也

可以支配農業——事情也沒有多大的變化。在那里，我們還可以看到農場縮小的傾向。各農場耕作土地的平均面積，從一八五〇年，一八六〇年，順次（依照各人口調查年次）到一九〇〇年，是六一·五，五一·九，五三·七，五三·一，五七·四，四九·四英畝，「積集的傾向」的痕跡，一點也找不到。

或者有人這樣說——雖大部分是正常的——，農業者只是在表面上獨立的，實際上，一切的形式（高利資本、商業資本、以及其他），是剝削他們資本的傀儡。但剝削不是集積。這種集積的現象，很明顯的是被限定了，簡直沒有隨便說的餘地。這種集積，在農業範圍內，是不成立的，至少在以狹義的農業經營為問題時是這樣，關於這層，沒有一點可疑的餘地』，（3）

以為『沒有一點可疑的餘地』而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農業發展論的宗巴特，雖是屬於修正派，其實關於這點，對於馬克思主義，為最尖銳的對立的，還是修正主義。然則修正主義怎樣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而敢於「修正」呢？我們不可

不進而研究修正派的農業理論的代表者達維特的理論。

達維特的農業理論，在其所著社會主義與農業裏面，說得很詳細，這本書在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批評著書中，早有定評，是首屈一指。原來這本書，在一八九三年到九五年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內，關於農業綱領運動引起激烈爭論時，以駁斥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爲使命而產生的，在第一版（一九〇三年）中帶爭論性質的部分，到第二版（一九二二年）大半都削去了，或很和緩了。但這不是屈服於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恰恰相反，他們以爲早已沒有論駁之必要了。然則達維特何以這樣大胆確信自說的勝利呢？這是專以農業經營統計的數字爲根據的，這些數字，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即『小農經營，到底有沒有生存力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論，但是根據最近的農業經營統計，給了決定的回答。小農是不滅亡的。不僅如此，凡屬沒有被大地主政治的特權及利益所壅塞的地方，小農無論在數量上，在面積上，都有發展』。『農業經營統計，對於經營積集進展說，不

適合於農業一層，提供我們以無辯論餘地的實証」。(4) 達維特更進而比較研究，八八二年，一八九五年，及一九〇七年德意志農業經營統計，無論在經營數量上，在經營面積上，在農地總面積上，都是證明小經營（二至二〇公頃）是逐漸增加，大經營（二〇公頃以上）是逐漸減少，於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加以正相反對的斷定說：『小經營驅逐大經營，是德意志的經營調查表現得最明顯的農業發達過程』。(5) 修正派的始祖伯倫斯泰因。在其所著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裏面，引用德意志、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等的農業經營統計，加以一種斷定說：『由農業方面看來，關於經營的大小，在現在的歐羅巴，是全部的，在亞美利加是部分的，與社會主義學說一切的假定，很明顯的表示矛盾的運動。在工商業方面，大經營的上進運動，不過比假定要緩慢些，至於農業則完全相反，不是表示經營規模的停止，就是表示直接的縮小』。(6)

達維特一般的結論，與伯倫斯泰因的見解，是同樣的。他說：『馬克思所謂大

經營壓倒小經營的豫言，就工業生產最重要的各部門說，大體上已被證明是真理。但在農業的範圍內，則與此相反。就是觀察農業進化的全體形態，也全然沒有經營集積的特徵。反之，在農業集約方法進步的地方，到處都是表現反對的傾向，即是『大經營減退，小經營繁榮』。(7)

以上所述，其結論都是以農業經營統計的數字為唯一的根據。但達維特仍不以此為滿足，更進而探求事實實質的原因，以為農業的生產過程，與工業有不同的特殊的本質，是其決定的原因，斷定『在社會主義文獻中，關於農業的發達傾向，占重大部分的謬見，其原因是由於他們不知道農業的特質』(8)，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大有一蹴而倒之概。

然則達維特所謂農業生產過程特殊的本質，是什麼呢？要而言之，他以為工業的生產過程是機械的，農業的生產過程是有機的，其區別在此。就是說，『農業所從事的，是生物的發展，工業所從事的，是死物的加工。在工業方面，人們的意

志，以直接的衝動，卽是利用無意志而被移動的中間物，以進行生產物的製成所必要的物質之分離與結合。反之，在農業者方面，對於這種分離結合的動作，不能不委諸生的自然的獨立作用。這種生的自然，是直接的生產者，人們的勞動，不過勉強站在第二位。人們的勞動，不可不適應于生的自然之法則及機械，換句話說，只能間接地參與于生產物形成的過程。這樣，工業的財貨生產，是機械的過程，農業的生產，是有機的過程』。(9)然則基于機械工業的生產與有機農業的生產間這種本質的差異，在兩生產之間，還有什麼枝葉的差異呢？達維特舉出其主要的數項如次。(一)在有機的生產上，完全沒有在機械的生產所見的那樣勞動過程的連續性。(二)在有機的生產，勞動因時間中斷，勞動的種類，遂不斷的變化。(三)與以上兩者，有密接關係的，是農業勞動的場所，不斷的移動。(四)農業生產過程的開始期及終結期，以及進行的速度，依自然而決定，人們無論怎樣勞苦，不能在本質上變更自然的步驟。(五)土地不僅是農業的立脚地，同時是其生產手段與原

料，因此，在一定的耕作集約程度之下，經營面積，雖比例於可獲得的生產物量而擴大，但是勞動場所愈加擴大，對於勞動者的監督，不僅比較對於工業，要很多的時間與費用，並且對於農業勞動的量與質的監督，比較工業，特別困難，因此，在農業經營，勞動者對於生產的結果，必要有很大利己心的刺戟。(六)在農業經營，人們消費生產物及以排泄物為肥料的關係上，是實質的參加物質的生活。(在自然經濟之下，農民的家族經營，比較市場經濟關係不便利的處所，還能保持強固的國民經濟的抵抗力，就是這個原故)。(七)農業生產量的增加，只能比較的緩慢而且受一定的限制。(八)農業生產為收穫遞減的法則所支配。(九)這種法則支配的結果，在新的，較有利的自然及社會的生產條件之下的地域，與舊耕地的集約經營，發生競爭。這些事情，對於一國內大小經營間的競爭關係，與對於全世界經濟的生產發達，同樣有深刻的意義(10)。農業生產，因為有這種特質，所以小農經營，不僅決不劣于大農經營，並且在許多地方，反占優越的地位，達維特因為要證

明這點，不惜以其所著的大部分，都貢獻於此。以爲維持小農及創設政策之理論的根據，並且對於農業經營統計的數字，想與以理論的保證。

批評者對於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批評，其要領大概如上所述，他們以馬克思的資本集中及積集，爲問題的中心，一見就可以明白。他們從這點出發，其批評，一方面是形式的，他方面是實質的，從這兩方面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而加以否定。因此，他們的批評，概括來說，一個是方法論的非難，一個是實質的非難，其要點如次。

一、馬克思主義照原樣子拿工業的發展理論應用到農業。因此，沒有認識兩者本質的差異，忽視農業的特殊性。

二、馬克思主義所謂小經營必然的沒落論，不能適用於農業。在農業方面，大概發生反對的傾向，這是由農業經營統計可以證明的。

此外，與此相關聯的農民政策，不待說，在兩者之間，亦是互相對立的。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批評

馬克思主義農業理論的批評者，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加以駁斥，自以為足以懾服馬克思主義者，師奏凱旋了，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反對論者這種批評，到底有什麼反駁沒有呢？關於這點，已散見在本書的各處，讀者諸君，大概可以知其梗概，這裏只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見解，為系統的說明，雖不免有多少的重覆，却決不是無益的，並且藉此可以補充本文敘述的不足。現在首先來介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批評者方法論非難的反批評，再研究他們對於實質的批評的反批評。

現在來說反對論者的方法論。反對論者，常以馬克思主義照原樣子拿工業理論應用於農業，為非難的出發點，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到底是不是果如反對論者所說，敢於以這樣膚淺的研究方法，把農業的特殊性，完全抹煞呢？這是一個問題。列甯全然否認馬克思有這缺點，以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學者的曲解，其說如次。「假

如讀者諸君在資產階級色彩最濃厚的經濟學者、統計學者的著作裏面，讀到他們關於所謂農業與工業的條件不同，或關於所謂農業的特殊性等問題那些冗長的議論時，諸君會常常注意到下面的事情。姑請少待！關於農業進化單純的大概的見解，加以擁護與宣傳，諸君的責任，是不是比任何人都要重大呢！試想一想馬克思的「資本論」罷！諸君在這書裏面一定會看到他所指摘的資本一旦出現於歷史的舞台，同時遇到了農業上各種各樣的形態——封建的，民族的，共同體的，國家的，及其他種種的形態。資本把各種農業形態，隸屬於自己，塑成自己的姿式。要理解並估評這種過程，而且表現於統計，一定要提起各種問題，依照各種問題，而變更研究方法，並且必須適應過程中各種形態，以變更研究方法」。(11)

考茨基在其所著農業問題裏面（一八九九年），再三的說：「農業和工業不是以同一的形態發展，而是依照特殊的法則，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以為這種事情是早已證明的，或者說『農業的運動，全然是特殊的，與工業資本及商業資本的運動，

完全不同』(13)，他這樣的意思，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由此看來，批評者與反批評者對於方法論的對立，不在於認識所謂農業特殊性與否的問題，而在於研究方法之不同。在反馬克思主義者方面，不在於演繹農業的特殊性，而在於演繹農業非資本主義的發達論，以進行單獨的研究方法；反之，在馬克思主義者方面一面考慮農業的特殊性，一面研究資本主義發達的形態，而常從一般的觀點來研究農業問題。關於這點，考茨基述之如次：「想觀察農業的發展，僅僅注意於大小經營間的鬥爭，是不夠的。人們離開社會生產的全體構造，僅僅觀察農業，亦是不夠的。……」

農業雖是依從與工業不同的特殊法則，然而農業的發展，決不是與工業的發展相反而彼此不能調和的。我們相信，如果不把工業和農業看做是互相對立的，而看做是全過程共通的分枝，就可以看到兩者都是向着同一的目標前進。……

我們如果站在馬克思的方法之意義上去研究農業問題，單是以農業小經營將來

存在與否的問題爲問題，是不夠的。關於農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過程中所受的變化，我們也必須都加以研究。我們必須去研究資本怎樣支配農業，怎樣變革農業，舊的生產形態及所有形態，怎樣很難維持，新的生產形態及所有形態，何以必然要發生』。(14)

列甯在其所著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農業問題裏面說：「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很複雜的發展過程，只有在研究農業現實的特殊性，才能把握。因爲農業有種種特殊性，就說農業不是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是完全不對的」。(15)

這樣看來，批評者對於方法論的非難，可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批評者第二種非難，以農業經營統計的數字爲根據，把馬克思主義的小農經營沒落論，完全加以否定，這是批評者確信沒有錯誤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點，又有怎樣的反批評呢？

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大農經營優越論者。但他們不像批評者那樣大聲主張，

不以文明各國的農業經營統計，就推翻自己的主張。因為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各國的農業經營統計，大概都是面積別的經營統計，以經營面積為分類的唯一的指標，這種分類方法，固然有相當的意義，但決不能說明一切。因此，反批評者首先批評批評者的研究方法，再論到批評者實質的見解。

考茨基在農業問題裏面，對於根據這種統計數字來下論斷的危險加以注意。『用數字證明！確是這樣。但這種數字，到底證明什麼呢，這是一個問題。數字不過證明其直接所說的事情』（16）。但是農業經營統計數字，牠直接所說的事情，不是關於生產的規模，而是關於經營的面積。『採取集約方法的小農場，比較粗放的大農場，能為更大的經營，僅僅表示經營面積的統計，其經營面積不時的縮小，到底是由於實際的經營規模縮小呢？還是由於集約化的結果呢？却毫無有說明』（17）。然則考茨基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經營發展傾向，是怎樣觀察呢？『在農業方面，我們固然不相信大經營，以迅速地吸收小經營，但是期待那

反對的過程，其理由却更加缺乏』（18）。就是無條件地採用經營面積別的實際統計，數字亦沒有指出「小經營驅逐大經營」的結果，如批評者所大聲疾呼那樣，只是指出大小經營之間，有極小的移動罷了。並且「今日小農存在的形式，或是依工業的副業，或是依大農經營的工錢勞動，或是為純粹的農業者，以過大勞動與過小消費，維持生活，三者之中，必居其一」，這豈僅不是如反對論者所說，不是小農經營的勝利，在實質上，反而是「小農經營必然的沒落」，考茨基的見解如此。

對於批評者以農業經營統計為根據的論證方法，列甯所著的『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法則的新材料，第一分冊，在亞美利加合衆國的資本主義和農業』，曾加以最痛快的駁斥。列甯指出普通所用的研究方法缺陷如次。

「以農業所占的土地面積或耕作地的大小，為農業經營的分類，這是一九一〇年亞美利加的統計所採用的，也是歐羅巴許多國家所採用的唯一分類方法。大概講

來，就是把國費上及行政上的事情，置諸考慮之外，我們對於這種分類方法，到底是否認為必要而且正確，在科學上，還有多少考慮之餘地。這種方法，很明顯的是不充分的。因為這種方法，關於農業集約化的過程，關於在役畜、機械、種子的改良，栽培方法改善等形態上的每一單位面積所投下的資本增大的過程，並沒有給我們以何等的指示。並且只有這種過程——除掉在極少數的地方及國家進行原始的純粹粗放的農業以外——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來，是最特徵的過程。因此，以土地面積的大小為經營分類的方法，在許多的情形，一般的說來，對於農業的發展，特別的說來，對於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只能表示大概的情形』（20）。『假如各個經營之間，在土地的耕作方法上，在農業的集約程度上，在耕作制度上，在肥料使用上，在機械的應用上，在牧畜的牲畜上，有了許多本質上的差異，那麼，土地面積決不能如實地表示經營的規模。並且這種差異，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或在資本主義剛纔接觸到的國家，都可以看得到』（21）。『依據土地面積的分類，只要土地所有的

大小相近似，大經營和小經營，都是歸納於同一部類的。是把生產的規模全然不同的經營，例如以自己勞動爲主的經營，與以工資勞動爲主的經營，都歸納於同一部類。因此，遂產生根本錯誤的，變更事物實際狀態的——這是資產階級引爲快意的——圖式，遂產生混淆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的圖式。因此，遂產生小農地位的粉飾，這種粉飾，無異於虛妄，無異取悅於資產階級，於此，遂產生資本主義的辯解』（22）。『例如有名的達維特的著作，在「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的」言辭掩飾之下，隱藏着資產階級的偏見和虛妄的清算的。諸君試回想，社會主義和農業罷。在這裏，也是以同樣的材料，證明「小經營」的「優越」，或「生活力」等等呵』（23）。

然則大經營與小經營的比較，怎樣才得正確呢？

『說起工業上大規模生產驅逐小規模生產的這種確定事實時，往往使用那以生產額或工錢勞動者的數量爲標準的工業企業的分類。在工業方面，因爲技術的特

殊性，問題極簡單。在農業方面，因為各種關係非常複雜，互相交錯，想決定生產規模、生產物的貨幣價值、以及工資勞動的使用範圍，是很困難的。在使用工錢勞動一方面，工錢勞動每年的使用量，有計算的必要。因為農業特別有「季節」生產的性質，僅以調查那一日所得到的工錢勞動的調查為標準，是沒有用的。並且在農業方面，僅僅計算常備的工錢勞動者，也還不夠，必須更計算在農業方面占重要地位的日傭勞動者。但是困難的事情，不一定同時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必須適應農業技術的特殊性、應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依照生產的規模、生產物的貨幣價值、以及工資勞動使用的程度及數量，以適用分類的方法，去衝破一切想粉飾資產階級現象的資產階級的，及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及傾向密集的網羅，打開自己的出路。我在這裏敢大胆保證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僅在工業，就是農業也一樣，如果適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每進一步，大生產驅逐小生產的真理，每每多得到一層保障」(24)。

一九〇〇年亞美利加的農業統計，除採用以土地面積爲分類的方法以外，又採用以生產物的價值及以主要收入的源泉爲分類的方法，並且在每一英畝土地單位，對於工錢勞動的支出、農具及機械的價值、一切家畜的價值，調查其平均數，因此，在評定各個經營真實的規模之上，提供很有力的材料。列甯主要的是利用這種材料，並且與一九一〇年僅以土地面積爲分類的方法的統計，比較對照，詳細研究亞美利加的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情形，就得到了以下的結論。

『手足的勞動，在農業上，比較工業更超過機械的勞動。但是機械提高經營的技術，使經營更加大規模地轉化爲資本主義，而且正確的使經營增加。在現在的農業，機械的使用，是資本主義的。

農業的資本主義，其主要的徵候及指標，是工錢勞動。我們在美國一切的地方，在一切農業經營的部門，可以看到機械使用的擴大與工資勞動的發達。工錢勞動者數量的增加，超過農業人口及總人口的增加。農民數量的增加，却不及農村人

口的增加，階級的矛盾，日益增大，而且尖銳化。

在農業方面，大生產驅逐小生產的事實，也在實行着。關於農場一切財產的一九〇〇年及一九一〇的材料比較，就完全證明了這種事情。

不僅在粗放的農業地方，在大地面上，進行大經營的方法，可以促進資本主義日益生長，就是在集約的農業地方，在小地面上，進行較大的資本主義的經營，亦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

關於在同一時代的工業與農業的材料比較，在全體看來，雖然後者是非常落後，但兩者都是向着進化法則——即大生產驅逐小生產——前進的』。

最後，關於小農經營沒落的情形，列甯的見解如次。

「實際上，資本主義根本的傾向，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都是在於大經營驅逐小經營一點。但是這種驅逐，不可單解做是迅速的掠奪。且數年或數十年之零落，小農民經營條件的惡化，亦是屬於這種驅逐。這種經營條件的惡化，往往在

小農民極端的勞動中，在食料品質的惡劣中，在借金的重負中，在家畜的飼養及一般給養的惡化中，在土地的取得、耕作、及肥料等條件的惡化中，或在經營技術的停滯中，也都表現出來。科學的研究者，如果不想粉飾零落而被摧殘的小農林地位，不是有意或無意地想博得資產階級的歡心，那末，他的任務，首先就應當正確地決定這種決不是單純也不是同一的零落徵候，其次，就要解剖這些徵候，加以研究，儘可能地調查其所及的範圍，調查各時代的形態。但是對於這樣重要的方面，近代的經濟學者及統計學者，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到」。(23)

這樣看來，被反對論者「宣告死刑」的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依列甯的反駁，更加發揮其本來的面目了。

最後是農民政策問題。批評者把馬克思主義者，看做是不贊成保護小農政策的人，因而說馬克思主義者，既然拿這種態度對付農村，就絕對沒有在農村獲得地盤的希望，所以他們自己的態度，就以保護小農政策相標榜。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農民

政策，却並不是那樣簡單，這在本文中，特別是在恩格斯及列甯等的農民政策項目中，已經講得很詳細，沒有再述之必要。無產階級與小農階級的提攜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以為是最高的實踐的戰術，是他們視為非常重要的問題，並且在實際上，如俄羅斯的工農革命所示的實例一樣，他們的農民政策，決不如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單純，實在是很複雜而精細的問題，我們只要注意到這一點，就很夠了。這裏還要附帶說一句，關於這個問題，樸樸夫在其論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階級的及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農民階級之見解』（27），發表了很有益的研究，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有齊藤鉄也氏的日文譯本，書名『馬克思，昂格思關於農民的見解』）。



以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為中心所展開的批評及反批評的大綱，在批評者方面，以為在農業的方面，大經營是不發展的，因此，遂達到社會主義的農業不可能的結論；對於這層，馬克思主義者怎樣論證農業社會化的必然性的問題，不僅

饒有趣味，並且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也是極重要而有積極的意義，最後，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再說幾句，決不是無益的事情。

關於這點，列甯是怎樣考察的？由上面的敘述看來，大概可以知道，他比較研究亞美利加的工業與農業的發展階段，看到美國的工業，小企業比較中企業，有少少的增加，至於農業，在統計上，却證明反對的事實，因此，指出『合衆國的農業，不僅是照着大生產驅逐小生產的法則進行，並且比較工業，有更合理的更正確的進行』。關於集中化的程度，以及農業社會化的可能性，列甯更得到下面的結論。

『集中化進行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在農業方面看來，是非常的落後。在工業方面，百分之十一的大企業，占總生產十分之八以上。反之，小企業的作用，微弱不足道，占企業數三分之二的小企業，不過占總生產百分之五。五。農業與工業比較來看，農業是非常分散的，占百分之五八的小企業，領有總財產的價值總額四分之一，占百分之十八的大企業，其領有的財產，不及半數（四七%）。農業的企業

總數，比工業的要多二十倍。

以上的事實，早已給我們結論了，就是說，如果比較農業與工業的進化，農業的資本主義，比較大規模的機械工業，更加接近於手工工場工業的階段。在農業方面，手足的勞動，現在還占優勢，機械的應用，比較工業，極其微弱。但是我們所得到的材料，就是現在農業的發展階段，也毫無有證明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是不可能。有銀行的人們，直接占有亞美利加的總農場三分之一，間接是支配一切。在今日的狀態之下，一切種類的公司，是這樣的發達，交通運輸的技術，是這樣的敏捷，以唯一的社會的計畫，組織一個占總生產的總額一半以上的百萬的大經營，是無條件地可以實現的事情』（28）。

照列甯的見解，對於批評者所喜歡主張的農業和工業的對立，不僅完全不承認，並且以為至少在亞美利加的今日，農業與工業，大概是同樣的，都有達到社會化可能的階段。

其次，考茨基與列甯之間，關於農業的發達法則之把握，有多少的異議，注意很深的讀者，從上面敘述的經過，大概可以看得出。考茨基的農業問題裏面，以爲社會主義的農業，有三種要素：一是農業大經營所占的面積大（在德意志，一八九五年，五〇公頃以上的大經營，占耕田總面積約三分之一，在法蘭西，一八九二年，四〇公頃以上的大經營，約占半數）；二是佃耕及抵押制度的增大；三是農業的工業化；他說，『這三者是準備農業社會化的基礎的要素——農業的社會化，與工業生產的社會化，是同樣的，確實是從無產階級的支配發生的，並且與後者相結合，達到更高的統一』（29）。這種思想，在他以後所著的農業的社會化（一九一九年），也是照原樣踏襲的，但是在這裏，對於農業與工業的發展過程的差異，更加強地認識，同時，對於農業工業化，在社會化的意義上，亦更加重視了。他說：

「在都市方面，社會主義是由大經營的發展所準備，並且是不可缺乏的東西。這種大經營，逐漸使無產階級變爲最大多數的階級，同時，使各個無產階級想變爲

小經營的私有權者的努力，更加絕望而且沒有意義。大經營的力量，是使在階級鬥爭上的工業生產階級發達的。並且階級鬥爭的出發點，是為勞動條件而鬥爭，其最後目的，是由社會對於資本家的沒收。

在農村方面，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沒有這樣的廣大與強烈。這裏的無產階級，其數量沒有顯著的增加。並且無產階級想獲得小經營的努力，也不見得像在工業上那樣的絕望與無意義。無產階級對於大土地所有的鬥爭，與其說是以國有化為目標，還不如說以分配為目標。就是說，他們的目標，是在於土地私有的加大與加強，却不在于以社會的所有來驅逐私人的所有。

構成這種努力的反對作用的東西，是農業急進的工業化。這種工業化，有兩種形式：一個是使農業經營與工業經營結合；一個是使小農業者變為正在農村中發達的工業的工錢勞動者。這樣，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傾向，便接近於農村了。



現在擱筆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正確呢？還是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中肯呢？著者不敢有所主張，只有任事實的推移，為最後的判斷。歷史一定有一天，對於這種長期的論爭，施以徹底的清算，與以極明快的結束。到了那時，「宣告死刑的」，在兩者之中，到底是誰呵！

(1) Wilhelm Roscher, Nationalökonomik des Ackerbaues und der Verwandten Urproduktion, 14. Aufl., 1912. S. 279, 880, 881.

(2) Werner Sombart,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n 19. Jahrhundert, S. 111.

(3) Ders. 6. Aufl. S. 85-86 林要氏譯「社會主義及社會運動」100-101頁

(4) Eduard David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2. Aufl., 1922, Geleitwort, IV, XI.

(5) *ibid.*, S. 36.

- (6) Eduard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2. Aufl., 1921, S. 102-103
- (7) David,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S. 40-41.
- (8) *ibid.*, geleitwort VII.
- (9) *ibid.*, S. 44.
- (10) *ibid.*, S. 45-51.
- (11) 列甯著直井武夫譯『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183頁
- (12) Kautsky. Agrarfrage, S. 5.
- (13) *ibid.*, S. 174.
- (14) *ibid.*, S. 5, 6.
- (15) N. Lenin, Die Agrarfrage in Russland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S. 71.

- (16) Kautsky, Agrarfrage, S. 185.
- (17) *ibid.*, S 146.
- (18) *ibid.*, S 298.
- (19) *ibid.*, S 299.
- (20) 『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184-185頁
- (21) 同上 204頁。
- (22) 同上 207-208頁。
- (23) 同上 195頁。
- (24) 同上 198-200頁。
- (25) 同上 272-274頁。
- (26) 同上 208-209頁。
- (27) Popow, Die Bauernschaft als Klasse and als Verbundeter des Proleta-

riats nach Marx und Engels, im,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Jahrgang 11, Heft Nr. 36).

(28) 列甯著『農業方面的資本主義』268-269頁。

(29) Kautsky, *Agrarfrage*, S. 298.

(30) Ders., *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S. 67-68.

第七章 批評與反批評

一九三〇年一月初版

農業問題之理論

河西太一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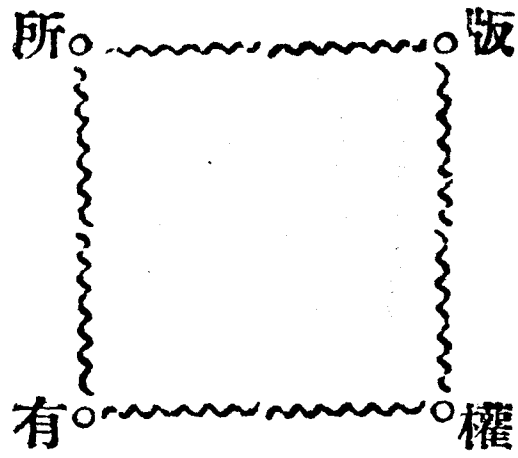
李達譯

總發行所

崑崙書店

上海重慶路馬安里二〇四號

實價六角五分



河上肇著
李達等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

發售預約

實價

精裝 三元

平裝 二元五角

預約

精裝 一元八角

平裝 一元五角

日本河上肇博士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權威，這部書便是他多年精心結構的傑作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論述唯物論一般，闡明辯證法的唯物論，而解說辯證法的特色，更進而論到應用辯證唯物論於人類社會的史的唯物論。下篇則接着分析並解釋那稱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的商品，從一般的抽象的東西，進到特殊的具體的東西。他這樣把一般人視為難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平易明快的究明出來。全書業已譯完，共約四十萬言，在印中，定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出版。預約截至四月十日止。發售預言地點，本埠在重慶路本店批發如及四馬路樂羣，春潮，崑崙，南強四書局聯合門市部發售，北平在金魚胡同崑崙書店。其他外埠函購預約者，概以郵戳日期為憑，寄費照加。凡欲購此書者，幸勿失此好機會。

資本論 出版豫告

世上知道有「資本論」這部書的人雖多，知道這是什麼書的人却少，至於真正能夠對「資本論」下一個有根據的判斷的人，那就更少了。這是不足怪的：不能下判斷的是因為不知，不知是因為不讀，不讀又是因為難讀。好了！現在「資本論」的中文譯本已由陳豹隱先生用淺顯的白話，譯出來了！大家可以容易讀了。大家讀了之後，一定可以知道「資本論」的真相並他的用途如下。（一）「資本論」是完全的經濟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所以凡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應該讀。（二）「資本論」敘述着資本經濟社會的最完全的理法，所以現今剛走上資本經濟的軌道的中國人中，凡是想知道社會政治經濟種種的趨勢，想善於處理自己個人的經濟生活的人，都應該讀。（三）「資本論」說明着資本經濟社會的必然的發展徑路，所以一切和革命有關的人，不管他是反革命也好，是不革命的人也好，是封建革命家也好，是民主革命家也好，甚至於是社會革命家也好，如果要想知道自己的見解的對不對，就得讀「資本論」。

陳先生的譯文是經過推敲的，是以德文本為底本並和英法日文譯本對照過的，並且還附有「資本論旁釋」五萬餘字，所以全文是十分可靠並十分容易理解的。全書共分十冊，第一冊近日出版。凡學問家，革命家，建設家，經濟家，以及一切公共文化機關，都不可不購買一本。

